

沈明女著

社會小說

新新外史全集

沈明女



沈

社會小說
新新外史

濯纓著

第五十一回 借機會逃出虎穴龍潭 報私情力荐曹操劉裕

從來邪魔怪道。騙錢害人。一定沒有好結果。不過照何仙姑報應的這樣快。真是出人意外。想他白天在漢口時。五千塊洋錢。只須一場搗鬼。便穩穩飛入自己囊中。是何等寫意。何等快活。那知連一夜全不曾過得。糊裏糊塗就把性命送掉。不但五千元被人拿去。連平日騙的數萬私囊。也一古腦兒盡被他人享受了。還上累老母。下累弱弟。俱都作了橫死冤魂。雖說是滿清氣數已盡。革命起義。關係大局。但那何仙姑。平日若不招搖。閉門度日。急切間也未必想到他身上。可見世界上安分守法的人。決無意外飛災。不生心害人的事。也決不至爲人所害。明白這個道理。那何仙姑一案也就不足爲奇了。閑言少叙。却說李虎臣伏在樹上。把下面情形。看了個清清楚楚。他雖然膽大。也赫得渾身發抖。差一點沒從樹上掉下來。直待那少年軍官去了。他心中盤算方才死了不少人。可是內中並無有柱兒。或者倉猝間。他們搜查不到。作了漏網之魚

也算萬分僥倖。我此時必須急速下去。將他救出險來。但是這房子裏邊。還留着四名看守的兵丁。他們全有快槍。這一下去救人。必定逃不開他們的眼。豈不白白的送了性命。然而這樹上又不是久居之所。天光一亮。再想下來。也不能了。我無論如何。必須先離開這險地才好。至於柱兒性命。只好聽憑老天爺安排好了。他想到這裏。輕輕從樹上下來。站在後院中。默默打算。我總然離開和家。這大街上全有革命軍。我也走不開啊。方才看他們殺死家人的情形。凡是說北京話的。俱有危險。所好我在南京多年。變口音倒還容易。只是想回漢口。恐怕很難。他們一定派大隊人馬。守住江岸。我便插翅也飛不過長江去。這事却怎麼處呢。但是無論如何。也不能久在這裏等死。只好先逃出來。再作計較。想到這裏。便輕輕登上牆頭。向四下看。所喜下面並無人跡。連忙跳至街心。忽然心裏一動。忙從背後。把文明杖抽出來。放在地下。這個勞什子。是萬萬帶不得的。又將捲起的長衣放下。省得被人看見。疑惑我是樑上君子。又摸了摸身上。並不會帶着一個錢。手提包還在和宅的書房中。此時想回去取。如何敢冒這個險呢。只可聽天由命。到時候再打主意。虎臣此時心中。真是說不出來的難過。有意大着膽子。向街上走去。少時天光一亮。必定被人獲住。左右爲難。

。忽然急中生智。我索性躺在街心。假裝有病。俟等查街的人將我獲住。我只說投親不遇。犯了舊病。因此臥倒街上。無人過問。這樣不但保住生命。或者還能得着機會。逃出境外。也說不定。想到這裏。他便爬伏在大街。止不住的哼哼。果然過了不大工夫。天光已亮。但聽得遠遠有呼哨的聲音。少時履聲囊橐。彷彿有人已經來到身旁。一個操湖北口音的說道。唔呀。這是個甚麼人。爲何大清早起。臥在道旁。弟兄們將他叫起來。問一個清白。緊跟着有一個軍士。彎下身子。推了虎臣兩把。說道快起來。你是甚麼人。爲何在地下躺着。虎臣一面哼哼着。微微睜開兩眼。作出很驚疑的樣子。要勉強起來。却又起不來。操着南京口音說。老爺可憐我這遇難的人罷。我是南京下關的人。來這裏投親不遇。身上又缺了盤費。昨晚行至此間。眼前一發黑。便躺下動彈不得。老爺們救命。給我一口水喝。再幫我幾個錢盤川。我急速趁船回上海去。就感恩不盡了。旁邊的小軍官。聽他這樣說。很露出惋惜的神氣。說你們看他的相貌體格。俱都不錯。如今流落在這裏。倒着實可憐。你們將他架起來。先安置在咱們二哨的辦公室裏。給他一點茶水乾糧。救人一命。也算功德無量啊。旁邊一個當兵的很不以這話爲然。說陳老爺你知道他是作甚麼的。就往營盤裏架。他倘要是好細。在

這革命時代。軍令森嚴。豈不是自找麻煩。依我說先得搜一搜他身上。看有甚麼可疑的證據沒有。那軍官點點頭。說也好。你就搜吧。軍士果然跪在地上。向虎臣身上摸索了一番。摸了多時。連一枚銅元。一張字紙。也不曾搜出來。那軍官哼了一聲。說你還不放心嗎。快把他架起來走罷。兩個兵士。將虎臣架起來。才要走。忽見牆邊放着一枝文明手杖。對軍官道。老爺你看那是甚麼。軍官伸手拾起來。便知道裏邊藏着有兵刃。按住了彈簧。倏的抽出來。却是明晃晃一柄東洋利刃。此時那先說話的兵士。立刻笑逐顏開。彷彿得着證據一般。向軍官說道。老爺你看如何。軍官很從容的將刀插入杖裏。然後向虎臣問道。這是你的兵器嗎。虎臣忙答應。是的。不瞞老爺說。這是小人家傳之物。每逢出門時候。總要携在身邊。以為防身之寶。老爺看着他好。小人情願送與老爺。作一個玩物罷。軍官一壁走着。笑道。君子不奪人之美。既是你傳家東西。我怎好要呢。虎臣隨着他在大街上行走。只見各街各巷。全有軍隊荷槍梭巡。一股肅殺森嚴之氣。令人看着可怕。只見前面一座樓上。高揭着很長的白旗。旗子上面。龍飛鳳舞。墨漬淋漓。寫着五個大字。是還我舊山河。再向前走是巡道的衙門。衙門外的兩桿大旗上。寫的是光復漢族。驅逐胡兒。虎臣見了這種標誌。早已

嚇得心膽俱碎。心裏盤算。萬沒想到這武漢地方居然出了這樣英雄。一夜的工夫。竟自大功告成。立起革命的基礎來。要照這樣。只怕清朝的氣數已盡。沒有挽回的指望了。最可憐是我那主帥瑞方。無緣無故拿出四十萬現款來。打點了這宗差事。目前是否已到四川。尙不知道。沿路之上。一定凶多吉少。偏偏這位姨太太。又臥病在漢口。金錢衣服。俱在他一個人手中。大帥受怎樣困苦。他是滿不在意。却大捧的拿出洋錢來。給那騙人的妖婦。結果連我同柱兒。全受了帶累。柱兒的性命如何。目前還拿不定。我雖然假裝有病。幸免於難。到底前途如何。更沒有絲毫把握。最要緊的。設法先回漢口。從姨太太手中。討幾個錢。趕速到四川。去尋大帥。勸他早早回來。不要捲入漩渦。白白送了命。虎臣是一壁走着。一壁盤算。不知不覺。已經到了一座廟中。便是二哨的辦公處。軍士們將他架至一間屋中。便是那陳哨官的臥室。放他躺在床上。沏了一碗白糖水。給他喝了。虎臣向伺候的軍士。和顏悅色的問道。老總這樣辛苦。我心裏實在不安。但不知這位哨官老爺。他貴姓大名。是甚麼地方的人。軍士道。我們這位老爺。姓陳名學貴。是漢陽的人。他從前在吳軍門部下。當過教練官。後來吳軍門到江南去了。他便改投在李統領部下。李統領因爲他操練嫻熟。格外抬舉

。便補了這二哨的缺。昨天革命成功。陳老爺奮勇助攻督署。李統領又加他一個稽查街。派他在街市上巡查。活該是你走好運。遇着了我們這位陳老爺。他向來是最肯方便人的。所以將你架到自己營中。還派專人伺候你。這真是福星照命。要遇到別位老爺的手裏。保不住拿你當奸細辦了。還許送掉性命呢。虎臣心中暗暗說了一聲慚愧。面子上却作出驚恐感激的樣子說。難得陳老爺。待人這樣恩厚。將來如有機會。赴湯蹈火。也要報答他老人家。隨又向兵士追問。昨天晚上李統領怎樣起的義。總督衙門是怎樣攻破的。難道鎮標張統領也不出來抵抗嗎。軍士笑道。這話說起來很長。你要知道湖北全省的軍權。表面上雖然操在張豹手中。骨子裏面。却全是我們李統領的人。聽說三個月以前。就有了預備了。我們統領手下。有三位大將。就是荀文。姜贊文。章興文。這三位的本勢。大得很呢。偏偏又遇着不知死活的祥呈。愛財如命。終日變着方法在我們軍界裏敲錢。凡營官以上的。每月全有報効。如其不然。便即刻撤差。毫不客氣。連我們統領也不知被他敲了多少次竹槓。其餘大小官員。更不必說了。你想想。既不發餉。還要往大家身上要錢。誰能賣老婆去巴結他呀。只落得怨聲載道。叫苦連天。這種軍心。還不好鼓動嗎。本來湖北的軍人。早就下了種子。排滿興

漢四個字。是人人腦子裏有的。再遇着這種時機。有人一鼓動。就不難立時爆發。昨天晚上大家圍攻督署。那督署的衛隊。並沒有一個人肯出來抵抗。反到作了引路先鋒。最可笑的是總督祥呈。還躺在七姨太太房中吸大烟呢。我們大家在大堂上。放了一排槍。然後由荀司令發出口號。將軍隊散布在督署內外。荀司令領着一隊人攻進後宅。大喊叫祥呈出來答話。可憐他鑽進床底下。那敢出頭。後來高低挨着屋子去搜。從七姨太太房中。將他搜出來。他二人在床下還伏着不動。是由兩個弟兄。硬拉腿給拉出來。這位總督兩湖的大帥。面無人色。只伏在地下。給荀司令叩頭。甚麼老爺大人祖宗親爹。甚麼大叫甚麼。只求保全他的性命。倒是那位七姨太太。很有骨氣。指着荀司令大罵。說你們全是朝廷的命官。爲甚麼無原無故的要造反。還敢來威逼大帥。你眼前不要太得意。早晚朝廷發兵來痛剿。把你們這些人活擒住。碎刷凌遲。那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。荀司令冷笑道。沒想到你這婦人。倒有如此大膽。也算難得。但是你爲甚麼要嫁驢呈這個膿包呢。你要知道。我們此舉。正是下合民意。上順天心。滿人竊據中夏。快三百年了。我們漢人。受種種虐待。好容易人心覺悟。大家同心協力。恢復我們的舊山河。你還拿朝廷兩個字來吓嚇誰。我本當將你這賤人一槍打死。姑

念你胆量不小。暫行留你的性命。我只先祥呈算帳。你這數月以來。尅扣軍餉。貪圖賄賂。所有的銀子現在那裏。還有你那總督的印信。也得一併交出來。如若遲疑。休怪我不給你留面子。祥呈爲人本是愛財如命。聽說要他拿銀子。便有點遲疑不決。白瞪着兩眼。半晌答不上一句話來。苟司令罵道。我把你這看財奴。死神臨頭。還不肯說一句痛快話。你難道賴着就能白白的放你過去嗎。祥呈又央告道。我情願叫藩司將數月積欠的軍餉。一律發清。就請你們高抬貴手。饒了我罷。苟司令大笑道。你這時候才想起欠餉來。已經晚了。我們大家。是爲興復漢族。驅逐胡兒。並非是爲區區欠餉。至於藩庫裏面。有多少銀子。當然由我們革命軍政府。處理一切。難道還能由着你行使兩湖總督的職權嗎。後來祥呈也不知怎麼說錯了一句話。把苟司令招惱了。抽出指揮刀來。劈面便是一刀。幸虧祥呈躲閃的快。未曾劈中頭顱。却把左耳砍去了一半。立時鮮血淋漓。疼的祥呈在地上亂滾亂叫。苟司令派本署衛隊。暫將祥呈一家人。驅入後花園。圈禁在一處。不許自由行動。然後將督署實行搜檢了一番。只現洋錢一項。搜出一百多萬。其餘珍珠細軟。不計其數。俱都上了封條。聽候李統領處置。又在督署門前。懸起革命的五色旗幟。請李統領在署中主持一切。把闔城的文武官

僚。俱都傳來。大家會議。聽說大家公舉提學使王彭年。暫時管理民政。主持一切。王學使再三推辭。不敢承當。後來激怒了張興文。拔出刀來說道。你是漢族的男兒不是。我們凌千險。冒萬難。爲漢族爭光。你這懦夫毫無心肝。還想作滿清的忠臣。我今天非殺你不可。不但殺了你。連你一家大小。斬草除根。索性同滿奴一律對待。看你怕也不怕。王彭年一看這神氣。早嚇得魂不附體。連說我情願担任。章將軍你快不要殺人。大家見他承認。又哈哈大笑。說大人真明白。本來你不担任。還有誰能担任。聽說他今天已經接任了。民政長的告示。全發出來了。李統領已經給各省去了電報。請求一致宣告獨立。作排滿興漢的表示。至於以後如何。連我也不知了。虎臣聽這軍人嘮嘮叨叨。說了這一大篇。心想越鬧越大了。我無論如何。得先脫離這地方。給我家主帥報一個信。好叫他早早逃生。別被他門殺了才好呢。他正在躊躇間。哨官陳學貴從外邊回來。先到自己屋中。問虎臣的病可好了麼。虎臣再三致謝。說小人這是宿病。自要犯過去。將息半天。自然就會好的。承陳老爺這樣優待。我得怎樣才能報答你呢。學貴笑道。我既然救你。你也用不着報答。我今問你一個人。你可認得麼。虎臣道。不知老爺問的是誰。學貴道。你既是南京人。南京巡防營營長王文豹。你可

認得他這個人嗎。虎臣笑道。豈但認得。我們還是舊同事呢。當日在巡防營。他當哨長。我當什長。我們在一個哨中。彼此非常親密。後來我因為改業爲商。才拋棄了營盤的飯碗。但是逢年過節。我還尋他去談一談。他待舊朋友很好。見了面總要留着吃飯。不知陳老爺打聽他作甚麼。虎臣這一套話。確乎不是鬼話。因為他自幼從軍。實在同王文豹是舊友。不過他隨瑞方到南京時。已經是堂堂督署的武巡捕。文豹在巡防營中。僅僅是一個小哨官。虎臣很替他出力。在巡防統領吳軍門跟前。一再給他說好話。因此才提升了營長。在陳學貴面前。他如何敢說實話。因此只承認同文豹是同事。其餘的話。却一字沒敢提。反倒追問學貴打聽他作甚麼。這正是虎臣乖覺地方。陳學貴信以爲實。不覺鼓掌道。妙極了。這樣我不妨對你實說罷。那王文豹亦是漢陽人。我們同鄉。只是沒有甚厚的交情。我聽說他確是一條好漢。如今革命已經成功。最要緊的是得把南京取過來。頂好有一個人肯作內應。這事便易如反掌。王文豹是一個最適宜的人。而且手下又有兵。他如果肯反正。南京便唾手而得。如今須有一人肯冒險去游說他。這真是一件奇功。無意中却落在老兄身上。真真是妙極。虎臣連說不敢當。陳老爺你怎的同小人論起兄弟來。學貴笑說。我們全是軍界中人。不論兄弟。論

甚麼呢。方才是小弟疏忽了。也忘了請教貴姓台甫。怎麼稱呼。虎臣隨口應道。小人姓季名叫一飛。學貴道。你以後不要大人小人的亂說了。我們既同是軍界中人。以後彼此借重的地方很多。用不着客氣。我今天同你說的。確是心腹話。你既同王文豹有淵源。回頭我見荀司令。索性保薦你幹這奇功。果然得了南京。你穩穩的營官可以到手。虎臣一聽。心想這事太不妥當。前幾天隨欽差到省來。那李天洪同軍界高級長官。全同我見過不知多少次。此時我豈能去見他們。必須想個法子。辭脫了才好。隨答道。陳老爺。我此次情願冒險到南京。去說王文豹。純粹是爲報答你相救之恩。並無貪功求官的意思。再說我近年營商。到處自由。覺着比在軍界強的多。也決不再想那種營生了。最好你放我偷偷的去。等到那裏。我急速給你來信。如果事情可成。你便稟知上官。只說是你派去作的。倘然風頭不利。你再想旁的主意。這個法子。是再妥當沒有了。千萬不可驚師動衆。你想何如。本來軍界人。全有爭功好盛的心。虎臣這一席話。在學貴聽了。是正中下懷。不過面子上還要謙讓幾句。後來又籌畫到怎樣才能離開省城。先到漢口去呢。眼前正在軍事戒嚴時代。江岸上遍紮着革命軍。就是插翅亦飛不過去。學貴躊躇了多時。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。說這樣罷。漢陽本是我的老

家。我家中還有六十多歲的娘。這是上官全都知道的。我只說接着家信。老娘想我想病了。我本當回家省視。因為正在軍事緊急。不敢請假。特派本哨正兵季一飛。拿着家書。同幾十塊錢。過江去探問我的老娘。求本哨的營官。轉稟司令。料想沒有不准的。俟等他准了。你便可以安穩過江。一點阻攔亦沒有了。請想這個法子可好麼。虎臣連應道好好。這樣作去。非常的穩當。就是上官也決不能批駁。陳老爺你趕快的進行罷。學貴忙吩咐哨書。備了一件公事。當日便送到營部去。營長姓孟。同陳學貴本是盟兄弟。當然格外關照。即刻呈到司令部。司令荀文。不但准如所請。還另外發了四十元錢。給陳哨官帶回家中。作為老母甘旨之奉。又填了一張司令部通行的護照。一同發交營部。飭陳學貴具領。學貴得了這消息。非常喜歡。第二天一早。將通行証同銀元。一概交與虎臣。又親送他到江邊。再三叮嚀。方才握手珍重而別。這時候革命軍在武漢。已經打通一氣。鎮守漢陽的。是章興文。同着蔡杜兩員大將。虎臣過江後。當然是辦他自己的事。總算上天見他一秉忠心。才給他這機會。放他逃出龍潭虎穴。他以後果然奔到四川。凌千難。冒萬險。盜取瑞方死後的首級。歸葬京師。真不失為義烈之士。自有後文交代一切。暫且按下不表。如今折回頭來。再說李天洪。在

湖北軍界一二十年。平素以老誠謹慎著稱。爲何忽然想起革命來。而且是一鼓成功。這豈不是怪事嗎。閱者要知道。這件事並不足怪。本書上文已經完全表過了。總督祥呈。生有錢癖。所以叫賚和嶠。他自到任之後。第一個本想敲張豹。偏偏張豹有一位好夫人。不但把祥呈運動好了。而且同他七姨太太。結了乾姊妹。只有李天洪不識風頭。又不肯花錢運動。結果鬧得把督中協丟了。連帶把鎮統也革掉。幸而有三文幫他的忙。替他籌畫。替他拿錢。算是降爲協統。保全了一鎮的兵權。那知緊跟着又來了這瑞欽差。同祥呈大鬧意見。又故意撮弄張豹。他兩人受了欽差的氣。全疑惑是李天洪暗中主使。彼此的嫌隙。便益發深了。瑞方走後。祥呈便把李天洪大大申飭了一頓。硬說天洪這一鎮人。全是革命黨。他平日管束不嚴。俟等查出實據來。不但奏參革職。還得重重治罪。天洪本是忠厚人。那裏禁得這一嚇。回到公館。暗暗同三文商議。姜贊文性情急躁。聽了立刻便跳起來。說索性反了罷。他既說我們是革命黨。我們索性就革他的命。倒看怎樣。苟文道。且慢。我們目前已經是爲山九仞。功虧一簣了。何必還這樣沉不住氣呢。實對統領說罷。目前這十三鎮全軍。已被我們三人分投說好。只等時機一到。統領下一聲動員令。立刻就變爲革命軍。也用不着他祥呈派人調

查。我們事前也曾向統領計議過。不過近兩三個月的動作。尙不會向統領詳細稟報。我們的意思。只要等十二鎮一齊說好了。然後再請示統領。決定舉事的日期。但是看這神氣。愈逼愈緊。恐怕等不得了。只好稟知統領。我們亦好提前預備。天洪聽了這話。雖然心中還有點游移。但事已至此。騎虎難下。只得咳了一聲道。也罷。以後喪身亡家。聽之三兄。化家爲國。也聽之三兄了。不過最要緊的是十二鎮。如能將十二鎮說妥。其餘皆無可慮。章興文道。統領自請萬安。十二鎮的軍官士卒。比十三鎮還容易說呢。他們全是三四個月不曾領餉。提起祥呈張豹來。咬牙切齒。恨不寢其皮食其肉。他們每逢見了十三鎮的人。便說你們是天大造化。遇着那樣好統領。不但不尅扣軍餉。還自己拿出錢來墊發軍餉。像我們真是造了大孽。遇着張豹這個統領。不但不扣餉不發。還逼勒着叫我們掏腰包。孝敬完了他。還得孝敬祥呈。我們手下的弟兄。全急得要變了。他們連正眼看一看全不肯。這樣的上司。還伺候他作甚麼。我們情願去報効李統領。不給錢也是樂意的。統領請想他們十二鎮的軍官。全說出這樣話來。要勸他們投降。還不是易如反掌嗎。苟文接着說道。並且十二鎮的標統。如蔡大猷。如杜公衡。全同我是拜盟的兄弟。自要將標統運動好了。其餘全不成問題。至於十二

鎮全體軍官。同張豹要好的。只有楊得勝一人。偏偏他又出了差。隨瑞方到四川去。這不是難得的好機會嗎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。李天洪也覺着這事有十分把握。便不害怕祥呈的話了。只商量將來怎樣定期舉事。在這時候。並且還有一件意外的事。更足堅天洪舉事的心。原來項子城在河南彰德。處心積慮。也想要推倒滿清。特派他的心腹爪牙。到各省相機行事。湖北軍界不和。及一切內訌情形。項子城早探得清清楚楚。特派他的心腹將官梁志忠鄭爾和。秘密到湖北來。同三文在暗中接洽。言明項宮保情願助一臂之力。將來事情成了。富貴功名。大家同享。倘然不成。宮保還能保險。決不致受甚麼意外之禍。大家全知道宮保的勢力很大。別看他退職在野。門生舊部。却布滿全國。一朝有了機會。他登高一呼。立刻便能全國響應。如今他既派心腹來接洽。這事更有了十分把握。所以三文在暗中進行的非常猛速。偏巧又出了一種促成的機會。就是那不知死活的何仙姑。同張豹的夫人。及祥呈的七姨太太。結了異姓姊妹。那莊夫人常對他說。李天洪是心腹之患。何仙姑聽了這話。便乘隙而入。說李天洪既是心腹之患。爲甚麼不鋤治了他。却留這禍根呢。莊夫人道。談何容易。他既沒有顯著的罪名。而且又有一鎮兵權。就是大帥想鋤治他。還不易作到。何況我們呢。何

仙姑笑道。這話太笨了。我們想勸治他。只須人不知鬼不覺。便要了他的性命。何須鳴鑼響鼓。用軍法治他呢。莊夫人尙未答言。七姨太太搶着問道。姊姊你可有甚麼妙術嗎。你如果能作到。我能叫大帥謝你一萬銀子。莊夫人也說。妹妹你既能拘神遣將。害死一個人。料想算不得甚麼。這事簡直就託付你辦罷。何仙姑見二人已經入彀。便又裝腔作勢。說這事可使不得。我們是修道人。怎能無故害人性命。這事還請你兩位另尋高明罷。我是斷斷不能作的。二人見他如此推脫。又再三央求。高低由七姨太太說定了。事成之後。酬謝一萬塊錢。眼前現拿出三千來。作爲施法時一切零費。莊夫人作保證人。仙姑才答應了。七姨太太回來。對祥呈說知。並叫他立刻撥三千塊錢。祥呈正在懷恨天洪。一聽說有人能將他治死。不覺喜上眉梢。但是先要拿出三千元來。他未免有點肚痛。怎當得七姨太太。瞪圓了眼睛。非立刻撥錢不可。祥呈無法。只得依着他。從賬房支了三千元鈔票。交付姨太太手中。由他轉贈仙姑。何仙姑得了三千塊錢。當然得要裝模作樣。擺出些法術來。給大家看。於是用桃木修了一個人形。給他穿上軍裝。又變着方法。打聽得李天洪生辰八字。寫在木人的背上。每逢三天。作一次法。等到七七四十九天。保管天洪暴病身死。莊夫人同七姨太太。看了他這種

動作。莫不信以爲實。說仙姑的神通廣大。法術無邊。額手相慶。以爲指日間便可將這眼中釘去掉。那知害人不成。反害了自己。是甚麼原故呢。原來和太太公館中。新上了一個男僕。名叫祝成。此人當日也入過軍籍。在十三鎮充當馬弁。因爲喝酒醉了。耽誤一件公事。不曾送到。按營盤的規矩。本應打二百軍棍開除。是天洪格外恩厚。只將他開革了。却不曾打他一下。因此祝成提起李軍門來。便感激得五體投地。這一次何仙姑詛咒李天洪。並且暗中作法害他。祝成看在眼中。直氣得要瘋。便辭了事。到李公館來報告。自稱有機秘大事。必須面稟軍門。號房上去給他回。正赶上天洪同章興文。在密室中會議要事。聽說祝成要面見告秘。天洪還記得他。便吩咐傳他進來。祝成上來。叩罷頭侍立在一旁。天洪和顏悅色的。問他甚麼事。祝成拿眼望着章興文。天洪笑道。你自管說。不用避諱。章老爺亦是我的心腹。祝成這才從頭至尾。詳細說了一遍。天洪哈哈大笑道。我當是甚麼機秘事。原來是爲這個。好好。自請他去作法。我問心無愧。還怕他的妖術嗎。章興文在旁答道。統領寬仁大度。誠不可及。但這事據標下想。妖婦的邪術。還是第二問題。惟有祥呈張豹兩人。處心積慮。必欲將統領置之死地。不惜出此卑劣手段。以償其願。實在可惡已極。若不早早下手。

難保他們不再出別的辣手。莫若乘此機會。宣布他們的罪狀。自要本部軍士。大家齊心。不愁不能一鼓成功。天洪想了想。說你這話固然也對。但是十二鎮的真意如何。目前尙無十分把握。自要他們不持異議。不拘那一天。全可以起事。祝成暫隨你去充當護兵。千萬不可露一點形跡。你同他們幾位。可急速聯絡。相機行事。也不可太操切了。要緊要緊。章興文答應下來。偏巧過了兩天。總督祥呈。發出一件公事來。分投十二十三兩鎮。是定於某日要在省城會操。其實骨子裏邊。是要借着會操的機會。收繳十三鎮的軍械。並逮捕李天洪。這是同張豹預定的計畫。張豹利令智昏。還認着十二鎮全是他的心腹呢。自接着這一件公事。便興興頭頭的。飭知兩協。急速動員來省。原來十二鎮的人馬。只有輜重工程馬砲各營在省城。其餘兩協步兵。全分駐在漢陽。蔡大猷和杜公衡兩個協統。早被章興文等說降。只等機會一到。便倒戈舉事。偏巧祥呈要調他們來會操。這真是想不到的機會。因此接到公事。連一天也不肯停留。便下動員令。即日開拔來省。何仙姑在江中遇着的船。便是這兩協軍人。及至到了省城。大家一會合。沒等到第二天會操。當日夜間。便聯合在一處。共同起事。可憐祥呈同張豹。還在睡裏夢中。攻總督衙門的是荀文。包圍張公館捉拿張豹的。却是蔡大

獸。張豹嚇得魂不附體。戰戰兢兢的。會見蔡大猷。說賢弟咱們同事一場。何忍殘害我的性命。只求你開一線之路。放我夫妻逃生。所有銀錢產業。我情願盡數獻出來。作爲買命之資。蔡大猷哼了一聲。說你既有今日。何必當初。咱們十二鎮中。欠四個月軍餉不發。我試問你這些錢。全跑到那裏去了。張豹道。賢弟。你不要錯怪我。軍餉不發。全是祥呈一個人吞沒了。愚兄爲這事。也曾三番五次向他力爭。怎奈他執意不發。愚兄也莫可如何啊。蔡大猷道。你不用全推在祥呈身上。我試問你這半年工夫。你在漢口匯豐銀行存了八十萬現款。這不是尅扣軍餉。是從那裏來的。你想叫我放你夫妻逃生。從此遷居租界。作一世的富翁。何等快樂。你真是痴心妄想。我如今只將你帶了去。面見李統領。他若肯放你。我也決不作梗。他不放你。也休來怨我。至於你的夫人。你不必担心。他是莊中堂義女。我是中堂的門生。無論如何。不能難爲了他。回頭我派幾名得力軍隊。在你公館看門。無論何人。不能隨便進來。這你總可以放心了。蔡大猷說至此處。莊夫人早從裏哭着出來。向大猷再三哀求。說賢弟。不看旁人。還要看在先中堂面上。饒了我的丈夫。不要帶到李統領那裏去了。不怕統領想罰他多少錢。我情願担保一個也少不了。只求賢弟替遮蓋遮蓋。保全他的性命。愚

姊就感激不盡了。大猷道。夫人你不要糊塗妄想了。你千不該萬不該。不該託何仙姑用妖術謀害李統領的性命。這件事實在犯了大忌。錯非我同杜公衡。再三替你求。連夫人也要一同逮捕的。你如今只認萬幸。在家裏候信罷。不要再替丈夫求了。你自管放心。我雖帶了他去。但凡能維力保全他的性命。我決不能袖手不管。要想私自放他。那可是萬萬作不到的。莊夫人聽說他的秘密被人洩漏了。早嚇得粉面焦黃。手足無措。也不敢再替張豹求了。只是叩頭求大猷格外關照。大猷答應了。帶着張豹同去銷差。却派了八名護兵。照應張公館。替他把門。不准旁的軍人擅進。一夜工夫。革命已經成功。章興文出主意。叫用緩軍計。先不要把實在情形。報與北京知道。只含糊其詞。仍用祥呈的名義。給中央去了一個電報。只說武漢起了革命軍。却被官軍立時撲滅。目前正在搜剔餘黨。辦理善後云云。這電報拍出去。所為穩住中央。省得立刻派兵來剿。然後好從容容布置一切。要不然。駐漢陽的各國領事。一定有電報到北京。張大其詞。反倒叫政府有了預備。果然這個電報出去。攝政王正在用晚膳。領班的內閣大臣恩親王。拿着這封急電。立刻要面見。太監于得海。是專伺候用膳的。聽說恩親王即刻求見。心中大不耐煩。自己出來對恩王發話道。你老人家。怎這樣不曉

事。王駕正在用膳。誰敢去驚動他。難道再等一刻。就遲誤了不成嗎。恩王也着急道。于掌案的。你不要抱怨我。錯非有了緊急大事。我不會在府裏休息。跑來求見甚麼。你要知道湖北起了革命黨。連省城都快失陷了。這樣大事。還能够遲遲等等嗎。你快上去回奏。不要再費話了。于得海聽見革命黨三字。知道關係重大。不敢再說甚麼了。立刻跑上去。見了攝政王。冒冒然回道。恩王即刻求見。說有大事。一刻不能延緩。請示爺見他不見。攝政王聽了。將筷子向桌上一拍。罵道。混帳。你沒見我正在用膳嗎。難道一刻都不能等。必得立時見他。得海挨了罵。嚇得跪下回道。請爺息怒。奴才本不敢回。因為恩王說是湖北出了甚麼革命黨。省城失陷了。奴才想這樣大事。如不即刻回奏。倘然誤了軍機。誰敢担此重咎。所以才大着膽子。驚了爺的駕。奴才罪該萬死。攝政王聽見革命黨三字。也嚇了一愣。飯也顧不得吃了。吩咐于得海。快把恩王引至膳房問話。恩王進來請過安。便將電報呈上。攝政王忙接過來觀看。忽忽的也不會看清楚。便問恩王道。這樣湖北不是已經失了麼。恩王忙躬身回道。湖北尚未失陷。電報上說的明白。是革命黨勾結十三鎮軍人起事。幸虧祥呈應變有方。急調十二鎮到省城。立時捕滅。幸未蔓延。目前正在辦理善後。請示朝廷怎樣處置。載

豐聽罷。心裏略微安靜一點。又從新將電報看了一遍。方才看明白了。問恩王道。依你的主意。怎樣處置呢。恩王道。這事只有趕緊覆一個電。叫祥呈加意防範。然後再下一道旨意。對於此次出力有功的軍隊。先褒獎一番。並責成盡力保衛地方。再分電各省。從嚴的搜查革命黨。如此辦去。不知王駕以爲何如。載豐想了想。也只有如此。想不出旁的高明法子來。隨答道。好好。就是這樣罷。你急速下去辦理好了。恩王退下來。同余雙仁拉同。又斟酌了一番。然後分投覆電下旨。余雙仁是一位有閱歷的老官僚。他看了這個電報。便知道內中不妥。對恩王道。這事據晚生看。恐怕湖北的形勢。不能這樣簡單。果然是革命黨勾結軍隊。捕滅也不能如是之易。王爺總是加細探訪一番。別等到臨時措手不及。恩王一想。這話很對。便問余雙仁向何處探訪呢。雙仁笑道。這事講不得叫外人耻笑了。王爺只向使館中一問。便可知道詳細情形。恩王道。這樣大事。我們自己不知道。反道要向外人打聽。面子上太以難爲情了。恩親王才說到這裏。忽然茶房上來回道。外務部尙書周大人。說有要事。面見王爺中堂。余雙仁一聽。笑道。好了好了。原來這位外務部尙書姓周名福來。是廣東人。當年曾文正遣派留學生。到英國去求學。這周福來才十幾歲。他居然肯應募前往。總算是少

年有志。自到英國後。他的學業。倒是很有進步。只有一宗毛病。因爲他正在血氣未定之時。到了英國倫敦。那樣繁華地方。雖沒有妓院。可是暗娼却非常的多。這是甚麼原故呢。因爲英國的皇上維多利亞。是一個女子。所以尊重女子的人格。不准民間開設娼寮妓館。但是明的雖然禁止了。暗的却禁止不了。鬧得遍地全是暗娼。警察也不干涉。所爲英國原是以商立國。各國來倫敦作生意的。多半沒有家眷。如果將暗娼禁止了。商業上便不免要受影響。而且這一筆大利。本地人也無從獲得。所以不但不能。暗地裏還實行保護。可有一樣不好。既是暗的。所有查驗種種手續。也一律免除了。因此花柳病非常之多。周福來正在青年。不知深淺。在暗娼中買了一身的病。後來雖然治好了。可是留下一種毛病。鼻孔裏總流臭水。無論用甚麼藥。也堵塞不住。鬧得同學師友。全躲着他不敢親近。大家給他起了一個綽號。叫爛鼻頭。將周福來三字。改作周癩。他自從得過這病。由愧而生憤。此後屏絕外務。苦志用功。畢業時居然考列最優。回國之後。很蒙當道垂青。派在各國事務衙門。辦事多年。後來又簡派駐英參贊。後來又代理公使。簡放駐美公使。官運亨通。及至庚子年後。創立外務部。又調他爲外務部右丞。署理外務部侍郎。宣統三年。又升授外務部尙書。北京各使

館。因為他是外交界老資格的。面子上倒也很尊重他。只因他那鼻孔中老流臭水。所以每逢宴會。自要有他在座。外人總是躲着不肯去。他自己知道這個原因。也倒識趣。逢是外部宴會。便叫左右侍郎代作主人。他總不肯出面。因此各公使全說他好。每逢有甚麼小小的交涉。部肯表示讓步。所以攝政王載豐。很誇他是一個能員。這一次他忽然到內閣來。求見王大臣。余雙仁料到他是因為湖北的事情。得到甚麼緊要消息。故此說好好。吩咐茶房。快請周大人裏面坐。少時福來進來。向恩王余拉請過安。大家讓他坐下談話。福來很現出來一種驚慌的神氣。坐不安站不寧的。突然問恩王道。湖北省城已經失陷了。王爺可曉得麼。恩王被這一問。也嚇得變顏變色。吞吞吐吐的答道。湖北的事情。內閣已經接着電報。可是失陷的話。電報上不會說明。你這消息。可是從那裏得來的。福來道。東西洋各報紙已經全登載了。還用打聽消息去麼。說罷從袖中拿出兩份報來。一份是英文的。一份是日文的。並將自己翻出來的兩張漢文譯稿。也隨着一併呈與恩王余拉觀看。三人輪流看了一遍。俱都慌的手足無措。恩王道。歷來革命黨起事。沒有一次成功的。怎樣這回。竟會把武漢佔領了呢。福來道。王爺但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從前革命黨起事。不過僅僅數十名黨人。既沒有利器。

又沒有接應。當然是不能成功。這一回有兩鎮軍隊。俱都加入其內。聲勢浩大。武漢地方。當然唾手而得。那能跟從前作比例呢。恩王點點頭說。你的話誠然有理。但是就這樣由着他們造反不成。必須想個急法子。將他們撲滅。省得再向他省蔓延才好呢。拉同道。據晚生看最好先調禁衛軍全隊出發。一直開往漢口。正式征討。不愁不能一鼓盪平。印長的軍事學。在全國屬第一的。馮國華也是能征慣戰的驍將。他們自要去了。這事便容易解決。不知王爺意下如何。恩王道。好好。你這法子好極了。我這就上去同監國說。今天就下旨意。派他們出征。余雙仁在旁邊。只低着頭一聲也不響。大家散了。雙仁却不回宅。一直到印長宅中。又用電話約了馮國華前來。三人在密室中。也不知會議了甚麼事。雙仁方才回宅。恩王上去見載豐。將武漢失陷的話。從實說了。又獻策速調禁衛軍前往征討。載豐准了。即刻下旨意。派印長爲欽差大臣。馮國華爲總司令。叫他們即刻動員。旨意下來。印馮兩人却按兵不動。一同去見恩王。說我們担任不了這重大責任。如今這武漢的聲勢很大。而且南方各省。也多有羣起響應的。縱然能將武漢平滅。區區禁衛軍一萬餘人。也不能分顧各省。再說我們全部開走。這京師根本重地。倘然有一個風吹草動。豈不更加危險。這事還要請王爺三思。

而行。恩王見他們推脫不肯去。心中益發急了。說朝廷養兵千日。用在一時。你們難道就看着大清朝的天下。葬送在革命黨手裏不成。印長道。王爺不要着急。我們並不是不去。是要請王爺主持。得再派一位聲望素著的知兵大員。在上面指揮監督。這件事才有把握。要空空叫我兩人去。我們是担不了這大責任的。恩王一聽這話裏有話。忙問道。你們說聲望素著的知兵大員。到底是誰呢。自要有這個人。我立時就保薦他。決不游移的。你們不妨實說。印長道。我們意中那有這樣人呢。王爺秉國鈞調鼎鼐。三十餘年。所有全國人才。那個不是你老人家的門生故吏。還用我們推薦麼。只要你老人家平心靜氣。化除成見的一想。自然有這樣人才出來効力。不要說革命黨不足爲慮。無論甚麼大問題。也解決的了。恩王不假思索的答道。要論目前够這種资格的。只有項子城一個人。難道我心裏不明白嗎。印長道。王爺既然明白。遇着這樣盤根錯節之時。爲甚麼不求利器呢。馮國華也隨着說道。王爺真有知人之明。不愧是救時的賢宰相。這時候如果起用項宮保。末將敢下一句斷語。不出一個月。湖北的事。便能露散風消。用不着王爺憂慮。印馮兩人一唱一和。說的王爺點頭歎息道。兩位將軍有所不知。爲起用項宮保的事。本爵不知碰了多少次釘子。在監國那一面。却沒有不

好說的。惟獨隆裕皇太后。持之甚堅。更兼善輔鐵木賢一千人。同他作對。硬說項子城是曹操劉裕一流。如果起用他。將來得了志。一定篡位。聖清三百年的江山社稷。定葬送在他手裏。他們在監國面前。便倡言無忌。我每逢一張口。說項子城好。他們便其勢洶洶的。同我頂撞。你們二位想。似這樣叫我如何張口呢。印長笑道。王爺太忠厚了。善輔是個小孩子。鐵木賢並無知識。爲甚麼要聽他們的話呢。當此國家存亡危急之時。就是皇太后。也要得屏除成見。難道因爲一點私嫌。便把祖宗的江山社稷。也隨着犧牲了不成。王爺若不乘機力爭。更待何時。恩王道。這樣你們先下去。聽我的信罷。印長馮國華答應一聲是。便退了下來。第二天夜間。攝政王在自己府中。召開御前會議。所有宗室王公。貝子貝勒。內閣大臣。各部尙侍。以至九卿科道。俱都列席。向大家宣布道。自先帝升遐。本爵凜付託之重。勵精圖治。一刻也不敢安逸。沒想到時事多難。人心大壞。近年來各省時有不軌之徒。乘機謀亂。廣東已經是鬧過兩次。可憐鳳珊福琦。俱都爲國死難。江西徐天麒之變。銘新也捐了軀。種種變故。已經是應接不暇。如今武昌地方。又出了革命黨。竟敢勾結軍隊。佔領省城。並派匪軍取了漢陽。眼看湖北全省。全入了他們掌握。朝廷若不急速派兵征討。將來匪勢

蔓延。前途更不堪設想了。因此本爵特將衆卿家召至邸中。通盤籌畫。衆卿有何良策。不防據實上陳。事如可行本爵定然採納。將來成功之後。還要越級升獎。載豐宣布完了。文武各官。彼此面面相觀。誰也不肯首先發言。停了一刻。還是恩王出來答道。適才監國所說証討的話。誠然是一刻不容再緩。昨天旨意派印長馮國華。率領禁衛軍。即日下動員令。出征武漢。這便是目前切要之圖。老臣昨天已經將二人叫至家中。面授機宜。他們都是耿耿忠心。預備掃平逆匪。只是有一樣可慮。目前革命黨已經佔了湖北。這一出征。倘然兵連禍結。日期延長。北京地方空虛。無有軍隊守衛。再加上他省一有響應。根本重地。豈不就動搖。載豐一聽這話。果然覺着可怕。忙追問恩王。必須怎樣才可以免去這危險呢。恩王道。依老臣的愚見。第一得要選一位知兵大員。而且聲望素孚。能使革命黨聞風怕懼的。叫他獨當一面。然後內外才能兼顧。既不至搖動京師的根本。又可以早收討逆的功勳。不知爺駕以爲然否。本來載豐此時已經慌了手脚。恩王出的主意。他還焉敢駁回。只有點頭稱是。說老皇叔看着怎樣辦好。我沒有不贊成的。恩王見他已經俯首就範。不敢再鬧爺的脾氣了。便追進一步問道。爺駕既承認這主意好。就急速預備人罷。載豐道。可是到底叫誰去好呢。我意

中真沒有這種人才。還是老皇叔替我想一想罷。恩王見他把用人之權。也完全交付了自家。便使出欲擒先縱的手段來。向載豐道。爺的意思。是想用忠厚老實。人人說好的人呢。還是用那有才幹。有作爲。有人說他好。也有人說他不好的人呢。載豐道。時勢至此。我們只問他能否當重任。至於說好說壞。不過是個人所見不同。我們管他作甚麼呢。恩王道。爺駕這話真聖明極了。老臣意中。確有一個人才。此人真是文能安邦。武能戡亂。只要他一出來。革命黨立刻就能平息。只是有一樣。此人從前得罪過王爺。所以才放還鄉里。如今要用他。必須爺駕不念舊惡。將從前的事一筆勾銷。然後老臣才敢保薦他。獨當一面。載豐聽了這話。不覺猛然醒悟。忙問道。你保薦的可是項子城嗎。恩王道正是此人。爺駕可謂明鑒萬里。載豐道。要論項子城的名望才幹。在羣臣中總算首屈一指。他如果出來。湖北的事不難指日平定。就是本爵同他也並沒有甚麼深仇宿恨。不過皇太后的駕前。很難說話。更有咱們宗室中。一班同他不睦的。出死力反抗。這事豈不叫我很爲難嗎。恩王道。目前時勢至此。祖宗的江山社稷。已經危如朝露。爺駕爲大局起見。難道還能顧惜那些無謂的阻力嗎。皇太后是聖明不過的女中堯舜。果能安定全局。保存祖業。他老人家決不會反對的。至於宗室王

公。只要爺駕主持其上。他們也不敢過於阻撓。常言說。當斷不斷。反受其亂。這時候再不起用賢臣。等到各省響應。大局已危。就是項子城出來。只怕也要束手無策了。載豐道。既然這樣。可派他一宗甚麼差事呢。恩王道。目前湖北陷落。祥呈的生死存亡。尙無確信。何不就把項子城補了兩湖總督。並派爲欽差大臣。督帥平滅革匪。令他不必來京。由原籍馳赴新任。這豈不是最好的辦法嗎。載豐道。好好。你這就下去擬旨罷。恩王才要退下來。忽見宗室班中。閃出一人高聲說道。且慢。臣有要言。面奏監國。大家用目看去。不是別人。乃是一等鎮國公度支部尙書載擇。只見他朝着攝政王大聲說道。國家雖然危急。也儘有人才可選。爲甚麼要起用項子城那亂臣賊子。這件事臣以死力爭。不能從命。恩王在旁向載豐道。怎樣。臣早料到這種阻力。是決然免不了的。載擇此時急了。指着恩王罵道。你這老不死的東西。就知道招權納賄。那項子城誰人不知他是曹操劉裕一流人。你只圖受他的金錢供俸。借着眼前這機會。好酬報私情。却甘心把祖宗艱難創造的基業。雙手奉與這賊子。你自己問一問。還有心肝沒有。恩王平白挨了他這一頓痛罵。如何忍受得下。便也戟手還罵。說你一個後生小子。在朝廷之上。就敢辱罵叔伯。按照祖宗家法。是應當打殺你的。何況在監

國駕前。又犯了大不敬的罪名。請爺駕速傳旨。將他交宗人府慎刑司。依法辦理。也好整肅家規。爲狂妄犯上者戒。此時鬧得載豐左右爲難。也不知如何才好。只得先向載擇喝道。你有甚麼見解。自管陳述。爲何這樣狂言暴躁。不循規矩。這還成甚麼事體。載擇見監國動了氣。這才有點怕懼。說臣並不敢在爺駕前失禮。實因一時氣憤。出言不檢。還求爺駕寬恕。載豐尙未答言。恩王又忍不住問道。你在爺駕前不敢失禮。難道在族長面前就可以失禮嗎。原來此時宗室之中。惟有恩王的輩數最大。年紀也最高。總算得一族之長了。所以向載擇質問。載擇此時也覺得自己出言過於魯莽。按清室的家法極嚴。如果鬧到宗人府去。至輕也要挨一頓御棍。或竟因此把公爵革掉。也說不定。因此他心裏也覺得膽怯了。只可硬着臉向恩王深深請了一個大安。說姪兒一時昏聩。出言不遜。求叔叔饒過我罷。以後我再也不敢了。載豐見他陪禮認錯。便也向恩王道。老皇叔不要生氣了。他既知過必改。何必還同他一般見識呢。恩王覺得自己的面子十足了。便乘勢下台。又發作了幾句。說你一個小孩子家。知道甚麼。我錯非看你父親死的早。沒人教育。今天決不能饒過你。原來載擇是郡王老八爺的兒子。八爺九爺全都少亡。所以恩王這樣說他。載擇心裏雖然生氣。面子上也只好俯首無

言。恩王見頭一個反對的。已被打倒。便放心大膽的下來擬旨。擬好了旨意。呈與監國觀看。載豐此時。只有百依百隨。那裏還有商榷餘地。旨意發下來。大致是項子城着補授兩湖總督。並特派爲欽差大臣。即日馳赴新任。毋庸來京陛見欽此。旨意宣布了。中外人民。無不額手稱慶。全說項宮保一出來。湖北的亂子。便不難指日平定了。內閣將電報拍至河南彰德府。並付了恩余拉三位大臣一封私電。是請項子城即日出來任事。千萬勿再耽延。種種推重催促的話。說得非常懇切。大家料想子城見了。一定挺身出來。走馬上任。那知過了一天。方才接到復電。電上說蒙恩除授兩湖總督。感激聖恩。匪可言喻。本當遵旨即日起程。無奈腿疾尙未痊愈。步履艱難。不能行路。懇恩另簡賢員。一俟宿疾大痊。再圖報効云云。這電上的話。分明是同當日免他的旨意。針鋒相對。那時說他腿上有疾。放還鄉里。這時他便說腿疾未痊。不能到湖北履任。這是有意同讎。政王嘔氣。恩王見了復電。那敢怠慢。立時謁見載豐。將復電呈與他看。載豐此時。也沒有絲毫主見。只得又召見各王公大臣。將此電給大家看了。問衆人還有甚麼主意。這些人紛紛發言。有主張再去電勸駕的。有主張派一位大員到河南。倒看一看項子城。是否有病。再就近疏通。叫他不要紀念前嫌。趕緊出來任事。

的。正在發言盈廷之時。忽有一個人挺身出來。厲聲說道。項子城如果死了。難道就尋不出第二個來。我如今有一個方法。保管即刻成功。也無須項子城出頭。若問此人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乃由滿清渡到中華民國之關鍵。內中斷送一祥呈。所以誌胡運之終。抬出一項子城。所以開民國之始。

寫李虎臣之機警。真能絕處逢生。勾結南京武弁。爲虎臣謀一出路。即可借此暫爲取場。是省筆亦是伏筆。

寫祥呈之草包愛錢。寫七姨太太之拚命抗辯。寫張豹之畏禍服軟。寫莊夫人之恃舊求情。不但恰合各人身分。而且活畫各人個性。必須讀過前部。方知此回寫各人神氣之真。口吻之妙。不亞於水滸之寫一百零八人也。

載豐之驕庸。大擺其攝皇帝架子。及聞革命兩字。又嚇得手足無措。寫來可笑亦復可憐。

老恩王雖奸。却是一種貪鄙無價值之奸。與古人之飛揚跋扈。弄權禍國者。又自有別。寫來處處有分寸。

拉同之附和。余雙仁之深心。印馮之要挾。載擇之粗躁。一一活現紙上。而項子城之針鋒相對。回映前文。自然成趣。有此一辭。更有最後之有人一擋。行文曲折迂迴。自然入妙。不然說朝廷即日下旨。他便即日出山。那還有何趣味。

第五十二回 會羣英室中決大計 遇故友車上贈綈袍

正在發言盈庭。莫衷一是之時。忽然出來一人。向監國建議。說我們何必要倚重項子城。他如果有忠心扶持朝廷。決不能這樣裝腔作勢。他如今既推託不來。我們也正好不用他。依臣的主意。不必小題大作。更用不着起用何人。我們只用一紙詔書。便可消弭這一場大禍。不知爺駕意下如何。載豐見說話的不是別人。正是滿清宗室中最勇敢最開通。第一個有軍事學。朝廷倚爲心膂的鎮國公善輔。他自從東洋留學回來。對於軍事上上了幾次條陳。對於擴充滿人勢力。防止漢人發展上。很畫了不少計策。因此載豐十分信任。特授爲陸軍部左侍郎。近來又兼充軍諮處副使。還節制着禁衛軍。在北京滿人中。總要算得第一個有實力的。載豐見他出來說話。便不與旁人一同看待。忙問道。你有甚麼高明主意。不妨直說。我必酌量採納。善輔道。如今滿朝之

中。全拿革命黨看作匪徒。以派兵剿洗爲上策。這主意便錯了。須知革命的性質。與土匪迥乎不同。他們全是有思想有希望的青年。目的是爲逼迫着朝廷早早立憲。早早召集國會。使人民全得着參政權。自要朝廷允許了這一樣。便如同釜底抽薪。革命黨自然會消滅的。何必驚師動衆。一定要用兵去討伐呢。所以臣說只須一紙詔書。勝於十萬勁旅。原因就在於此。不知爺駕以爲何如。載豐聽了這一套。不覺恍然大悟。立時笑逐顏開。說到底你的見識與人不同。我們照着這樣作去。保管不勞而自定。但是這一紙詔書。得要說的懇切動人。才能發生効力。據我想。不必假手內閣章京。就由你自己擬罷。擬出來我看一看。立刻就發表。並向全國各省拍發電報。人民知道這個消息。自然不再附和革命黨了。善輔見攝政王將這擬旨的權。也交付他。他便毫不客氣。從懷中掏出一件紙稿來。雙手呈與載豐。說這是臣早經擬定的。預備臨時作一個參考。既然爺駕派臣擬旨。臣就將這底稿呈上。請爺的容裁。載豐接過來。又獎勵幾句。說他心思細密。辦事敏捷。隨將他的原稿。仔細參觀。來回看了有七八遍。方才向善輔問道。你所擬的誠然懇切極了。但是要照這樣。豈不把皇室的權柄。滅削淨了嗎。甚至連皇室經費全定出確數來。古人說惟辟玉食。玉食萬方。恐怕從古至今。也

沒有限制君主的。這一層似乎還得從長計議罷。善輔笑道。這不過朦蔽人民的一種手段。爺駕怎麼認起真來。自把眼前的事搪過去。以後如何。還不是咱們自己手裏變呢。載豐道。話雖是這樣說。但是將來有了國會。在旁監督。恐怕不能這樣隨便罷。善輔道。甚麼叫國會。將來不受指揮。可以隨時解散。載豐道。面子總覺着不大好看。依我的主意。把這一條去了。改成十九條。也對付着可以敷衍過去了。善輔見已經認可十九條。只將這一條取消。自己的面子也要算十足了。不好再為爭執。便奏道。爺駕所諭甚是。就請發交內閣。照此宣布罷。載豐立刻傳恩王上前。將這稿子交給他。吩咐當日發表。恩王接過來看了一遍。問道這旨意是誰擬的。載豐指着善輔道。是他擬的。你看怎樣。可以用得麼。恩王皺眉道。要照這十九條。豈不把皇室的大權。削滅淨盡了嗎。這乃百年大政。不是徒快一時的。要照這樣宣布出去。人民可如了願。只怕將來朝廷是要後悔的。還請王駕三思而行。載豐道。你的思想太古板了。只要眼前的風潮過去。將來的事還不好辦嗎。恩王道。話雖是這樣說。但是這十九條。既名為信條。總以不失信人民才好。若預先存一個毀約之心。只怕將來仍免不了搗亂。載豐道。何必慮的這樣久長。我們只管眼前好了。自要眼前各省不附和革命黨。把湖北

的亂事平定下去。大家勵精圖治。選擇滿人中有才幹的。分布在各省。多多練幾鎮可靠的旗兵。隨時隨地。監督他們那些漢奸。難道還能起二次革命嗎。恩王見他堅執要發表這十九條。料想再諫言也是無益。只好答應下來。叫內閣章京重新順了順文字。又繕清了呈與攝政王蓋印。然後恩余拉三位內閣大臣。全署名蓋章。便即刻發下去。又分電各省。叫各省的總督巡撫印成謄黃。分貼各縣。好曉諭人民。表示朝廷真能尊重民意。實行立憲。在載豐同善輔的意思。以為有了這一道旨意。湖北的亂事。可以不戰自定。就是其餘各省。也決沒有附和獨立的了。那知所收的效果。與他們意中所希望。竟是絕對相反。不但湖北的聲勢益發浩大。而且南京上海。全有急電到來。說是江寧城已宣布獨立。總督莊仁進。被迫出走。鐵木賢正在南京閱操。也被人家趕了一跑。甚至連大名鼎鼎勇冠三軍的章紹賢。都無法支持。受外人保護。才得出險。這還不算新奇。最令載豐驚心動魂的。是上海也宣布獨立。公推民黨最出名的青幫領袖程奇邁作都督。他並拍電到美國。將革命黨首領孫逸仙。請回國來。擔當一切。孫逸仙已兼程而至。早晚便可到南京。他並向東西洋各國。運動成熟。承認革命軍政府。是正當團體。與滿清政府一樣看待。對於他們的行動。決持中立態度。概不干涉。這種

消息傳至北京。可真把載豐同一班親貴嚇壞了。終日相鍋台上螞蟻一般。坐也不安。睡也不寧。直彷彿革命軍眼前就要來到北京城。這些王公貝勒的福晉太太。多有跑到六國飯店去躲避的。因此上海報上才造出謠言來。說某某王福晉。隨着唱戲的楊小樓跑了。其實那裏有那麼一回事。不過此時北京的人心。已經浮動到了極點。大家黑夜白日。所盼望的。就是盼望項子城早早來京。偏偏這位項先生。一再裝腔作勢。無論如何。只是不來。恩王雖去幾封私信。仍然是不得要領。載豐垂問大家。必須如何。才能使項子城出山呢。後來還是恩王想了一個法子。說這樣罷。派一個大臣平素同子城最要好的。親身到彰德走一遭。當面詢問子城的意思。究竟何在。然後依着他所要他去作。他當然沒有推辭餘地了。載豐說派誰去好呢。恩王立時推薦了兩個人。一文一武。文的是趙秉衡。武的是段吉祥。因為這兩個人。全是子城一手提拔的舊屬。趙秉衡已經作過民政部侍郎。段吉祥也當過鎮統。後來子城被罪下野。趙秉衡也被撤了任。段吉祥的鎮統也被別人奪了去。改派他為保定講武學堂總辦。這兩個人雖然丟了官。可是暗中仍與項子城互通聲氣。趙秉衡始終不曾離開北京。段吉祥的部下。如曹虎臣一千人。也始終抱定扶保項宮保的志願。仍然服從段吉祥的指揮。所以自湖北起事。

他們就磨拳擦掌。預備乘時而動。這次恩王保薦趙段兩人。代表朝廷的意思。到彰德去慰問項子城。正是投其所願。那趙秉衡綽號智多星。本是項子城幕中第一個參謀。他正預備着到河南去。當面上條陳。參預機密。沒想到朝廷竟選到他身上。攝政王還把他叫至府中。當面囑託了許多話。不過是叫他轉達項子城。竭力勸駕。好早早來北京。擔當一切。趙秉衡一一答應了。然後退下來預備啓程。順路先到保定。與段吉祥會面。邀他一同到彰德去。吉祥也正在等候秉衡。見他到了。自然不勝之喜。二人在路上私自計議了一番。依着段吉祥的主意。必須先同載豐交換條件。將來湖北事平。永久保住項宮保的地位。不能動搖。方才給他出力。不然亂子一過去。烏盡弓藏。又由着他們親貴胡鬧。豈不白白錯了這次機會。秉衡聽了他的議論。只是笑而不答。吉祥說趙大哥。你是有名的智多星。怎麼倒不發一言呢。難道兄弟所說。還不妥當嗎。秉衡道。你所說的狠對。不過太老實了。等見着宮保再商量罷。吉祥心裏盤算。我的話還老實。可想他的主意更辣了。二人說說笑笑。到了彰德。下車後便一直赴洹上村項子城的別墅。看門的認得他兩人。忙的請安問好。趙大人段大人。今天這樣閒暇。來看我家宮保。二人笑道有勞你快上去通稟一聲。就說我們兩人。是奉着朝廷旨意。

有要事同宮保面商。看門的將他兩人先領至客房。老管家謝大福出來招待一切。不大工夫。裏面高聲喊請。二人隨着來到宮保的書房。項子城布衣草履。迎至門外。笑道。原來是兩位天使到了。快請裏面坐罷。兩人低頭進來。先深深請過安。然後才問宮保近來福體康健。我們早就想來請安。此次倒是借機會了。樂得借他的專車到彰德來。按滿清的體制。凡是欽使到來。作主人的。不是還有跪請聖安。種種的儀制嗎。怎麼這一次項子城竟自忽略過去。未曾照辦呢。咳。要知項子城雖在清廷作了三十年的官。他何常把清帝放在眼中。至於攝政王。他更看成一個無知的小孩子了。惟有慈禧太后在日。確能駕馭他。削去這婦人之外。再沒第二個了。何況趙秉衡段吉祥這兩個。全是他的心腹。與當日瑞方來時不同。所以他也想不起那些浮文末節了。趙段兩人見過他先談了幾句無關重要的話。然後吉祥方正式問道。宮保的足疾。近來想已大痊。不知何日方能啓節。子城微微一笑。叫着吉祥的號。說瑞生。你何必這樣性急。等到晚飯時候。咱們大家議一議再說。吉祥聽他這樣答。也不敢再問了。子城却把自己遠方姪子項可寬叫來。命他陪着趙段兩人談話。自己又到旁的房屋裏去會客。看神氣是很忙的樣子。趙秉衡見子城走了。便同項可寬秘談。問宮保有甚麼事。這樣忙碌

。可寬道。好在二位俱不是外人。今天晚間。當然也要出席與議的。不妨實說。家叔這幾日分電各省各處。凡當年的文武舊部。一律召集前來。要大開會議。解決時局。內中並有河南大盜王天寵白郎一千人。也都被邀在內。定於今晚開掌燈以後。在園內臥雪堂。大開會議。却不取會議的形勢。只預備了一頓西餐。宮保坐主位。大家在酒席筵前開會。各紓所見。決定一條收拾大局的計劃。你二位來的正巧。再遲一日。一定也要打電報去招呼了。項可寬正同趙段談的高興。忽見老家人謝大福進來。向項可寬道。姪少爺還不快去按排坐位。廚房的酒菜。已經齊備了。衆位大人老爺。我也全請過了。只剩下趙段兩位大人。也請到臥雪堂坐罷。外面已經備好了竹轎。請三位乘轎去。轉眼就到了。原來這座花園。地基很大。從南到北。足有二里多路。東西也有一里半路。因此預備許多竹轎。專爲來賓乘坐。省得宴會耽誤工夫。趙段同項可寬步行至門外。早有轎夫在外伺候。三人一同上轎。不大工夫。來到臥雪堂。這臥雪堂是明五暗十五一坐大廳。足可坐開四五百人。當中陳着一條長桌。足有七八丈長。對面全設的是竹椅。項可寬將他二人先讓到旁邊一座小屋中。笑道。這屋裏的人。全同二位是老朋友。可以先談談罷。二人進來。同屋中人一見面。便彼此哈哈大笑。忙的

跑過去握手。原來屋裏坐的是唐紹怡。段毓芝。倪士成。梁士儀一班人。全是當日北洋的同僚。今天在這裏會見。真可稱他鄉遇故友。自然親密的了不得。趙秉衡先拉了唐紹怡的手問道。二哥是在什麼時候來的。怎麼小弟連影兒也不知道。唐紹怡笑道。我從三個月前。就被宮保從原籍叫來。在這裏住的日子很多了。你二位今天來的。我倒知道。你一向北京納福。氣色比以前好得多了。秉衡笑道。在北京住着。便是受罪。那裏有福可享。照二哥這野鶴閒雲。才是真有福呢。二人正說着。又進來兩個人。全是瘦如枯柴。弱不禁風的樣子。秉衡一看。認得是阮中書。同楊志奇。也是項宮保幕中最有名的人物。連忙請安問好。說難得今天全聚在一處了。阮中書咬文嚼字的答道。妙哉妙哉。趙兄何時降臨。小弟也不會郊迎三十里。實在抱歉之至。段吉祥一把拉住他笑道。老阮。你總這樣酸溜溜的。叫人聽着肉麻。楊志奇插言道。瑞生。你手輕一點。阮兄的玉臂。要被你握折了。你說人酸溜溜。你却忘了自己的雄糾糾。更叫人難過呢。說的衆人哈哈大笑。梁士儀道。咱們不要談罷。快去出席。你看宮保全來了。果然是項子城坐着竹轎。已經來至臥雪堂門前。衆人見了。那敢怠慢。一齊迎出來。子城向大家笑道。快請裏面坐罷。衆人陪着他一同進來。却見裏邊已經是高朋滿

座。左邊的一行。有楊修。顧連。曹玉琳。章敬宗。金國安。路紹祖。全是東洋留學的新人物。右邊一行。是吳昆生。殷洪勝。李培基。曹虎臣。盧長瑞。王占魁。李粹。張慶瀾。馬隆標。何景謙。全是北洋系著名的武將。其餘還有一二十人。可就不大認得了。好在各人的坐位。全是預先派定。棹子上俱都粘着紅紙條兒。大家各尋指定的座位坐下。項子城却坐了東首主席。各人面前全放着一杯紅葡萄酒。子城舉起杯來笑道。請飲這一杯。祝諸君進步。諸人齊說了一聲謝謝宮保。端起酒杯來一飲而盡。擺檯的家人。又挨着次序斟上。緊跟着上燕窩雞絨湯。子城向家人說一聲退下去。不經呼喚不准上來。家人應一聲者。忙的退出門外。子城這才立起身來。向大家說道。衆位仁兄不棄嫌兄弟。今天聚首一堂。使蓬華生輝。實在榮幸之至。兄弟不嫌冒昧。電請諸兄遠道而來。一者自恃是金石患難之交。二者是爲國家設想。必須借重長才。並非爲兄弟一人一家之事。想諸兄必能體諒這番意思。也無須兄弟贅述。我中國近年來的情勢。可稱江河日下。諸兄愛國有心。回天無力。想情未必不日夜疚心。但是我們既生在中國。便不能眼看這國。敗毀在少數人手中。袖手不問。何況這中國乃是我們乃祖乃宗留下的山河社稷。若聽別人斷送。我們就是死了何以對祖宗。何以對先哲

。所以兄弟每逢想到此處。寢不安席。食不甘味。只可惜手無斧柯。徒喚奈何。如今天假之緣。湖北起了革命。朝廷起用兄弟爲兩湖總督。欽差大臣。兄弟雖有報國之心。却不知從何處作起。所以約請衆位仁兄齊聚舍下。大家籌一個長治久安一勞永逸的法子。兄弟有了把握。方才敢當此重任。倘諸兄不肯賜我南針。兄弟也就從此終老山林。不再出而問世了。子城的話才說完。只見武人隊中。有一位立身起來。高聲說道。末將以小販出身。受宮保知遇之恩。相隨二十年。無一時一刻。不盼望宮保當權執政。這並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心。實因滿清親貴。任意胡爲。處處排擠我們漢人。使賢才英俊。屈在末僚。寧肯以主權國土。讓給洋人。也決不許漢人少參末議。似這等糊塗昏聩。反倒執掌國權。宮保雄才大略。蓋世無雙。却被他們放還鄉里。如此長久下去。我中國的江山社稷。非被他們斷送不可。依末將的主意。趁如今湖北起了革命。我們北洋衆將登高一呼。大家集合起來。率領三萬健兒。殺至北京。將滿清推倒。就扶宮保早登帝位。想情各省誰也不敢相抗。革命黨如果知趣。早早投降。也封爲開國元勳。他們要是逆天而行。末將率領人馬。前往征討。諒他們烏合之衆。怎能敵北洋節制之師。保管馬到成功。指日便能統一全國。宮保如採納末將計策。我們在座文武

。便可分投進行。這正是千載難得的機會。萬萬不可錯過的。但不知宮保意下如何。此人海闊大空的。說了這一大套。大家見他不是別人。正是北洋第一勇將曹虎臣。他當日本是販糧的客人。同子城相遇在一個店中。彼此結了不解之緣。原來虎臣的拳術很精。這一年他因為販糧來至河南衛輝府滑縣的瓦崗集上。這瓦崗集便是當年程咬金秦叔寶在此落草的瓦崗寨。直到而今。民風依然強悍。兩句話不投機。便講動武。也是虎臣福大命大。無意中却遇着項子城。子城那時還是少爺。他只帶着一個家人謝大福。出來游玩。住在那店的上房中。虎臣住的是東廂房。西廂房中只住着母女兩人。聽說是投親不遇。困在這店中。那女人的丈夫。將妻女托付給店家。自己到衛輝府去訪朋友。說是不出半個月。準能回來。所有店飯錢。等他回來。如數清還。店家王小三。也答應了。那知他一去不歸。直過了兩個月。還不見一點踪影。王小三算一算帳。說欠他一百三十多吊了。非逼着婦人還錢不可。婦人那裏有錢還他。後來擠急了。王小三便出主意。說你現放着女兒。不會將他賣了還帳嗎。婦人始而不肯。怎當得王小三終日吵鬧。實在急的無法。只可答應了。王小三便尋來人販子馮七。相看了一回。言定身價一百五十吊。刨去還店飯錢。下剩十餘吊。作婦人回家的盤費。定於某日

人錢兩交。前一天夜裏。母女因爲生離死別。彼此抱頭大哭。吵的項子城半夜不能睡覺。便起來打聽消息。店家王小三。見是項公子起來追問。怎敢怠慢。忙出來陪着笑臉。述說已往的情形。子城聽了。很不以爲然。說他就是欠你的店飯帳。何致逼人家賣女兒。怎見得他丈夫就不能回來還錢呢。你告訴他母女說。這筆帳在我身上。用不着賣人了。王小三見項公子應起來。還有甚麼不放心的。立刻笑逐顏開。跑到西廂房。將這話對婦人說了。婦人自然是特別感激。忙領着女兒出來。向子城大磕響頭。說這位老爺。真是我們的重生父母。再養爹娘。生生世世亦報不過你老的大恩。此時東房的曹虎臣。也出來了。看見這情形。也不住的誇贊項公子慷慨大義。濟困扶危。自己情願拿出五吊錢來。叫他母女眼前過度。婦人無可無不可的。說難得好人全遇在一處了。直吵了多半夜。大家才各自回房安歇。不料第二天早晨又出了岔子了。那人販子馮七。乃是著名的土棍。第二天套車來拉人。王小三將有人還帳。不再賣人的話對他說了。他伸手便打了王小三兩個嘴巴子。潑口大罵道。你是什麼東西。敢拿老爺開心。既然講好了就得拉人。天爺出來。也管不了我的事。姓項的有多大胆子。敢出頭攔阻。他在院裏跳着脚大罵。把項子城吵醒了。側耳一聽。立刻無名業火高三千丈。

揉一揉眼睛。赤着臂一個箭步便至院中。大聲喝道。那一個是人販子。快滾過來。老爺有話問他。馮七正在罵的高興。忽見一個少年跑出來。問誰是人販子。他料定此人必是那姓項的。便也毫不客氣。挺着胸脯喝道。老爺是人販子馮七。你是誰家無知的小孩子。敢在太歲頭上動土。子城活了二三十歲。那裏聽見過有在他眼前自稱老爺的。這真是頭一次。他如何不氣。也不答言。搶上去。上邊一拳。底下一腿。便把馮七摔出一丈多遠。如同倒了一座墻壁一般。馮七挨這一摔。仍然不輸氣。爬起來餓虎撲食的。又撲過去。子城早有防備。將身子一閃。借着他向前撲的猛勁。用力一推。立刻又向前倒下。這一次不容他起來。連踢了好幾腳。踢的馮七山嚷怪叫。這時隨他同來一個車夫。一個夥伴。全趕過來要打子城。子城那把他們放在眼裏。三招兩勢。便全被打倒了。可是馮七借着這機會。早已跑得連影兒也看不見了。子城向兩個人罵道。混帳東西。老爺看你們不值一打。放你們滾罷。如其再來。一定要你們的命。兩個人起來。抱頭鼠竄的去了。子城得意洋洋的。在院中站着。却把王小三嚇壞了。戰戰兢兢的對子城說。我的少爺。你可惹下場天大禍了。那馮七是著名的土匪。他豈肯白挨你的打。這次回去一定邀集多人。前來報仇。少爺雖會武術。也只怕寡不敵衆。依

我勸你。快快躲避躲避。不要吃這眼前虧罷。謝大福在旁邊也連連催他快走。省得受土匪的包圍。項子城笑道。諒他能有多少人。我一條木棒。全把他們打倒。謝大福發急道。我的少爺。你不可這樣任性。倘然出一些危險。老奴如何當得起。子城道。快滾開。不干你的事。說罷回至房中。取出一條白蠟桿子來。有七尺長。握在手中。喝道。他們有千軍萬馬。我也不怕。正說着。忽聽外面人聲嘈雜。喊成一片。嚇得王小三同謝大福都躲在屋裏。不敢出來。只見馮七在頭裏。拿着一條長棍。後面跟着有二十多人。每人手中一條棍棒。也有長也有短。一齊蜂擁而入。嘴裏大喊。姓項的快出來受死。子城立在院中。文絲不動。好在這店院非常寬闊。足能容開二三百人。大家拿着棍棒。直撲子城。子城不慌不忙。同他們鬥在一處。轉眼間。被他打倒了四五個。其餘的仍然包圍不散。子城抖擻精神。以一人敵住了十七八個。內中有兩三個棍法很好。三番五次幾乎打在子城身上。子城到此時也不敢輕敵了。使出全副氣力來。只有招架之功。並無還手之力。累得渾身是汗。眼看就要吃虧。正在這急難之時。忽從東廂房中。躡出一人。赤手空拳。一直躡入人叢中。奪過馮七的木棒。一脚將他踢出狠遠。大喊一聲。你們仗人多勢衆。欺負人家一個人。今天遇着我。也叫你們知

道厲害。說罷將木棒舞得風車一般。不大工夫。被他打倒了七八個。後來只剩下三個長於使棒的。同項曹應戰不休。曹虎臣大喝一聲。使了一手連環棒。出其不意。這一棒便敲翻了兩個。那一個心中一胆怯。也被項子城打倒。然後住手細看。一共打翻了十三個。其餘全逃跑了。子城向虎臣再三致謝。說多虧這位大哥。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。要不然。小弟真吃虧了。隨喊叫店夥。快用麻繩將十三人綁起來。預備送到滑縣衙門。按土匪懲治。王小三那敢怠慢。把十三人細好。拿着項子城的片子。用大車拉着。一直送到滑縣衙門。縣官叫上去問了一問。知道是項四少爺派人送來的。這些人居然敢包圍項四少爺。行兇打人。縣官如何擔當的起。一面將十三人釘上手銬腳鐐。送入監中。一面備了上好酒席。派差送至店中。給項四少爺壓驚。子城便把曹虎臣約過來。一同開懷暢飲。並講究些拳術棍法。彼此越說越投機。子城問他販運糧穀。是自己的生意。還是幫人。虎臣歎了一口氣。說是天津糧店派出來的。每月不過賺幾吊錢。子城說。既是幫人。何不幫我呢。你辭了糧店的生意。每月在我家住着。我每月送你六兩銀子零花。我走到那裏。你便隨我到那裏。不比販糧強嗎。虎臣十分樂意。他回至天津。果將生意辭了。便到項宅作了一名護院的家人。子城很優待他。後來小

站練兵。便派他當了一名武巡捕。又提升營長。不到幾年工夫。一帆風順。已經作到第三鎮協統。這便是他二人已往的歷史。這回酒席筵前。項子城才發表自己的意見。向大家詢問。所有多少才人名士。尚沈默未發一言。曹虎臣便攘臂爭先。發了這一套議論。衆人聽了。也有驚訝的。也有暗笑的。也有纏着雙眉。用眼看着他。想要攔阻的。子城却不慌不忙。和顏對虎臣道。賢弟你這話未免太激烈了。滿清親貴。誠然無知可恨。但是先皇先后。遺澤孔長。我們作臣子的。豈能遽萌異志。何況舍下世受皇恩。先祖先伯。位至封疆。曾列入名臣傳。愚兄何敢存非分之想。如今我們要商量的。是必須如何才能振理朝綱。削平禍亂。不致使大局歸於糜爛。亦免得全國人民。遭水火刀兵之劫。諸兄有何高見。自請發表。但千萬不可越出範圍才好。子城將虎臣的話駁回去。這一次武人隊中。沒人發言了。只見文人班中。阮中書立起身來。說道。宮保適才所論。誠然是切中事情。據晚生想。欲整理朝綱。第一得統一事權。如今朝廷只任宮保爲兩湖總督。不過以一隅之事相委。如何能整理全局。縱然宮保才力偉大。能够馬到成功。將革命黨平滅了。將來中央大權。仍操之親貴手中。他們向來是好忘痛。大局既定。難保不再發生排漢之心。到那時只須下一道旨意。或仍令宮保還

鄉。或調在北京。位以閒曹。豈不是前功盡棄嗎。所以晚生設想。這一次必須將根基立定。錯非任宮保爲內閣總理大臣。萬不可以出山。阮中書說到這裏。那在座的人。不知不覺。全拍起掌來。連項子城也連連點頭。阮中書又接着往下說道。不但內閣總理。非宮保莫屬。而且必須採用內閣制度。總理之外。不必再設協理。只由一個人負責任。將來辦事。庶幾不致掣肘。項子城不待他說完。便答道。阮兄高論。可稱一針見血。只恐怕兄弟一個人。未必能担此重任。必須諸兄相助爲理。這是最要緊的。而且還有一種難題。不可不慮。在朝廷對於我平日。就格外防閑。無所不用其極。此時他焉敢以大權付之於我一人。這事只怕很費周折呢。話未說完。忽見新人物隊中。曹玉琳起立答道。這兩件事。宮保儘可無慮。大家帮忙。自是應盡的責任。只要宮保斟酌一番。某人擅長某事。開出單子來。請朝廷加以任命。然後分派在各部中。爲輔助總理之國務員。這乃是責任內閣應取的途徑。在東西洋各國。無不如此。並不能算是專權跋扈。至於朝廷嫉賢妒能。不肯以大權授之一人。誠有如宮保所論。但是據學生想。這一班親貴的性質。全是見利則爭。見害則避。他們此時。恨不得有一位担負完全責任的。替他們作擋箭牌。權不權目前倒是小事了。宮保縱不使自己出口要求。但

略一示意。當日的文武部下。自然羣起說話。不憚攝政王不應許的。曹玉琳說到這裏。武人隊中。有幾個當鎮統協統的。早立起來大聲說道。不肯作皇帝。僅僅作一個內閣總理。他再不應許。我等便立刻反上北京。倒看這般親貴。有甚麼本勢對付我等。還用着去要求嗎。項子城見衆人這樣擁護他。心中非常高興。笑道。難得諸兄不棄。替兄弟籌備萬全。將來到了北京。一定富貴同享。如今且商量進行的手續。必須如何。才可以速速達到目的。還望諸兄各抒偉論。早定出一條盡美盡善的法子來。也省得耽延時日。致各省人民。常在水深火熱之中。此時却見趙秉衡起立。漫漫的答道。進行手續。並不甚難。據秉衡想。對於這班親貴。最好用嚇字訣。自要將他嚇住。保管百依百隨。方才不是議定。請宮保担任內閣總理嗎。如今只須宮保寫一封信。述說革命黨如何厲害。湖北形勢如何危急。非調全國之兵出來勤王。決不能轉危爲安。必須中央政府。能負完全責任。對於調兵籌餉。有充分把握。決不至誤了外邊的軍機。方才敢出山任事。要不然。寧可担一個抗旨的罪名。也決然不能出來。宮保只須寫這樣一封信。交秉衡同吉祥帶回北京。我們當面呈於老恩王。再切切實實的。嚇他幾句。保管他不敢再作內閣總理。自然薦宮保當此重任。這一紙書。便可換來一個宰相。不

知宮保以爲如何。秉衡說到這裏。大家又鼓掌贊成。子城亦認此計爲千妥萬妥。議到這裏。算是有了進行途徑。子城這才喚家人進來。斟酒上菜。大家吃過飯。又談了幾句未來的計畫。然後各自回房休息。惟獨趙秉衡。却被項宮保約到一間密室。作竟夜之談。子城特沏了一壺極品君眉。放上一副最講究的烟具。備了兩盒大土公膏。另外開了一桶三五的烟捲。請秉衡躺下吸烟。原來趙秉衡生平別無嗜好。只有多年的老烟癮。烟就是命。命就是烟。而且非上好的大土公膏。他便一口也不肯吸。當年作巡警部侍郎。就因爲調驗烟癮。他便辭職下台。寧肯犧牲二品大員。決不肯犧牲他那一桿烟槍。除此之外。甚麼女色金錢。及一切玩好之物。他是毫不愛戀。項子城深知道他的毛病。所以特特替他預備了烟具烟膏。他自來到項宅。已經是一天不曾吸烟。雖然吃了幾粒藥。如何能抵住他那樣大癮。所以晚飯之後。早已無精打彩。涕淚橫流。子城將他請到密室中。早有兩個烟童。替他連燒代裝。他到此時。亦就毫不客氣。躺在牀上。大吸特吸。這一口吸罷。那一枝槍又遞過來。連番更換。一轉眼工夫。已經吸了十二大口。每一口總有四五分烟。這十二口吸完了。他便朝著烟童。畧一擺手。烟童會意。便停手不燒。却拿起茶壺來。斟了一杯濃茶。雙手捧過去。秉衡只就他手中

一飲而盡。然後依舊躺下閉着兩眼似睡非睡的。在那裏養神。子城吩咐兩個幼童。暫且出去。呼喚再進來。自己一個人。在屋中陪着秉衡對面躺下。許久工夫。並不敢驚動他。以項子城的身分。能這樣虛心下氣。就可知道趙秉衡的才能誠見。够個甚麼程度了。彼此對躺了好久工夫。秉衡忽然瞬間兩眼。倏忽立起身來。說道。罪過罪過。我怎麼在宮保面前。竟這樣放肆起來。子城早斟了一杯濃茶。雙手遞過去。笑道。你再喝這一杯。自然就清醒了。秉衡一壁接茶。一壁說。怎敢勞宮保替我斟茶。真要折壽死了。子城道。你我是知己的老朋友。何必這樣客氣。秉衡將茶一氣喝乾。又另拿了一隻杯要回敬子城。子城忙攔住道。算了罷。我們談正事要緊。不用這些客套了。秉衡聽他這樣說。便也依實將茶杯放下。然後對面同子城坐定。低聲問道。今天晚間的會議。宮保以爲何如。子城嘆了一口氣道。大勢所驅。也只好如此。不過席間的只是大綱。至於詳細節目。還得老弟仔細斟酌。所以將你約至密室。咱二人今夜所談的。便好比隆中定策。這是不能再叫第三人知道的。你不要看我幕中有這許多人。其實白面書生居多。略好的如唐士怡。阮中書等。還不免有些拘執。不能往遠大處看。如今要決大疑。定大策。不是這千人所能勝任的。老弟的見識。確是張良鄧禹一流人物。

。因此愚兄不約別人。單單的約你一位。咱們爲竟夜之談。要把前途大計。規定出一種有條理有方式的節略。好依此進行。你要知道。這是咱們弟兄一生榮辱關頭。此時若不籌策萬全。將來仍不免自貽伊戚。尙望老弟剖肝瀝胆。示我南針。他日患難共嘗。富貴同享。有渝此盟。神靈不佑。子城說道這裏。秉衡忙攔道。太言重了。秉衡伺候宮保多年。彼此知無不言。言無不盡。難道還有什麼信不及的。如今既承宮保殷殷下問。秉衡有甚麼計策。暫且先不說出。倒是要先請示宮保一件事。必須宮保有正式答覆。秉衡方能決定我的策畫。是否適用。子城一聽。心說這人真厲害啊。他倒先要問我。隨答道。老弟有什麼懷疑之處。自請直說。愚兄能瞞別人。也決不能瞞你。秉衡到此方低聲問道。不知宮保對於朝廷。是忠於一姓。還是志在自取。是要爲曾胡左李。還是要學魏晉六朝。請宮保斬釘截鐵的答覆我一句。然後秉衡才能決定策略。項子城被他這一問。立時面上一紅。現出一股肅殺之氣來。轉眼又恢復原狀。微微笑道。老弟你要知道。愚兄雖作滿清的官。却志在興復漢族。豈能長爲一家一姓作奴才。假如我處在曾文正的地位。早已自取之了。這是絲毫不游移的。也決不假惺惺去騙人。你有何壯猷偉略。自請直陳。更用不着畏首畏尾了。秉衡聽他這樣答覆。不覺伸

出大姆指來。嘖嘖的贊道。真不愧雄才大略。開國之君。秉衡也算事得其主了。子城忙攔他道。你快不要說這些話。咱們只論眼前。不論他日。這不過是我的空想。除去你。再不能對第二人說。你從此萬不可論甚麼君臣上下。但就目前的時勢。替我開出一條道路來。是最要緊的。咱們自有了道路可走。將來不愁沒有走不到的那一天。要是老早的露出形跡來。反倒諸多不便。秉衡道。宮保所論甚是。我也是這樣想。似此絕大問題。不止關係個人。而且關係國家。總須暫守秘密。法不傳六耳才好。子城道。你的爲人。我是信得及的。要不然。這些話對兄弟妻子全不能談。怎能同你商量呢。你既問到這種地方。料必是胸有成竹。就請快快的說。不必再游移了。秉衡見他一步緊似一步的追問。自己便作出從容不迫的神氣來。燃着火柴吸了一枝烟捲才漫漫的說道。秉衡要請示宮保。你是打算智取。還是打算力取。是要急進。或是要緩進呢。子城低頭想了想。答道。但能智取。總是不用強力才好。就是多緩幾天也無妨。因爲太急了。要露痕跡。緩緩的來。便可遮飾全國的耳目。這不過是我的打算。至如何用智。如何用力。如何急進。如何緩進。還要請你別嫌麻煩。詳細的說一說才好。秉衡點點頭。說我有三條計策。兩條是守舊。一條是維新。分上中下三等。不知宮保要想

採那一條。子城道。你先說上策。是怎麼樣進行。秉衡道。上策得少用武力。我們北洋六鎮。是全國的勁旅。所有師旅長。以及下級軍官。全是宮保的干城心腹。自要宮保略一示意。他們赴湯蹈火。也是挺身前往。決不游疑的。如今宮保晉京。只須將六鎮人馬。分駐於近畿一帶。待時機成熟。仿照陳橋兵變。黃袍加身的故事。照樣扮演一回。保管兵不血刃。便可穩取江山。他們滿清人。並無可恃的兵力。僅僅有一師禁衛軍。兵權還在印長馮國華手中。這二人對於宮保。是赤胆忠心。決無二志的。何況他們的兵。現在又調往漢陽。京城空虛。正好就此下手。一鼓成功。免去將來再有變化。這便是第一條上策。雖然急促生硬一點。可是一勞永逸。省了許多周折。不知宮保能否採納。子城聽罷。略略的沈吟了一刻。笑道。你這第一步。老辣之極。要論對於滿清。也並不為過。只可惜淺露一點。將來歷史上。仍免不了篡奪之名。況且各省督撫。效忠滿清的尚有很多。如此硬作。他們不肯甘心。還須以武力解決。再者東西各國。倉猝間如不肯承認。豈不又多添了一種麻煩。據我想。這上策還須從長計議。你再將中策說給我聽聽罷。秉衡道。在宮保原有此一慮。不過據我想。全都好辦。並沒有甚麼阻碍。但是宮保既不以為然。咱們再研究第二策。第二策宮保在眼前。得要

替滿清大大的出一番力。先把武漢革命。完全平滅下去。然後自居爲議政大臣。所有朝中政權。盡操縱於宮保一人之手。就連各省督撫。以及北京文武官吏。也一律由宮保簡放自己的近人。從此以後。宮保便實行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故事。劍履上殿。入朝不趨。處處以魏武爲法。將來事機成熟。自然有人上表勸進。宮保到那時便應天順人。早正大位。料想滿清孤兒寡婦。有何能爲。宮保存心仁厚。可以封王封公。留其一命。若爲永絕後患。便略施辣手也無妨。這條計策。雖然遲緩一點。却比較的穩當些。不知宮保尊意如何。子城鼓掌道。這條計策。果然又巧又穩。較比第一策勝強十倍。秉衡道。既然這樣。宮保便可照第二策進行。子城輕輕的搖頭道。還有商量餘地。我的性情向來不願抄襲前人的文章。照你這樣第二妙計。我豈不成了鬚眉畢肖的曹孟德了麼。如果沒有別的路可走。自然亦得照樣的摹仿一回。倘然尚有別的主意。我們不妨再加細研究。秉衡見子城。對於中策也不贊成。未免有點躊躇起來。低着頭半晌不語。子城催道。你不要錯會了意。以爲我沒有魄力。不敢照你的計畫進行。因爲我生性好奇。凡中國歷史上的人物。他們已經作過的。我總不樂意同他去學。最好是效法外國的大人物。將來在歷史上。也可以獨開生面。這幾句話。觸動了秉衡的靈機。

不覺跳起來鼓掌笑道。有了有了。如此這般。與我那第三策也恰相吻合。目前武漢革命。聽說孫文已經從美國回來了。他所標的旗幟。是要改爲共和國。廢去皇帝名稱。改爲大總統。推倒專制世襲。改爲人民選舉。這在我們中國歷史上。總算得別開生面。宮保不願抄襲前人的文章。何不順水推舟。就實行改起民國來。那第一任的中華大總統。還能跑出你的手嗎。既然作了大總統。就是變相的皇帝萬歲。我們既得其實。何必再貪其名。將來宮保在民國歷史上。作了第一任的大總統。便與美國的華盛頓一般無二。豈不遂了宮保效法外國偉人志願。他日如果有了機會。同外國開一次戰。如能振起國威。恢復國權。將外人打敗了。那時便可再進一步。學一學法國的拿破崙。將皇冠加在頭上。誰敢不從。宮保請想。這條計策。可以如你的心願嗎。秉衡說到這裏。子城早歡喜的跳起來。拍着巴掌贊道。妙哉。妙哉。我決定依着這條道路進行。就算是決定了。不必再游疑了。你再把怎樣進行的次序。詳細研究一回。咱們從明天起。便好實地着手。趁着目前的機會。事半功倍。免得他人先我着鞭。秉衡道。宮保且不要忙。等我再吸幾口烟。從容研究。到明天還愁沒有妥善的法子嗎。子城道。好。好。隨又將烟童喚進來。替秉衡開烟。他躺下吸了八口烟。嗑了一杯茶。子城又吩咐

。傳知廚房。預備消夜點心。原來他這廚房。夜間也有人值班。無論想吃甚麼。傳下話去。等不到五分鐘。便能端上來。何況目前住着許多貴客。廚房的人更加多了。烟童傳下話去。不大工夫。伺候開飯的小廝先放好了筴箸。緊跟著上四個小碟極精緻的冷葷。新開的一瓶老牌斧頭勃蘭地。子城讓秉衡先坐下嗑酒。自己親手替他斟了一杯。說你嘗一嘗。這是我家裏存放五六年的老酒。比市上賣的滋味不同。秉衡嗑了一口。果然覺着格外沈重。少時小廝又上了四小碟炒菜。秉衡笑道。我們吃點心。何必要這許多菜。子城道。這是照例的。他們從不懂變通。說着又上來四盤點心。兩甜兩鹹。秉衡好吃甜。恰合了他的口味。吃了很不少。方才住手。小廝將漱口水遞上來。他漱過口。便躺下吸烟。也顧不得淨面擦手。小廁將酒菜撤下去。子城吩咐不叫不許進來。屋中又剩了他兩個人。秉衡只吸了兩大口。便停住不吸。坐起來同子城研究進行方法。秉衡道。目前的局勢。只有四個字的秘訣。自要本着這四個字作去。保管不用費力。便可穩坐收功。以宮保的雄才大略。也無須再說那些詳細節目。將來隨機應變。本着這四個字去作。秉衡敢斷定攸往咸宜。無不如意。那第一任大總統。決不會落到別人手中。這是敢具結的。子城笑道。照你這樣說。真成了四字真言了。你如今且

不要忙着說。咱們兩個人俱各寫在掌中。倒看一看是同意不同意。秉衡道好好。就是這樣。二人一同到書案前。子城取過了一管硃筆。秉衡拿了一枝墨筆，全都轉過臉去。不大工夫。便寫好了。彼此在燈光下。對伸出手來一照。不覺哈哈大笑。子城道。可稱是英雄所見。大略相同了。秉衡道。我的主意當然瞞不過宮保去。但是其中還有研究的餘地。原來兩人掌心所寫的。秉衡是兩利俱存。子城却是兩面威嚇。大致看去彷彿也差不多。然而其中的性質。却又不同。所以秉衡說有研究餘地。因為威嚇兩個字。是一種臨時的手段。兩利俱存。却是一種固定的政策。秉衡道。威嚇誠然是得用的。但空空威嚇。還不能使他們心服。最要緊的。是得給革命黨一個下馬威。先打他一個落花流水。然後再停止進攻。在清室方面。先給他一個歡喜。等到了時機。却給他一場意想不到的驚恐。到那時進退伸縮。自然無不如意。要言不煩。就是用兵力威嚇民黨。再拿民黨來威嚇清室。保管叫他兩方俯首帖耳。全都得聽宮保自由處置。可是說真了。兩面全得保全。倘然去了一面。只留一面。將來與宮保前途便要發生許多不利。必須兩面全都存在。宮保的威嚴勢力。便也可以永久存在。這便叫兩利俱存。不知宮保以爲何如。子城連連點頭說。你的策略實在高明。而且穩妥。咱們就是這樣

決定了。這時天已交四更了。你再吸口煙。也該休息休息了。咱們明天午後再談罷。說罷起身告辭。又吩咐烟童好好伺候趙大人。他才回轉臥室。秉衡又吸了幾口烟。便安然睡去。第二天午後一點鐘。方才起牀來。自有家人伺候一切。他吃罷點心。又吸過烟。方才出了這屋子。去尋大家閒談。此時大家俱都吃過早飯。段吉祥一見便瞞怨道。趙大哥你真不對。怎麼一個人藏起來。連影兒也看不見了。唐紹怡在旁冷笑道。他掉在雲霧窟裏了。阮中書道。美哉快哉。噴雲吐霧。樂在其中矣。尙何暇顧及朋友哉。秉衡笑道。我有這點嗜好。倒有你們開心的了。楊修笑吟吟的答道。誰敢拿老先生開心。老先生聖眷優隆。高出王鎮惡竟夜之談。有如嚴子陵以足抵腹。當日孔明先生。如魚得水。也不過如先生今夜這一片話。咬文嚼字的。說得秉衡面上微微一紅。其餘新派的人。也帮着鼓掌大笑。只有幾位老官僚。却沉默不發一言。楊志奇忙用旁的話岔開。後來這幾位新進。全都不甚得志。就壞在楊修的幾句話上。可見作官一道。也是很不容易的。當日晚間。趙段兩人。專車回京。果然這一嚇真有效力。第二天。老恩王同拉同余雙仁辭職的摺奏。便遞上去。並面懇攝政王准其辭職。保項子城繼總理大臣之任。載豐此時。但求項子城肯來京。沒有不能依從的事。便即日下了三道

上諭。第一道是恩親王奕匡拉同余雙仁。堅請辭去內閣總協理之職。以避賢路。情詞懇摯。着均准其辭職。欽此。第二道是內閣協理大臣一職。着即裁撤。欽此。第三道是項子城着補授內閣總理大臣。即日來京陛見。毋再遲延。欽此。這三道旨意。同時頒佈下來。北京全城的商民。歡聲雷動。全說這一來國家可要好了。項宮保出山。保管馬到功成。革命黨決不是他的對手。可見當時輿論。對於項子城的狂熱。這也是因為滿清無道。老恩王又招權納賄。無所不爲。人民久已抱着一種厭棄之心。項子城又借這時機下了一番鼓吹的工夫。所以能得人心歸向。閒話休提。却說這旨意拍至彰德。項子城見了大喜。立刻召僚屬商議何時起身。大家異口同音。俱贊成即日專車晉京。又擬了一封謝恩並報告啓程的電報。另外一電。是保薦文武官僚。最要緊的。是薦段吉祥爲兩湖總督。並節制北洋六鎮。這在清末是破天荒的舉動。因爲滿清時代。文武界限很嚴。作武官的無論有多大才學。有多大功績。要想改文職。是絕對作不到的。段吉祥以一鎮統。竟保爲總督。若非項子城的勢力。如何能作得到。一切全布置好了。定於午後六點鐘。從彰德專車晉京。所有府縣各官。俱到車站歡迎。這是不肖的。項子城率領文武僚屬。乘馬車來至車站。他此時却是行粧打扮。穿一件寶藍寧綢

團花袂袍。八團龍的黃馬褂。內聯陞的青緞長桶靴子。頭戴着呢官帽。一品寶石頂珠。雙眼花翎。搖搖擺擺的步上花車。衆隨員如衆星捧月一般。也都陸續上車。另外只帶七八兩房姨太太。還有幾名丫鬮僕婦。府縣官在站台恭送。項子城倒是很客氣的。連連說。請公祖父台早早回城。不敢勞駕了。府縣只有諾諾連聲。那敢回句話。在清時代。官禮官規。是非常講究的。自己本身無論作了多大官。對於祖籍本省的大小官。一律須尊以公祖父台之稱。當日張文襄身爲中堂。有一次回南皮祖籍省墓。離他住的村子還有一二里路。他便下了轎子。吩咐與馬僕從。俱停在此間別動。他却換了一件粗布袍子。命他的公孫在前引路。祖孫二人慢慢的向前步行。才一進村。遇着一位拾糞老者。張中堂便止住脚步。同他攀談。先問張中堂府可在這個村子裏麼。他本來三十年不曾回家了。那鄉裏的人。那裏還認得他。何況他又穿着粗舊衣服。人家作夢也想不到他是中堂啊。老者聽他問張府。便將糞筐放在地上。答道。你打聽張府作甚麼。莫不是想去打秋風借錢借糧。張中堂道。我們是從此路過。想要瞻仰瞻仰中堂府。並不是想借錢的。老者道。中堂府此時也不容易進去了。當年府中待同鄉極好。凡借糧借錢的。有求必應。中堂在外邊掙的錢。差不多全調濟鄉鄰了。近十年以來。

却大大變了宗旨。少爺同一班管家。終日專講究置地買房。除此之外。別的事一概不問。有時旱潦不收。鄉裏的人。想到他家除幾石糧。勢比登天還難。就是勉強答應了。也得要加二加三的利錢。平常人休想進他門。惟獨房地牙子。終日踢破了門檻。你這老頭兒。如果要看看他的府。最好假充地牙子。就說鄰村有一大塊地。要想出售。特派你來接洽。不但能進他的門府。碰巧了還須賞飯吃呢。中堂聽了這一套話。早已氣的直翻白眼。偏巧這時候又來了一位倒霉的四衙。是南皮縣新升來的典史。當日因爲有一樁盜案。縣官特派他代理本人去踏勘。這典史姓薛名叫鹿鳴。是一個書吏出身。加捐典史。補了南皮縣的缺。初次作官。十分高興。因爲是縣官委派。便借用縣署的轎子。也是前頂馬。後跟馬。捕班皂隸。帶了一大羣。好像一窩蜂似的。便直奔張家莊來。從中堂眼前經過。此時中堂同拾糞的老人。恰恰站在大道上。擋住了他的行旌。差役便大聲吆喝。太爺來了。還不快快閃路。拾糞的老人。嚇得提起糞筐來。三脚兩步的躲在這旁一株樹底下。張中堂不但不動。反到坐下了。差役還認他是耳聾。又大聲的吆喝。走開走開。又朝着張中堂的孫子發威。說你這小孩子。也這樣不曉事。他走不動。你不會把他拉開嗎。太爺的轎子已經到了。此時典史的轎子。離中堂坐

的地方。已經剩了幾尺。中堂仰起頭來說。叫他繞兩步走罷。難道總得走這條路嗎。此時薛典史如聽話繞開。也就省得碰釘子了。偏偏他不識趣。還拿中堂當一個鄉里老農。聽他說叫繞開走。不覺勃然大怒。立刻吩咐停住轎子。轎子停了。喝令衙役快把老人傳過來問話。張中堂不等他傳。便自己立起身來。走到典史的轎子前邊。拱一拱手。笑問道。你就是南皮縣的父母官嗎。薛典史本是書吏出身。非常乖覺。見老人問的話很奇特。又細細打量老人的面目精神。不像是個務農的人。更覺有些詫異。隨答道。我是南皮縣的典史。中堂笑道。我還認着是老父台呢。原來是小父台。典史喝道。胡說。父台還有什麼大小的分別。你這老頭子。見了本官。也不下跪。還要信口胡說。若不看你年老分上。就該掌嘴。中堂笑道。我這老頭子。可着中國只能跪一個人。再尋不出第二個來了。不像你們作小父台的。終日請安。磕頭。見了官兒就得下跪。薛典史聽他說的話越出奇。忙追問道。你倒底姓甚麼。叫甚麼。快快的實說。中堂只拈着鬍子。微微一笑。說你問我麼。東閣大學士。兩湖總督部堂。兼陸軍部尚書。都察院都御史銜。張之洞。那就是我。薛典史一聽。立刻嚇得矮下半截去。跪在土地上。只是磕頭。說卑職瞎了眼睛。冒犯老中堂虎威。罪該萬死。求中堂只拿卑職看作

一個無知的貓狗。您願意踢。願意打。卑職甘心樂受。只求您保全卑職這個芝麻粒兒的功名罷。中堂哈哈大笑。說豈敢豈敢。治晚怎敢踢打父台。再說我也沒有那閒工夫啊。你的功名。自管放心。我決不因此小事。記恨於你。不過你的威嚴太大了。我們這鄉里草民。那裏見過。怕不被你嚇壞了。以後請你少微收歛一點才好。薛典史誠惶誠恐的。叩謝了中堂。中堂叫他起來。他也不敢再坐轎了。再三請中堂坐轎回府。中堂說坐不慣。你自管坐上。辦你的公事去罷。我這裏也用不着你伺候。薛典史羞慚滿面的。拜別中堂。隨着差役步行去了。張中堂回到他的宅第。便大發雷霆。將子姪管家等。叫至面前。問他們因爲甚麼。刻薄鄉里。得罪鄰居。定要以家法從事。後來多虧了孫少爺。把拾糞的老者。硬拉了來。替大家講情。才算息了這一回事。中堂又殺豬宰羊。大請其客。所有本村的男女老幼。一概都請來吃酒。揀那窮苦的。又周濟銀錢糧米。幾天的工夫。一鄉之人。莫不歌功頌德。花了有限的錢。便把名譽恢復過來了。足見彼時作大官的。外面極其謙和。胸中却很有權術。較比現在。但知作福作威。驕傲自恣。肚子裏却沒一點真才實學。真是不可同日語也。却說項子城從彰德府上了車。一直開行。走了二百多里路。來至一個大站。忽然傳令停車。車停住了。大家

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却見宮保親手摘下車窗。伸出頭來。向外張看。高聲喊道仲陶。仲陶到這邊來。只見一位花白鬚鬚的老先生。手中提着一個小包。東瞧西看。正在站上打旋。一聽有人呼他的號。便隨聲起來。在車外便看見子城。作了一個大揖。問道宮保可好。子城一面還禮。一面迎至車門前。吩咐衛隊快快攙扶陳大人上車。兩名衛兵。跳下車來。輕輕把這位先生架至車上。子城恭恭敬敬的將他肅至客廳以內。連說老先生真不失信。子城心中快慰已極。那老先生答道。山野之人。久已無心問世。因為宮保此次出山。實關係聖清的治亂興衰。我們作臣子的。豈能袖手不問。因此勉強應召而來。將來革命黨平定。職道仍須歸隱鄉里。作官一道。是久已灰心了。子城笑道。老先生既懷忠君之心。豈忘救世之志。將來大亂平定。借重的地方還多得很呢。老先生只淡淡的答道。將來再看罷。此時子城仔細向他身上打量。只見他穿着一件老洋縐的袂袍。外面却罩一件實地紗青馬褂。當此深秋之際。雖說河南氣候溫暖。怎當得夜間一陣陣的秋風。早吹得老先生面目青白。身上有些發顫。子城笑道。夜深了。老先生在此久候。風露欺人。想情一定冷的很呢。說罷從自己身上。脫下黃緞子袂馬褂來。親手披在老先生身上。說這件衣裳還能搪寒。老先生暫且穿一刻罷。那位先

生却嚇的戰戰兢兢。雙手推辭。連說使不得。使不得。這是皇上御賜給宮保的。職道如何担當得起。子城道沒有甚麼。這是我仿照御賜的衣裳做的。並不是皇家之物。請老先生隨便穿。不必畏懼。那先生聽子城這樣說。便勉強穿了。然後坐下談話。說了這半天。這位先生倒是何人。以項子城的尊嚴。因何這樣恭敬他。一口一個老先生。可知他決不是一個尋常人了。原來這人姓陳名叫學潛。字仲陶。也是河南人。從二十幾歲。便會進士。點翰林。後來散館編修。在翰院中住了二十年。不曾放過一次差事。家裏有兩三頃地。一所住宅。全賠在宦途中了。仍然是一點起色也沒有。想放府道學試差。雖然够資格。却沒有人肯替他說話。窮急了。想放個州縣官。也對付着可以吃飯。偏偏又沒有這降補的例。可真把老先生制住了。後來項子城作了山東巡撫。專摺保薦他才堪大用。調到山東來。幫辦河工。算是由河工保案中。保他以道員歸山東儘先補用。偏偏這位老先生。又不是作候補官的材料。不但巴結運動。一點也不會。而且性情乖僻。非常的傲上。有時候連撫帥亦用言語頂撞。好在項子城對他。確有憐才之心。一切全不計較。可是重要一點的差事。却又不肯派他。只委他爲院署文案。關於緊要的奏摺文牘。倒是借重他的地方很多。面子上直敬之如師長。每月給他四百

兩銀子的薪水。總比在翰林院強的多了。後來子城調了直隸總督。北洋大臣。仍然又把他調到直隸。還是委他當文案。直到子城升了外務部尚書。軍機大臣。還不忍捨棄他。要想調他回京。作一名司官。這位老先生。却犯了書獃的脾氣。執意不幹。他說我當了二十年的老翰林。如今再去作部屬。面子上太難看了。至於後任的直隸總督。我也不去伺候他。我甘心回去當老農。項子城知道他的脾氣。也不便勉強。便任從他回家去了。可是每月仍然寄給他二百塊錢。作為膏火之費。五六年的工夫。不曾間斷。在項子城並非是待人厚道。乃是另有一番用意。他愛的是陳仲陶的老招牌。將來遇着機會。有可借用的地方。子城生平本不歡喜道學派的人。可是他有時候却又極力攬絡。這陳仲陶便是此中的一位。如今恰趕上他起用晉京。便想起仲陶來。特打一個電報。請他在此間相候。仲陶生平。是最崇拜曾文正的。所以得着電報。應召而來。項子城一見了他。如獲着至寶一般。當時將身上的黃馬褂脫下。親手給他穿上。這真是一種特別的愛敬。其實他用意。是在收買仲陶的心。好爲他利用。同時那些衛兵見了。也都驚詫。以爲從來未有。大家對於仲陶。自然更要加倍的恭敬了。第二天下午兩點鐘。車到了保定站。段吉祥領着十幾位統兵長官。親自到車站迎接。子城將他叫

至密室。面授機宜。吉祥點首稱是。說宮保自請放心。自要到了機會。吉祥必能照辦。就是部下這些武官。也決然沒有作梗的。暫時我也不到湖北赴任。專候宮保的密電。一到。吉祥便約同大家。照計而行。項子城在保定安置好了。連忙上車。直奔北京。天有五點半鐘。專車已經進站。此時站台的軍警。早已布滿。攝政王特派他四弟載滔。代表自己前往迎接。拉同余雙仁。是親身前來迎接。老恩王派他兒子載興作代表。其餘各部院全是堂官親自來接。此時民政部尙書。已經改派了趙秉衡。將內外警廳。合併在一處。改派了朱起秦爲廳長。這朱起秦也是項子城在北洋時賞識的人。極其精明幹練。北京城的警權。既完全落在他二人手中。項子城在北京。便穩如泰山。決無可慮了。這些地方。足見子城眼光之遠。心思之密。滿人如何能是他的對手。何況這時候中外人心。又一律歸向子城。他車進站時。城上站滿了外國人。有携千里眼的。有拿快照鏡的。全要看一看中國這大偉人。及至子城下車。外國人脫帽致敬。向他行禮。子城滿面笑容。也朝着這些外國人點頭致意。此時馬車已經到站台之上。子城上了車。如風馳電掣一般。一直進了前門。他的行轅。預備在獅子胡同陸軍部內。早已收拾得堂皇華麗。子城先到後宅休息片刻。傳諭文武各官一律擋駕不見。只請余雙仁

進來。略談了幾句。當日晚間。攝政王載豐。傳諭在他府內召見。子城却託雙仁。向載豐說。自己的足疾。至今未痊。此番因國事緊急。勉強晉京。得求王爺恩准。免去行跪拜禮。載豐心中雖不樂意。面子上却不敢不依。到了九點以後。項子城帶了隨身兩名護衛。到攝政王府預備召見。管家大人。先將他迎至客廳。兩名護衛。一左一右。却立在他身旁。屹然不動。王府的人見了。雖然心中不快。面子上却也無可如何。少時攝政王在內殿召見。子城帶着護衛。昂然而入。見了面只是長揖不拜。載豐讓他坐下。子城略一謙遜。便坐下談話。載豐自然要先敷衍他幾句。然後方才引入正文。說革命黨如何不知進退。朝廷以十九信條。宣布中外。預備即刻立憲。他們仍然是搗亂不已。因此召你來京。應當怎樣對付。你自管全權行事。子城道王爺那十九信條。臣在河南時。已經見過了。此次搗亂。說真了。一半壞在那十九信條上。假如無此信條。他們倒未必敢這樣狂妄。載豐瞿然問道。這是甚麼道理呢。子城笑道。這是極淺近的道理。並沒有甚麼難懂之處。常言說漫天要價。就地還錢。誰不知道的。那革命黨不過才一舉事。並非殺到北京。爲城下之盟。朝廷儘有從容對付的餘地。何至就嚇成這種樣子。憑空宣布十九信條。照那十九條上所說。不但君主立憲。直然同虛君共和

也差不多。就是歐洲的君主國家。也不能放棄權利至如此之甚。在革命黨見了。一定猜到朝廷心虛胆怯。不敢同他們對壘。故此才發布十九信條。好收拾人心。苟延殘喘。他們自然更要作進一步要求。硬想推翻君主。改建共和。這正是針鋒相對。當然應有的步驟。假如朝廷不發表這十九信條。他們所望不奢。將來結局。不過提前立憲。也就可以敷衍過去。如今便一口還了這大價。叫臣也無法挽救了。子城發了這一大套議論。載豐聽了。果然入情入理。比在朝各官的見識。實在高的太多。心中又是佩服。又是慚愧。只得用好話央求子城。求他快快想法好挽回朝廷的危險。子城道。臣世受國恩。敢不致身竭力。如今只好先催印長馮國華。叫他們即刻進兵。自要能將漢陽收回。使革命黨孤城坐困。那時候各省見他們勢弱。自然不至響應。臣也就容易爲力了。載豐聽他這樣說。還認着子城真是孤忠耿耿。報効朝廷。不覺歡喜贊歎。說難得卿家這樣爲國宜勞。將來事平之後。一定加官進爵。子城再三謙遜。方才告辭回宅。同一般謀士。又商議了一回。然後拍電與印長馮國華。叫他急速進兵。限十日內必須將漢陽克復。如逾期不能克復。一定按軍法從事。電報拍出去。大家又商議朝裏的事。如何進行。子城嘆了一口氣道。我回家三年。料想這位攝政王爺。一定增長了幾

多閱歷。對於處理政務。一定有條不紊。那知見面之後。我聽他所談。較比前三年更糊塗了。似這樣的主子。在他手下辦事。這種糊塗交代。怎樣好呢。說罷又連連歎息。阮中書道。好在責任內閣。宮保既爲總理大臣。便有全權。王爺明白。同他多說幾句。不明白呢。宮保就便宜行事。也沒有甚麼可爲難的。子城道話雖是那樣說。到底名分所在。我們總不好過於專擅。況且王爺脾氣。向來就是愚而好自用。你別看他糊塗。他自己覺着。比堯舜還聖明呢。如不預先想一個兩全的法子。早晚定免不了決裂。縱然不至決裂。也怕要事事掣肘。諸兄務必替我想一個完善的法子。不但與國事有利。而且也省得傷了王爺的感情。楊修起身答道。學生想這事儘好對付。以後宮保只在宅內辦事。將內閣的人員。一律調至住宅。永遠不同王爺見面。他縱然召見。亦托故不去。自然不至再有衝突。何況宮保不在內閣。他就是去尋宮保。也是見不着的。子城笑道。你這主義。還不甚妥當。他是監國攝政王。乃皇上的替身。他召見你。你如果不去。便是抗旨。這罪過誰担得起啊。子城說到這裏。忽有一人挺身起立答道。宮保自請萬安。晚生有主意。能使王爺從此將政權交付宮保。永不過問。若問此人有何主義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爲作者聚精會神之筆。寫梟雄。寫智士。寫武人。寫新舊政客。無一不栩栩如生。烟室決策一段。雖有所本。然非比種筆墨。亦決然不能寫得如此乾淨透關。其得力處全從諸葛王猛兩傳。脫胎而來。

阮中書之計劃。亦甚毒辣。乘勢劫取政權。爲奸雄出山第一步必採之手段。縱令阮氏不言。項自身亦決然作得到也。

此回中間。插叙曹虎臣張子洞兩段軼事。如叢山疊嶂之上。忽遇桃源。長江大河之中。發現洲渚。文氣旣爲之一舒。而且別饒奇趣。

車站贈袍。係當日事實。自古奸雄。無不愛才者。果有一長可取。爲之効忠。身外之物。均非所惜。寫來情景逼真。神氣妙肖。

第五十三回 跋王爺受愚失政柄 急先鋒冒險立奇功

項子城同衆謀士商議。正爲難攝政王載豐心地糊塗。不肯聽話。將來辦事難免有種種掣肘。必須設法不叫他干預。以後才好放手辦事。始而楊修獻計。子城不以爲然。繼而又有一人出來說能使載豐退處無權。大家觀看。原來此人是楊志奇。志奇爲人。深

沉老練。輕易不肯發言。是一位治黃老學的。可是他雖不發言。言必有中。子城每逢有解決不了的事。同他商議。他必有奇策。能够舉重若輕。便將這難關平穩度過。因此子城。對於他非常信任的。他現作到郵傳部侍郎。也是奉召到河南商議大事。又隨子城回京。子城委他爲總參議。叫他住在府中。好預備隨時與議。志奇聽楊修說了那一套話。心中不覺好笑。這真成了小孩子見識了。繼而被子城駁回。自己有些忍耐不住了。方才起立發言。說宮保自請放心。晚生一條妙計。能使攝政王爺雙手將政權交出。從此永不干預。而且光明正大。決無一點逼迫他的行徑。子城一聽這話。不覺欣然大悅。忙叫志奇的號道。杏林。你有甚麼高明主義。快快說出來。我必依計而行。志奇走至子城身邊。低低說道。這條計此時還不能當着大衆宣布。子城聽了忙矮下身子。以耳朵就在志奇的嘴邊。說你簡單的說兩句。我就明白了。志奇果然低低的聲音。說了兩句。子城點頭道。妙極妙極。就是這樣辦法。保管穩坐捉魚。萬無一失。明天我必可以辦到。說罷宣布退席。大家也分頭散值。第二天項子城親身去拜見老恩王。見了面非常親熱。把師王叫的震天的響。說門生此番晉京。純粹爲師王一人而來。你老人家這高的年紀。那裏禁得這樣勞苦。門生暫替師王。將大難削平。一俟時局安

定。仍當歸隱河南。遂我初願。將政權雙手奉還師王。得爲一太平公民。於願已足。恩王道。你不必太謙。老夫年近古稀。精力久衰。早就想辭政歸藩。享幾年安閒之福。只因替代無人。在平常時候。皇太后同攝政王爺。又不肯信任你。我三番五次。想保你出山。只因阻力太多。如今幸遇這機會。老夫費了許多唇舌。皇太后同監國才沒有話說。以後老弟自管放手去作。但求皇室江山穩固。老夫也算身受其惠。回任的話。快不作此一想了。子城再三稱謝。說門生受師王知遇之恩。敢不竭力圖報。只是太后佛爺。對門生未能釋然。這也是一件極可慮的事。還得求師王替門生設法疏解。仰慰慈懷。免得君臣之間。老有一層隔膜。恩王想了想。說這樣罷。你趕緊備一封請安的摺子。是遞呈皇太后的。再另外備一萬塊錢。贈送太后隨駕的太監張得祿。我給你兩人作介紹。求他在太后駕前。替你美言幾句。然後由太后召見你。你再當面自己解釋一番。料想一個婦人家。也沒有甚麼大過不去的事。你想這主義可好麼。子城連連說好。說到底是師王慮事周到。事不宜遲。就請師王將張總管約來。我們當面談一談。至於一萬塊錢。很現成。這就叫他們開支票來。老恩王親自向總管處打了一次電話。張得祿聽說是項宮保要同他會面。談一談。料定必有好處。應許馬上就來。少時果

然親自到了。老恩王給他兩人引見。子城極力恭維。說張老爺的精神氣度。比當年李總管強的太多了。一見面便知道你是一位極有才幹極好交友的人。不怪太后老佛爺。慈眷優隆。將來兄弟借重的地方極多。務必求張老爺格外幫忙。說着從懷中取出一萬元錢的支票來。雙手奉上。說這不腆之儀。在張老爺看着。本算不了甚麼。不過略表寸心。略助張老爺賞人之用。務請賞臉收下。兄弟以後在京住長了。還要格外盡心。張得祿笑道。無功受祿。寢食不安。初次見面怎敢收宮保這樣厚贈。他嘴裏雖這樣說。票子却早已接在手中了。見是一萬元整數。心中十分滿意。他一見子城的面。聽誇他比李得順好。便格外高興。因為他兩人是仇敵。當年慈禧太后掌權。李得順那時是炙手可熱。氣燄薰天。張得祿是伺候德宗夫妻兩人。處處受李得順的欺侮。忍氣吞聲。那敢說一句硬話。及至慈禧逝世。宮中的事。歸隆裕太后掌權。張得祿的氣燄。便立刻高起十丈來。三番五次。向隆裕太后說。要重辦李得順。以洩當日之憤。幸虧太后明白。說李得順是先太后寵愛之人。現在太后墳土未乾。我們便作踐他的侍臣。似乎於情理上說不下去。最好勸他自己告退。保其晚年。也算盡了我作兒媳的一片心。這消息傳出來。李得順倒也知趣。即刻辭了他那四十八處都總管。回家去享清福。張

得祿便補了他的缺。要論兩人的優劣。李得順比張得祿。實在好的太多。別看李得順是個權閹。他的心地却非常明白。對於慈禧太后。尤其是赤胆忠心。始終不二。有時候因爲太后玩物喪志。過於任性。他能變着方法。叫自己吃點虧。受點苦痛。好提醒太后。不至過於怠荒。這是旁人決作不到。就是作到了。也不能發生效力的。他居然能以身諫。這在閹宦中。也算難能可貴了。當年慈禧太后好抖空中。（天津叫作悶葫蘆。）尤其好擲起高處來。用繩兒去接。這本是很危險的事。如接不着。碰到頭面上。便立刻皮破血流。大家全捏着一把汗。倘然出了危險。碰掉太后的一根寒毛。左右近侍的太監。不定得有幾個充軍。大家全央求李總管。快設法挽回。別等出了麻煩。後悔你也來不及。李得順嘴裏答應着。心裏也很犯躊躇。知道太后的性子。無論何人諫言。也是無效的。後來只想了一條苦肉計。等太后再抖空中。他在旁邊先頌揚一套。說老佛爺抖的真好。太后聽了。自然歡喜。他跟着又說自己新在外邊。也學會了一套。太后立刻叫他抖與自己看。李得順接過來。他本是練過的。自然抖的不壞。那知最後擲起很高來。偏偏不曾接着。恰碰在他頭上。立時碰破一塊肉。鮮血直流。疼得李得順又是哭。又是叫。直喊老佛爺快救我罷。此時太后見了。又是怕。又是疼。忙

叫小太監到壽藥房。取了上好的珍珠散來。敷在傷口上。立刻便不疼了。得順一面磕頭謝恩。一面對太后說。這是老佛爺洪福大。所以神差鬼使。叫奴才挨這一次碰。以後佛爺爲保全聖躬起見。萬不可再抖這東西了。果然從此以後。慈禧時時刻刻。存着戒心。竟自將心愛的空中。束之高閣。這雖是一件小事。足見李得順確有忠愛之心。至於他對光緒夫妻。雖然碍着太后的面皮。不敢過於親近。可是也決不假太后的勢力。去欺負他們。所以到隆裕手中。同他並沒有甚麼惡感。因此始終保全。直到他告老回家。還享了幾年清福。方才死的。足見老天爺不虧負人。因爲他一生並無大惡。所以才得着這樣好結果。至於張得祿却是無惡不作。自要他得着錢。甚麼叫皇上。甚麼叫太后。滿都可以賣掉。這也是清家的氣數已盡。所以才出了這杜致亨第二。便成就了項子城的機謀。他看見一萬塊錢。心裏打算。不知怎樣報効子城才好。子城便乘勢託他在皇太后駕前。務必多多美言。今日晚間。要親到慈寧宮。給皇太后請安。求他預爲先容。千萬召見才好。因爲不止請安。還有緊要政事。得面請慈訓。以便遵循。張得祿全答應了。子城這才辭他兩人。先回寓所。並託付張得祿。先打一個電話。以便急速應召前往。得祿也完全應許。然後分手回寓。果然下午四點鐘。總管處的電話

到了。請項宮保親自來接。子城接過耳機。先問道。你是張老爺嗎。裏面應道。我是張得祿。你可是宮保嗎。子城忙答道不敢。就是我。裏面說道。請你快來。老佛爺有旨。六點晚膳後。在慈寧宮召見。你千萬早些來。不要誤了纔好。子城應道是是者者。我這就去。決誤不了。諸事求張老爺費神罷。說罷掛上耳機。即刻喊套車。進內東華門。先到總管處報名。張得祿親自出來招待。讓到自己的臥室。敬茶敬烟。十分殷勤。項子城看他的屋子。便是當日李得順的臥室。那一年因為慈禧太后祝壽。自己曾在那屋中坐了半日。還替鐵木賢解過圍。不到十年。屋子依然如舊。住屋子的却換了新人。心中也未免很動感慨。張得祿却十分的得意。對子城說。方才已經面奏皇太后。老佛爺聽說宮保到了。聖心很是歡喜。又知道宮保要面請聖安。還有要事回奏。便派咱家傳旨。即日晚六鐘。在慈寧宮召見。這時候已有五點多了。我先去催他們早開膳。晚膳已過。我便領宮保召見。子城再三致謝。得祿又問他可曾吃過晚飯沒有。如未吃過。這裏很現成。我傳話下去。立刻就開上來。子城笑道。不瞞張老爺說。今天連早飯還沒會吃好。既然張老爺肯賞飯吃。我就依實了。可千萬不要費事。項子城未吃晚飯。固然是真的。但是總管處這一頓飯。實在不容易吃。吃過了之後。至少得開

一千兩銀子的賞。略大方一點。便須三千五千。所以王大臣無論如何饑餓。輕易不敢在總管處吃飯。項子城生平好奇。又兼着他懷着篡奪之心。以爲自己將來總有在皇宮吃飯的一天。何妨先在總管處嘗試嘗試。至於花上幾千銀子賞。他何常在乎這個。因此張得祿一讓。他便居之不疑。旁邊的小太監。聽見項宮保肯在這裏吃飯。一個個喜上眉梢。知道財神爺上門了。也不等得祿吩咐。便要往下傳話。得祿將他們喝住。說你們知宮保想吃甚麼。就要假傳聖旨。子城道。這倒不拘。隨便吃一點甚麼全好。得祿道。那豈是敬客之道。這樣吧。你們傳知御膳房。把上膳開半分來好了。小太監答應着去了。得祿向子城拱一拱手道。回頭宮保自請隨便用飯。那樣不可口。自管叫他們去換。我先上去看看。少時就來。子城笑道。請便請便。少時小太監回道。請宮保到膳廳用膳。子城立起身來。隨着他們。來至一間暖閣中。這乃是得祿一個人用飯的地方。收拾得十分雅潔。當中放着一張楠木圓棹。棹子很大。子城心裏詫異。他一個人吃飯。何必用這大棹子呢。小太監讓他在當中的暖椅子上坐了。放着一付真烏木鑲銀杯箸。少時只見上菜的人。陸續不斷。甚麼乾鮮冷葷。煎炒烹炸。淨小碟小盃。上了四五十個。五光十色。連項子城還有許多認不得。叫不上名來的。葷素菜蔬。子城

每一樣多少不拘的嘗一點。果然樣樣可口。滋味與外間的菜。迥乎不同。子城暗暗想道。常言要得真富貴。還是帝王家。這句話一點也不錯。我將來如能照這樣過上幾天。便是死也無恨。他心裏盤算着。却見小太監又上了十幾道大菜。全是用磁盆盛着。各樣的魚。各樣燒煮蒸燉的鴨子。大盆的鹿脯黃羊。小盆的燕窩魚翅。銀耳竹孫。各樣的湯。項子城那裏還吃得下。只喝了兩口湯。笑問小太監道。一個人吃飯。爲何上這許多菜呢。小太監也笑了。說宮保原來不知道。這大內的規矩。照這些菜。不過是御用的半份。要是上全了。還有這樣一半呢。皇太后皇上的膳。都是全份。各妃主的菜。有半份的。有一角的。從前李總管總是全份。比皇太后只少四樣。如今張總管改爲半份。却將那半份折了價。我們可少吃許多菜了。子城點點頭。心說這真是妄費。如此一棹飯。足夠鄉間中人之產。帝王家照例的用度。尙且如此。要再奢侈一點。還不定怎麼樣呢。漱口淨面已畢。然後隨着小太監。仍回得祿的臥室。早另有司茶的太監。湖上蓋盃茶來。子城漫漫喝茶等候。不大工夫。見張得祿笑吟吟的走進來。向子城道喜。說宮保的造化真不小。老佛爺今天吃飯特別的早。吃過飯我便上去請示。他老人家說項某既然來了。即刻在慈寧宮召見。並加殊恩。准在宮內乘二人肩輿。肩輿

我已替你招呼好了。你這就去罷。我隨你同去。可免去許多麻煩。子城連聲致謝。隨得祿出來。果然有兩名太監。守着一乘肩輿。在門前伺候。項子城到了此時。便也毫不客氣。直然上了二人肩輿。張得祿却騎了一匹洋馬。在旁跟隨。這肩輿走的飛快。不大工夫。已到了慈寧宮外朝房。得祿下馬。子城也下了肩輿。先到朝房中等候。得祿上去回奏。少時慈旨下來。叫帶項子城朝見。要照從前的規矩。得有領侍衛內大臣。在前面領着。才能進宮面君。此時却免了這些繁文。只有得祿還同着幾個隨駕的太監。領着項子城進來。先在慈寧宮暖榻外靜候。得祿又上去。見太后已經升座。然後引子城進來。到了應跪的地方。得祿輕輕的一按他。子城連忙跪倒叩頭。口稱。臣項子城叩請皇太后聖安。行過禮。俯伏不敢仰視。太后先問道。你這幾年倒還健壯。子城忙叩頭奏道。罪臣仰托皇太后洪福。犬馬之軀。尙稱茁壯。太后道。你如今奉召進京。這是哀家念先朝的老臣。必能竭盡忠心。削平禍亂。你昨天想已見過攝政王。可會議出些方畧來嗎。子城又奏道。臣受皇太后知遇之恩。雖粉身碎骨。不能酬報萬一。昨天雖見過王爺。但恐方畧未必能行。還得求皇太后作主。太后聽了愕然問道。這是甚麼原故呢。子城奏道。臣該萬死。在慈駕前實不敢冒昧妄奏。太后道。你不要避

甚麼嫌疑。外邊有何風聲。自管據實上陳。縱有刺耳之言。哀家也赦你無罪。子城忙叩頭謝恩。奏道皇太后的聖諭。真乃女中堯舜。臣又何敢避嫌不言。臣自待罪河南。就聽得外邊紛紛議論。全說攝政王措置不公。親小人。遠賢臣。所用的全是一班親貴。大家把持財政。招權納賄。無所不爲。王爺在上面看着。也不設法糾正。反倒助長他們的氣燄。去年有各省紳民請願立憲。並倡議求皇太后垂簾聽政。好挽回國家的危亡。王爺不但不肯採納。反揚言太后訓政。是絕對作不到的事。從前政治敗壞。就壞在慈禧太后身上。如今一誤不可再誤。他們這些紳民全是莠言亂政。萬不可聽。其實那時要果然請太后訓政。萬不致糟到如今這步田地。只因王爺執拗性成。又重用毫無知識的人。所以才鬧成這種樣子。臣如今冒險來京。所爲報効皇家。挽回危局。無如王爺這種脾氣。臣也是束手無策。所以得求皇太后作主。子城這一片話。恰是句句打入皇太后心坎。這是甚麼道理呢。原來皇太后同攝政王。他叔嫂之間。也是面和心不和。一者因爲皇太后在當年。目覩慈禧專政。心中很爲羨慕。自己雖無慈禧的才力。却未常不想試辦一回。無奈攝政王將權柄把持的很嚴。從前關係皇室本身的事。有時候還向太后駕前請一請示。近來索性連這些浮文也免了。太后心中自然是不高興。有

時候向左右近侍。不免流露一兩句。他那左右近侍。如張得祿等。原也希望皇太后垂簾聽政。他們可以藉此招權納賄。爲所欲爲。如今有攝政王梗在前邊。他們看着。簡直是眼釘肉刺。太后再一表示不滿。這些人便乘隙大進讒言。說攝政王怎樣目無君后。怎樣任用私人。怎樣奢侈僭上。怎樣鬻爵賣官。並且舉出許多證據來。一樣一樣的說給皇太后聽。太后一個婦人家。胸中又無成見。聽了這些話。怎能不信。便認定攝政王看不起自己。時刻存在心中。預備有了機會。施出皇太后威風來。狠狠的教訓他一頓。偏偏今天又碰着項子城。澈底的述說這位王爺種種的過失。恰恰同皇太后的意思相合。太后皺着眉向子城道。你所奏這些話。我也早有所聞。照這樣我聖清三百年的江山社稷。豈不是斷送在他手裏。卿家必須想一個法子。警誡警誡他才好呢。子城又奏道。皇太后聖明。臣怎敢警誡王爺。這事由太后頒一道懿旨。述說目前大局艱難。叫王爺勵精圖治。任用賢才。不可再蹈以前的覆轍。旨意上的措詞。無妨嚴厲一點。王爺見了。有所警惕。不至再任性妄爲了。臣愚昧之見。不知太后聖意如何。太后點點頭。說卿家說的很是。我今天便下懿旨。你務必振刷精神。替皇家出力。將來大局平定。哀家頒五等之封。同曾左一樣看待。子城忙磕頭謝恩。奏道。臣鞠躬盡粹。

仰報太后知遇之恩。兼慰先帝在天之靈。以身許國。死而後已。說道這裏。兩眼就流下淚來。太后傷感了一回。知道子城一秉忠心。深悔當年疑忌他的不是。說你先下去罷。回頭我就向載豐降旨。子城叩頭退下來。張得祿又陪他回總管處。說宮保今天所奏的話。真真一點不錯。可恨攝政王傲頭傲腦。連太后老佛爺。全不放在眼中。錯非宮保這樣說。太后還不肯教訓他呢。子城在三囑託。今天面奏太后的話。千萬別傳入王爺耳中。叫他知道了。說我有意同他爲難。我一個當臣子的。如何擔當得起。得祿笑道。你自管放心。不用說奏的話沒有人傳給他。就是今天慈寧宮召見。他也休想知道。這是很機密的。連太后全有旨。不准叫攝政王知道。自從上次鬧刺客。他輕易不敢出門。宮保自請萬安。這宮裏的同事。恨他還恨不及。誰肯給他報信。子城再三稱謝。方才告辭回寓。派隨侍的武官鄭爾成。送三千塊錢支票來。請張老爺賞給御膳房一班伺候的人。得祿忽忽將錢收下。並對鄭爾成說。請你回去稟知宮保。就說我替大家道謝。咱家這就到王府去傳旨。忙的很呢。鄭爾成笑道。請張老爺隨便。他回去照着得祿的話。向子城回了一遍。子城點點頭。心中十分滿意。覺着這一計是準準的用了。果然夜間九十點鐘。攝政王府。忽然派來兩名侍衛。面見宮保。回說王爺有要

事。同宮保面商。請馬上就到。千萬不要遲延。子城心裏明白。說好好。我即刻就去。忙吩咐套車。飛也似的來至攝政王府。立刻傳旨。在內宮召見。子城進來。向王爺請過安。載豐讓他坐下。愁眉苦臉的。從桌上拿起一張淡黃顏色的貢箋來。遞給子城道。這是皇太后的懿旨。你看一看。子城一聽。立刻現出惶恐的樣子來。連忙立起身來。跪在地上。戰戰兢兢的。用雙手去接。載豐見他如此誠惶誠恐。自己也坐不安了。忙的立起身來。雙手交與他。子城恭恭敬敬的接過來。見上面龍飛鳳舞的。寫了數行行書字。便讀道。字諭載豐知悉。自先帝升遐。命爾爲攝政王。監理國政。責任何等重大。乃爾自受事以來。不聞行一善政。不聞用一賢才。馴至國勢阽危。革黨發難。爾尙不知警惕。仍一味敷衍遷就。不爲根本挽救之謀。予靜處深宮。不願與聞政治。然祖宗艱難締造之基業。亦不能坐任淪胥。爾以後發政施令。除與內閣總理項子城協商妥協外。並須隨時入宮奏聞。幸勿視同具文。自干罪責。切切此諭。後面硃印鮮明。蓋着皇太后之寶。子城讀罷。仍將旨意交付載豐手中。方才立起身來。說道皇太后因何忽降這樣嚴旨。臣記得二三年來。老佛爺對於政治問題。從不過問。並且對於王爺。也是深信不疑的。今天却是因爲甚麼呢。實在令人不解。說罷又連連搖頭歎氣。

載豐道。這全是張太監從中離間。太后聽了一面之詞。不分青紅皂白。披頭蓋臉的。發了這一大套閒話。叫我這面子向何處安放。所以把你叫來。替我想個主義。怎樣能將皇太后的怒氣消下去才好呢。子城很躊躇的。低頭想了有十分多鐘。方才答道。依愚臣看來。這事很難辦呢。太后的懿旨上。直然是不信任王爺了。王爺縱然委曲求全。諸事全請旨而行。自己概不作主。怎當得太后有意同王爺爲難。他老人家。一天不定申飭爺幾遍。這個長久的氣。請問爺能忍受的了嗎。載豐聽了這套話很有道理。自己又是害怕。又是生氣。問子城依你怎樣辦才好呢。子城道。事到如今。說不了只得同太后嘔一嘔氣罷。依臣的主意。只可少用挾制。皇太后雖然聖明。究竟是婦人家。一遇爲難。自然得歛氣就範。載豐道。你這主義很對。但是怎樣挾制。也要有一種方法。你何妨明白說來。本邸也好及早進行啊。子城道。雖有計却不收說。恐怕担了欺君之罪。豈是鬧着玩的。載豐道。你不要害怕。本邸決不吐露你一字。就讓事情辦僵了。我也決不歸罪於你。子城道。王爺既這樣懇切。臣爲大局起見。也不能再有避忌。只得依實上陳。據臣想。太后這道旨意。不過因一時聽信讒言。未必有甚麼成見。最好王爺就這旨意。迎頭上一封還政奏疏。就說臣才力不及。又值時勢多艱。荏苒三

年。毫無建設。昨承皇太后慈訓。益切悚惶。與其遺誤於將來。莫如善退於今日。謹將監國攝政名義。奉還朝廷。仍回醇邸。伏乞皇太后俞允。不勝感激待命之至云云。這封奏書一上去。太后自然沒有主意。落葉歸根。還得溫旨慰留。那時王爺面子也有了。諸事仍可自由處分。也無須事事稟命慈宮。並且以後張太監等。再進讒言。也不能發生絲毫效力。這乃是以退爲進的惟一妙法。一舉而三善備。除此以外。再無良策。王爺請想。這條計可使得麼。載豐一聽。不覺歡喜的手舞足蹈。喊道妙計妙計。你這人真是水晶肚子。玻璃心肝。不然怎麼會這樣透澈。只怕孔明復生。都未必有你這急智。可惜本邸知人不明。我要早早重用你。何至如今爲這大的難呢。你放心罷。我早晚一定晉你五等之封。賞你三眼花翎。也好表揚你這偉大的功績。子城再三致謝。說臣爲王爺効力。乃是分所當爲。何敢邀此懋賞。王爺事不宜遲。今天就把這奏摺遞上去罷。倘然晚了。太后又不定聽信何人讒言。再出甚麼花樣。那時更難應付了。載豐連連稱是。我今天一定入奏。決不能遲。子城這才告辭回寓。當日夜間。皇太后又將他召至宮內。把載豐還政的摺子。交與他看。並問他應當怎樣辦理。子城磕頭奏道。這乃是聖清如天之福。全國萬民之幸。祖宗神靈默佑。使攝政王知難而退。將來皇

太后垂簾訓政。臣等竭盡愚忠。不僅亂黨指日可平。到治之隆。計日可待。太后聽了。果然慈顏大悅。忙問應付這件事的手續。應當怎樣呢。子城奏道。這事極好應付。並不費絲毫之力。攝政王便可退歸藩邸。皇太后便可實行訓政。第一步請太后將該王的奏摺。發交內閣。只在摺尾上。請御批四個字。擬旨照准。臣便遵照聖諭。擬一道懿旨。大意就說監國攝政王載豐。秉政三年。國事日非。該王自知才力短淺。難膺重任。專摺奏請開去監國攝政名號。情願退歸藩邸。閉門思過。藉省前愆。情詞懇摯。應即准如該王所請。撤去監國攝政名號。仍退爲醇親王。賞食雙俸。所有一切政務。暫交內閣負責辦理。並妥擬善後之道。欽此。這旨意下來。攝政王的事。便算完全解決。而且皇太后仍不失爲仁至義盡。旨意上既有善後的字樣。臣就借此知照各部九卿。十三科道。八旗正副都統。大家開一會議。由公衆決定。奏請皇太后垂簾訓政。如此名正言順。不止國內人民。一律騰歡。就連東西洋各國。也必然贊成此議。這訓政的事。便也連帶完成。請皇太后容裁。臣所擬的法子。可能行麼。太后聽了。立時喜上眉梢。說你這法子。果然盡美盡善。就是這樣罷。說罷便將載豐的奏摺。叫張得祿鋪在御案上。自己提起筆來。批了擬旨照准四個字。仍命得祿交給子城。子城接過來

。藏在衣袖中。皇太后吩咐一聲去罷。子城叩頭退下來。仍隨張得祿到總管處。得祿又是歡喜。又是趁願。追問子城。太后甚麼時候。便可以實行訓政。子城屈指算了算。說半個月准可作到。得祿又再三託付。將來太后訓政。有甚麼發財的機會。千萬不要忘了我。子城滿口應許。得祿大喜。親送子城出宮回寓。第二天清早。霹靂一聲。攝政王辭職照准的懿旨。彷彿從天而下。把北京全城的人。都嚇了一愣。尤其詫異的。是攝政王一方面的人。看見這道懿旨。直如冷水澆頭。渾身發顫。却又摸不着頭腦。是怎麼一回事。大家紛紛議論。說就是皇太后有旨意。也應當由王爺手中經過。怎麼王爺連影兒全不會見。就會跑出旨意來了。或者真是王爺倦勤。求開去這重大責任。可是看旨意上所說話。却又不像。況且王爺如有這種意思。也當然同大家商議商議。萬不能偷着去作啊。這事可真有點希奇古怪。除非當面請示王爺。再沒有旁的法子。這些位長史護衛。及平素隨着王爺辦機密文牘的人。一共湊了十來個。一同求見王爺。有要事面稟。載豐此時。還在作夢呢。身旁伺候的小太監。見許多人面色驚惶。急欲求見。知道必有重大事情。也不敢耽擱。忙跑進王爺寢宮。見這位王爺。兀自蒙頭大睡。有心上去叫醒。又怕驚了駕。擔當不起。有心等着不叫。又怕誤了軍情大事。

。正在左右爲難之際。忽有一宗物件。跳上牙牀。小太監觸景生情。不覺有了急智。原來這物件。乃是一隻雪白大貓。頸項間端端正正。長成了一道黃圈。因此取名玉樹金鈴。是載豐夫妻最喜愛的一種動物。每到冬冷時。這貓便隨王爺同被而眠。終日不離王爺左右。小太監正在爲難。忽然看見他。靈機一動。計上心來。便取了一根竹棍。惡狠狠的向貓作勢打來。貓一見要打他。便用爪抓開王爺的錦被。沒命的向被裏鑽。出其不意。早把攝政王爺驚醒。王爺睜開眼罵道。玉奴。你又來討厭作甚麼。小太監乘勢上來回道。回爺話。外面有某某等十二人。要求見爺駕。說有要事面奏。爺可見他們麼。載豐尙未聽完。便朝着小太監啐了一口。罵道。混帳糊塗崽子。這是甚麼時候。你就上來給他們回話。難道說天要塌了。就一刻也不能等嗎。他嘴裏罵着太監。手裏却還撫摩着玉奴。小太監挨了罵。只得諾諾連聲。不敢再說一句話。載豐圍着被子坐起來。小太監忙將衣服抱過。他徐徐穿衣。却聽見外面一陣吵嚷的聲音。說反了反了。好好。連我們王爺全不要了。載豐聽這話很詫異。忙問小太監。外面甚麼人喧嘩。好大膽子。把他們抓進來。我要當面問話。因爲攝政王一個人住在屋中。攝福晉並未與他同居。所以沒有甚麼可避諱的。小太監出去。不大工夫。帶進十幾個人來。

。見了王爺。俱都請安跪下。載豐細看。全是府中各班各首領。連膳房的廚司。也在其內。便大聲問道。你們這些東西。在外邊山嚷怪叫。倒是因爲甚麼。管家大人魁升回道。奴才今天早晨。到牛奶房去吃點心。無意中聽見賣報人叫喚的言詞。奴才在王爺駕前。不敢學說。載豐道。有甚麼不敢說的。又鬧這假惺惺了。快說罷。我赦你無罪。魁升叩頭道。謝爺恩典。奴才在吃點心時候。見一個賣報的。拿着一捲號外。嘴裏吆喝道。快看快看。攝政王革職了。回家抱娃子去了。快看皇太后的旨意。奴才聽着很詫異。跑出去向賣報的要了一張號外。打開細看。果然有皇太后的旨意。奴才一刻也不敢停留。便跑回府來報信。恰巧他們大家。也得着這個信。內中還有信不及的。說內閣下旨。怎麼未經王爺過目。便能够發抄呢。我們要上來回。正赶上王爺歇早覺。不敢驚動。大家在外邊議論。偏偏遇着了廚房桂順。他竟自大聲喊叫。驚了王爺的駕。罪該萬死。說罷又連連叩頭。此時載豐兩眼發直。坐在牀沿上。一動也不動。彷彿同泥塑的一般。小太監忙過來。給他搥腰揉胸。許久工夫。才緩過一口氣來。睜眼向四下看看。喊道。罷了罷了。又向魁升道。你要的號外在那裏。魁升忙從袖裏取出呈上。載豐接過來草草看了一過。堵氣團了團向地下一擲。恨恨的說道。好好。我

倒將刀把子遞給人家。由着他們宰了。隨吩咐魁升。快去請三爺四爺。三爺是載洵。四爺是載滄。同攝政王是親兄弟。二人俱封貝勒。兼郡王銜。前文已經表過。他們現在已各自有府。不與載豐同居了。魁升去了很久工夫。回來說道。三爺因爲下廚房。被熱油燙了脚。動彈不得。在牀上養傷呢。四爺拜楊小樓爲師。到城外票房去學戲。三天不曾回府。奴才打電話。也未會尋着。請爺的示下罷。載豐長歎了一口氣。說這兩個東西。真沒心肝。國事怎能不壞。奸臣怎能不生心呢。這樣罷。你速速到項宮保住宅。說我有緊要事。同他商議。請他馬上就來。千萬不要耽誤工夫。魁升答應去了。到得鐵獅子胡同。項子城的宅中。見門口十來個軍人。全都荷槍實彈。雄糾糾的立着。如凶神一般。魁升才上台階。就被一個大兵攔住。問道。你是那裏來的。快快說明。這是有尺寸的地方。能够由你亂闖嗎。魁升這般人。本來驕傲慣了。何嘗把大兵放在眼裏。瞪着眼睛回道。你說甚麼。有尺寸的地方。告你說罷。連皇上的宮殿。全得由我自由出入。別說小小的宮保私宅。那大兵是河南人。性情很蠻。況且初來北京。還不知天有多高。地有多厚。腦子裏就認定了一位項宮保。彷彿世界之上。再也沒有比宮保大的了。如今聽魁升這樣說。不由得氣過頂門。用力推了他一把。說你少在

這裏賣字號罷。你看宮保的宅子小嗎。就是不准你進門。你還到皇上家宮殿去罷。魁升被這一推。幾乎摔倒。大聲嚷道。反了反了。我是奉攝政王爺上諭來的。你怎敢動手毆打欽使。真不想活着了嗎。魁升這一吵嚷。驚動了衛隊管帶鄭爾成。忙跑出來問是怎麼一回事。魁升勞勞叨叨的。將方才的情形說了。鄭爾成連忙請安賠罪。又將那個兵申斥了幾句。然後把魁升讓進來。先請他在客廳少坐。自己去尋文巡捕紀雲程。請他上去回話。說有攝政王爺派來的管家大人。要面見宮保。有緊要事面談。紀雲程上去。不大工夫。回來說。宮保沒有工夫接見。這時候正議着軍機大事。實不能出來奉陪。管家大人有甚麼話。請對我說了。我回頭必然轉達宮保。也省得久候了。魁升一聽這口氣。簡直是沒有把他家王爺。放在眼裏。心中越想越生氣。無奈王爺已經免職。項子城却正是當權得令。在人矮簷下。怎敢不低頭。只得抱拳含笑。說有勞這位巡捕老爺。即刻向宮保回。就說攝政王爺有旨。召宮保即刻進府。有要政面商。在下只候一個回信。便可回府覆命。紀雲程答應一聲。又上去回話。不大工夫折回來。滿臉帶着不悅的顏色。說道。你是那個王府派來的。宮保說。如今北京城中沒有攝政王這個名稱了。如有再假借這種名義的。便是違抗懿旨。捏名敲詐。按國法是要治罪的。

。請你說明白了。才能放出府門。要不然得送法庭嚴訊。紀雲程的話尙未說完。魁升早氣得渾身發顫。可是於生氣之中。又帶着十分怕懼。顫巍巍的答道。我是醇王府派來的。醇王以前本是攝政王。我們順嘴叫慣了。一時改不及。請宮保多包含罷。沒旁的。還得請這位老爺。再上去回一遍。宮保肯去不肯去。我也好回府有個交代。紀雲程撇着嘴。狠狠的說道。這是那裏來的晦氣。憑空跑多少盪。連自己的主人。還說不清。魁升只得耐着氣。又請一個安。求他上去回話。紀雲程這一次去了很久的工夫。方才回來。對魁升道。宮保有諭。說目前軍情重要。沒有工夫閒談。況且貴王爺身居閒散。更無談話之必要。俟等將來大局平定。必前去造府請安。目下正在軍事傍午。實在不能抽身赴召。請管家大人回府。婉言覆命就是了。魁升聽了這一套冰冷的話。知道再說也是無益。只可垂頭喪氣告辭而去。回至府中。即刻面見載豐。載豐不等他開口。先迎頭問道。項子城可來麼。魁升一句話不曾答出。便放聲大哭。直哭的比死了爹娘還痛。載豐詫異極了。說你這人莫非得了精神病。怎麼一句話不說。就哭起來了。難道你爹娘死了不成。魁升便哽哽咽咽的答道。我的爺呀。奴才的爹倒不曾死。就是死了我也不這樣哭他。奴才哭的是。好好的王爺。竟自被人家看的分文不值。從前

奴才是爺駕前的傳宣官。王公大臣見了我，全要遞三分和氣。如今却被人家作踐的猶狗不如。奴才丟人現眼。原算不得甚麼。怎麼連王爺也一齊作踐呢。他說到這裏。又接續着哭起來。載豐聽了。仍然是丈二的和尚。摸不着頭腦。發急問道。你說了半天。倒是因爲甚麼。誰作踐你。誰看不起我。倒是那一個啊。魁升到此時。只得將方才到頂子城宅一切經過情形。及子城轉達的話。又添了許多枝葉。說給載豐聽。載豐本是一個懦弱沒有火氣的人。聽了這些話。只有歎氣咳聲。却不會暴躁怒罵。可是心裏越想越難過。到後來哇的一聲也哭了。可憐他主僕二人。彼此禁囚對泣。痛痛的對哭了一大陣。到後來還是魁升止住眼淚。勸王爺不要傷心。及早想一條挽回的法子才是。載豐一面拭淚。一面歎氣說道。我上了這奸賊的圈套。還有甚麼法子可挽回呀。總而言之。總是我們自己太不要強。這奸賊才乘隙而入。也是大清朝的氣數已盡。所以才出這種亂臣賊子。我此時也不怨旁人。只怨老恩王這個老而不死的東西。他不保薦別人。單單要保薦頂子城。這不是引狼入室嗎。可是話又說回來。要不是我下旨意起用他。他就是造反。一時也殺不到北京城啊。咳不要說了。總怨我糊涂昏聩。甘心將刀把兒遞給人家。還能怨人家來宰嗎。這樣罷。你快把輔公爺請來。我有事同他面議

。魁升只得又出來。跑到善輔的宅子。請即刻來王府會議。善輔倒是聞召即來。一見了面。便瞞怨載豐道。王爺爲甚麼要辭職還政。怎麼事前亦不同我商量一番呢。這一走着走錯了。九個牛也拉不回來。眼巴巴的將大權交給項子城。他比曹操還厲害。這一來不是爲虎傅翼麼。載豐一壁擦着眼淚。一壁述說已往的情形。善輔蹀脚道。這是項子城故意作成的圈套。王爺爲甚麼硬往裏鑽呢。皇太后降嚴旨責備。不過是我們的家事。王爺應當召集一種親貴會議。由我們自己家人。商量一個疏解的法子。然後大家面見皇太后。不怕給他老人家磕破頭顱。也沒有完不了的事。王爺偏偏將項子城約來商議。他還能出好主意麼。我想連皇太后的旨意。也是他運動來的。不但排除王爺。還得排除皇太后呢。載豐此時如夢方醒。不覺連連點頭。說當局者迷。旁觀者清。你的話却是一點也不錯。可惜此時太晚了。來不及了。我此時無的怨。只怨我知人不明。才上了這個大當。但可惜祖宗三百年基業。難道就這樣斷送了。我們連口大氣兒也不敢出嗎。你是皇室中的智多星。如今到了這急難關頭。也得要死裏求活。想一個挽救的法子才好呢。善輔躊躇了兩刻鐘。只低着頭不發一言。載豐再三催他。忽然咳了一聲道。事到而今。只好使辣手段罷。臣想這件事。有善作惡作兩條道兒。請王爺酌

量施行。要善作呢。大家面懇皇太后。暫時先垂簾訓政。他內閣中無論用人行政。先得奏明皇太后。請旨施行。打破他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迷信。這是善作。要是惡作。簡直使出兩個刺客來。把項子城刺殺了。便是一了百了。永除後患。不過這善作的道兒。目前還怕不容易行使。那項子城他本是兩面愚弄。先拿垂簾的話。款動皇太后。等把王爺排掉了。他就從此再不提垂簾兩個字了。皇太后無論如何。萬不能自己下旨意。說我要垂簾聽政。必須內閣爲首。率領滿朝文武。具摺奏請。這件事才能作得到。王爺請想。如今滿朝文武。有十分八九。是項子城的私人。項子城既不肯領這個頭兒。他們焉肯投其所忌。說出垂簾的話來。可見這件事是絕對作不到的。只好用惡作的方法。來對付他。臣想自肯破除金錢。搜求兩個要離荊軻。倒還容易。常言說老虎還有打盹的時候。他幾時出門來。給他個冷不防。只須一枚炸彈。便可送了他的性命。自去了項子城。其餘的人全好對付。王爺請想這種惡作的法子。可使得嗎。載豐繙眉道。談何容易。不要說未必炸死他。縱然有十分把握。目前他的黨羽很多。聽說從河南帶來有萬人。全有快槍快砲。要練甚麼拱衛軍。倘然事到臨期。他手下的人變起來。我們可有甚麼法子對付。況且保定天津。近在咫尺。如段吉祥曹虎臣張志蘭這幾

個師長。全是他的死黨。如果將他暗殺了。那幾師軍隊。朝發夕至。將北京城包圍了。只怕連我們全有性命之憂。這豈是魯莽作的。據我想還是善辦的好。但求皇太后能垂簾訓政。本爵退一步想。便是失掉了政權。也算不得甚麼。可千萬不要作那冒險的事啊。善輔見載豐這樣膽小。心中很不滿意。從鼻子裏哼了一聲道。既然王爺怕事。自好就由他造反去罷。至於太后垂簾的話。臣敢具甘結。決然不能成功。王爺不信。請你洗淨淨的眼看罷。不過臣有一句話。要預先向爺駕聲明。臣與這賊子勢不兩立。臣手中尚有一部分兵權。以後便宜行事。請爺千萬不要干預。事成是國家之福。事敗是臣一身之殃。從今以後。臣也不再來給王爺請安。等將來皇室重觀天日。臣方才有臉同爺相見。說罷起身告辭。連頭也不會回。便氣昂昂的出府去了。載豐見他這樣。也無可如何。善輔將來的結果如何。自有後文交代。且說項子城自奉到懿旨。攝政王開去職責。所有國家用人行政。暫歸內閣總理大臣全權行事。這直然就是站着的皇上了。他輕易不到內閣去。一切公事。全在行轅辦理。這一條獅子胡同。立刻變成了皇宮禁地。各部院的長官。天天得到這裏點卯畫到。紫禁城倒門可羅雀了。果然應了善輔的話。張得祿奉着皇太后的面諭。三番五次。面見項子城。催問垂簾訓政的事。爲

何內閣還不領銜奏請。始而項子城說。這事典禮隆重。必須經過內閣會議。再查一查當日慈禧太后垂簾的禮文儀注。諸事全預備停妥。然後才能入奏請旨。目前武漢的軍事。正在吃緊。那裏有這工夫。請張老爺回去婉言奏明。就說項子城時刻在心。決不忘皇太后的恩德。得祿回宮奏知太后。太后還認着這是項子城尊重大典的一番誠心。果然不再催問了。那知等了有半個月。仍然聲息全無。自可再派張得祿去催。項子城着急道。你回去對皇太后說。請他老人家。趕快訓政罷。我可支持不住了。不但南省全都宣告獨立。甚至山東山西也起了革命軍。連直隸全不穩。石家莊的吳魯政。雖然被人殺了。灤州的張亦曾。還有藍田謂。正在秣馬厲兵。待時而動。東三省的胡匪。也打着革命軍旗號。要驅逐官軍。實行自立。各方全有奏摺遞來。就請你一總拿回宮去。呈與皇太皇御覽。就請他老人家。快想應付的法子罷。項子城一片話。把張得祿嚇了一身冷汗。反倒央求子城。千萬不可脫卸責任。皇太后如何能辦的了這些事。奏摺我自管拿去。垂簾的事。從此不必提了。俟等宮保把各省的事。全辦平復了。到那時歌舞昇平。再請出皇太后來作女中堯舜罷。子城很不樂意。說我犯不上作這擋箭牌。還是請太后自己辦罷。高低由得祿給他請安下跪。說了許多好話。這才不說辭了。

從此以後。皇太后再也不問垂簾的話。倒時常派張得祿詢問各省情形如何。及至得祿回來。從不曾報告一件可喜的消息。皇太后憂愁抑鬱。直然得了心病。項子城此時却放開手布置一切。第一件。便是武漢的軍事。此時印長已經回京。馮國華爲總司令。王占魁爲前部先鋒。占魁是山東人。小時在鄉里間。本是一個無賴地痞。後來窮的不開交。便投入軍營。始而充當伙夫。後來項子城見他生得體格魁梧。膂力又大。便挑他爲馬弁。跟了子城四五年。因爲組織新軍。便升他作連長。打土匪他很出力。便由連長而營官。由營官而標統。由標統而協統。幾年工夫居然作到高級武官。他生平最佩服的就是項子城同馮國華。此次國華被命征討武漢。特特的調他同來。因爲知道他是一員福將。到了漢陽。一定能建立奇功。始而李天洪派蔡杜兩員大將。迎頭同國華見了一仗。怎當得國華用兵如神。王占魁勇冠三軍。禁衛軍的槍砲子彈。又非常的鋒利。蔡杜兩人如何抵抗的了。只得大敗而歸。退守漢陽城。在龜山架起大砲來。向外轟擊。馮國華下令。先在礮力不及的地方。安營紮寨。一方面給北京去電。報告得勝情形。及敵人依山架礮。拒守的狀況。向項宮保請示機宜。第二天覆電到了。限十日以內。攻下漢陽城。如十日不能取得。軍統及先鋒官。均摘去頂戴。好厲害的回電。

國華見了嚇出一身冷汗來。心說這不是難題嗎。像龜山這樣險峻。不要說十日不能攻下。就是一個月。也未必準有把握。這直然是開玩笑。他想了半天。忽然計上心來。現在東西洋各國駐京武官隨營觀戰的。很有幾位。我今天開一次軍事會議。請他們出席。當面提出這攻打龜山議案來。請教他們。得用甚麼法子進取。多少日內可以取得。他們有好法子。我也可以採取。要是無善法可想。當然得多延日期。我便據着他們的話稟覆。也担不着甚大的不是。好好。就是這樣。立刻傳令。在軍統行營。開軍事會議。並拿自己的名片。將各國觀戰的武官。一律請來。這些人倒是聞請即來。在會議場上坐定了。所有大小軍官自營長而上。一律列席。馮國華在主席上。向大眾發言道。今天本軍統請列位來會議。是有一個大問題。非集思廣益。不能收功。目前咱與敵軍相持。他把住了龜山。有險可守。那漢陽城便無法取得。我們必須先奪龜山。只要將龜山得過來。漢陽不攻自下。這是天然的形勢。諸君自然曉得。只是奪取的方法。事前應當如何布置。攻下的日期。大約須得若干時間。請諸君各抒所見。本軍統當擇善而從。在本國軍官。有不次升賞。就是諸位客卿。也必有相當酬報。國華說完了。各軍官面面相覷。誰也不發一言。國華又改用英語。向各國武人演說了一遍。只見

英國武官陸軍大佐金克堅。起立發言。說龜山的形勢。本武官早經測量明白。委實是天險之地。對方戒備很嚴。智取是作不到的。必須力取。力取非有重大犧牲。不易奏效。更非短促時間。所能收功。以本武官看。若用英國陸戰的方法。得有五千人輪流攻打。最速也要一個月。方能佔領此山。國華拱手致謝道。多承金將軍指教。但不知他位將軍。還有特別妙法。能比一個月再快的麼。話言來了。只聽見德國武官陸軍少將成士寶。站起來微微笑道。據末將看。此山雖險。要奪取過來。也還用不到一個月。如參用敵國陸戰法。二十天決可收功。那知成少將的話尚未說完。座中一人哈哈大笑道。當此軍情緊急。瞬息萬變。要等待一月廿天。豈不誤了大事。據我看。如用種種方法。明尊暗誘。只須兩個星期。足可辦到了。大家聽此人放出這大口氣。不約而同的全向他注目。原來是日本武官藤田少將。此人年紀很輕。却在日俄戰役中。立了不少功績。所以二十幾歲。便升至陸軍少將。現充北京日使館武官。此番隨營觀戰。磨掌擦拳。直要顯一顯自己的身手。方才稱心如願。聽英德兩武官所談。他心中很不以為然。所以挺身出來。只說了兩星期的限。自以為可以壓倒一切了。在金成二人。見他這樣少年輕躁。嘴裏雖不好說甚麼。却嗤之以鼻。現出一種很信不及的樣子。馮

國華在主席上。也很覺着詫異。心說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。連西洋久歷戎行的將官。全不敢說此大話。你一個少年新進。知道甚麼。就這樣發狂。也未免太可笑了。我必須問他一個詞窮。也好折一折他的氣燄。想罷便先朝着本國的武官發話道。諸君聽見了麼。籐田將軍。說兩星期內。便可取得龜山。總算是再速沒有了罷。不但本軍統五中佩服。大概諸君也是望塵莫及了。國華說道這裏。才要接着向下說。只見武官席中。一個身軀高大的。驀的站起來。說末將有一言奉稟。國華一看。乃是先鋒官王占魁。忙和顏問道。王將軍有何高見。自請明言。占魁道。方才藤田將軍。不是說兩個星期。可以奪取龜山嗎。要據末將看。何須兩個星期。末將不才。雖無拔山之勇。要取這小小龜山。只須一個星期。手到拿來。遇巧了三五天也說不定。占魁這一聲大砲放出去。立時聞得掌聲如雷。原來這些外國武官。全在中國住過多年。對於中國話。聽得很清。大家正在看不起藤田。却無法折服他。忽然聽見這一套話。直是對藤田迎頭一棒。真乃正中下懷。便不約而同的。鼓起掌來。金成兩人。尤其鼓的起勁。當時却嚇壞了馮國華。氣壞了藤田少將。連中國各武官。也全目瞪口呆。一個個看着占魁。只是發楞。大家全不約而同的。揣測此人。必有神經病。再不然便是魔鬼附體。不如

此何以能說出這樣荒唐話呢。此時國華的心中。雖然詫異。但是自己部下。在大庭廣衆。當着幾個外國武將。說出這樣壓倒一切的話來。自己也覺着很露臉。却因衆當前。又不可視同兒戲。只得向占魁追問道。王將軍這軍中可無戲言啊。占魁鄭重答道。大帥說那裏話。末將如無十分把握。豈敢輕易發言。我既限定一星期。如逾一日。請以軍法從事。末將情願具軍令狀。但是本軍全部隊伍。全得聽末將一人調遣。有抗令者先斬後報。不知大帥可能應許麼。國華道。這是自然的。你既肯冒險建立奇功。這指揮三軍之權。焉能不完全交付你。你先具下軍令狀。我隨後便令知全軍將士。聽你一人指揮。有不服者。按軍法從事。占魁果當衆人面前。立下軍令狀。那些外國武將。又竭力的鼓了一回掌。然後國華才宣布退席。衆人散去之後。國華秘密派人。將占魁請到自己屋中。正顏厲色的對他說道。你方才在大衆面前。誇下那樣海口。這不是鬧着玩的。自古軍中無戲言。何況你又具下軍令狀。倘然事到臨期。你不能作到。我作主帥的。也無法袒護你。你這不是自尋死路嗎。究竟你有甚麼把握。不妨先對我說明。也省得我替你懸心吊膽。占魁道。承大帥這樣的愛護我。末將心裏實在感激不盡。末將沒有一點把握。焉敢冒昧。以性命爲兒戲呢。實對大帥說。目前有取龜山一個

極好機會。末將乘這機會。可以事半功倍。所以才敢討這極短的限。要不然。誰能這樣荒唐呢。從前守漢陽的。是湖北陸軍。全是當日張文襄訓練之師。又兼帶兵官如蔡杜兩人。也是久歷戎行的戰將。所以龜山不易奪取。如今却換了華自強作主將。手下的兵。全是學生軍。較比湖北原有的陸軍。程度差的太遠了。那華自強雖是一位老革命黨。到底軍事閱歷很有限。他原是湖南一個秀才。也出張文襄門下。在湖北當過學生。後來到東洋留學。還是文襄送過去的。此人膽量雖大。却是僅僅會擲炸彈。打衝鋒。在革命黨中。總算非常驍悍。然而說戰陣攻守的方略。却實實在在。是一條門外漢。又兼那學生軍。就知道不怕死。至於打上仗。連瞞準全不會。別看他有兩三千人。我們只選五百精銳之師。便能打他個全軍覆沒。這豈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並且他們這些學生軍。是來者不拒。凡能說南方話。嘴裏再有幾句新名詞的。便可投進去效力。他們一律收用。因此末將早就選了幾個會說湖南北話的人。喬粧扮作學生。也投入華自強部下。充當兵士。將來奪取龜山之時。有他們作嚮導。保管唾手而得。不費吹灰之力。一切進攻的路線。末將全都測量好了。只候動員令一下。兩三日內。便可收功。雖然討得七天限。其實却用不了七天。大帥自請萬安。漢陽已入咱們掌握之內。

了。國華聽他說的這樣整整有據。心中如一塊石頭落地。不覺笑逐顏開。說王將軍真不愧智勇兼全。本軍統專候喝你的喜酒罷。不過事情雖有十分把握。你也要處處小心纔好。占魁道。這是自然。不勞大帥掛心。說罷告辭回到自己營中。調兵遣將。預備打龜山。先把他手下直接管的六個營官。請到自己密室中開會議。占魁向大家說。兄弟今天在大帥面前。說了這樣大話。全倚賴的是你們六位捧場。沒旁的話說。你六位得幫兄弟這個忙。咱們本部立一個全功。不要借重旁人。事成之後。國家必有特別升賞。衆人齊說。願聽統帥指揮。赴湯蹈火。也直往不辭。占魁隨按照他預定的計畫。當面指導一番。衆人各自受計而去。却說這漢陽城中。主帥是華自強。自強本是學生出身。並不曉得軍事。只因他是革命的首領。所以大家推舉他鎮守漢陽。他總覺得湖北的陸軍不可靠。變着方法。將章興文蔡大猷一千人擠走。他自己招了三千學生軍。交付幾個鐵血團同盟會的人帶領着。坐鎮漢陽城。在龜山上吊起大砲來。派了一營學生看守着。其實這些學生。並不會放砲。甚至有連槍全扛不動的。內中只有十幾個學生。據他們自己說。當日曾入過武備學堂。對於開槍開砲的事。倒還略知一二。因此華自強。便派這幾個學生作本軍連長。連鎮守砲台的事。也交付三個連長。一個叫孫

知方。一個叫孔廣月。一個叫陸長亭。三人之上。有一位營長。名叫鈕長城。是同盟會的健將。跟隨華自強多年。所以叫他帶着三個連長。專管龜山砲臺。其實連長同營長。從前並不認識。因為華自強部下。並無專門司砲的人才。這三人應募之後。自言通曉砲臺機關。自強當面試。果然能撥動機器。發砲實彈。種種動作。全辦理的非常熟悉。自強大喜。當時便升他三人作砲兵營連長。却派鈕長城營長。所為監視他們。恐怕新招的人。不甚可靠。其餘還有幾個連長。有精於槍法的。有長於偵探的。有慣於守城的。也全由最近招募而來。自強見他們全是學生。又說的是湖南湖北的土話。便也深信不疑。況且有幾位同盟會的人作營長。在上面監督着。也決然不至有何差錯。華自強在漢陽城中。倒是兢兢業業的小心謹慎。連城全不放鬆。城外邊只派了兩營學生軍。作為防堵之用。各城門也全有兵把守。他坦然坐在漢陽府衙門中。以為金城湯池。敵兵決然無法奪取。這一日偵探前來報告。說敵人有來攻城。自強聽了。那敢怠慢。忙傳令叫城外的兩營軍隊。加緊防守。又叫四門的把守軍士。關緊了城門。不准放閒人出入。又傳知龜山砲臺。將砲臺對準城外。到了緊急之時。開砲助戰。種種全預備好了。又秘密吩咐他的近人。備好了一匹快馬。在衙中伺候。倘有意外。

他好騎馬逃生。江邊的小汽輪。也預備三四條。是預備逃走過江之用。將來勝了。固然露臉。就是敗了。也不患無路可逃。果然真叫他預備着了。這一天夜裏。就聽得城外槍砲齊鳴。自強知道是敵人來攻。心裏好生不安。吩咐拉馬至大堂前邊。又派了幾個人。前去探聽消息。輪流報告。倘有不穩。便即刻可以逃生。天有二鼓。探報來說。城外的學生軍。已經打了勝仗。自強聽了。不覺精神百倍。對左右的參謀副官說。到底還是學生軍可靠。若非我自行招募。那湖北陸軍決然無此勇力。左右也借着機會。說了些諛詞。正在說得高興。忽見探報又來報告。說學生軍的連長李永貴王長功。在城外生擒清將王占魁。請元帥速開城門。好進城獻功。自強忙傳令大開城門。只許王李兩連長。攜帶俘虜進城。其餘暫在城外防守。不得擅入。探報去了不大工夫。忽聽得外邊排槍如連珠一般的響。又遠遠見火光冲天。自強心中猶疑不定。心說爲何城裏面也放起槍來。忽見他自己的近人。跑的滿頭是汗。進來便對自強說。請元帥快跑。不好了。城被人詐開了。咱們幾個連長。全是漢奸。裏應外合。將城門詐開。城外的兩個營長。同把門的營長。看砲臺的營長。全被他們殺了。其餘學生軍。也有投降的。也有被殺的。龜山砲臺。此時也被他們奪去了。清將王占魁。已經入城指揮一切。

。請元帥快走。遲了怕被人生擒去。快快走走。說罷。連他自己也抹頭便跑。自強聽見這報告。知道再守也是無益。好在他早有預備。三脚兩步跑至大堂前。翻身上馬連打了兩鞭子。如風馳電掣一般。轉眼已跑出城門。直奔江岸。他左右幾個近人。也乘馬在後面跟隨。一同上船過江。直奔武昌去了。這漢陽城穩穩被王占魁佔領。龜山砲臺三個連長。本都是王占魁手下的人。自見城門一開。早將砲口移動。轉向武昌城方面瞄準。營長才過來干涉。早被孫知方一手槍送了性命。此時看砲臺的幾個士卒。早被他三人運動好了。這座龜山。並不費吹灰之力。雙手獻與王占魁。占魁進得城來。先佔了知縣衙門。所有幾營學生軍。願意投降的。聽候改編。不願意投降的。自由遣散。這些人也自知抵抗不了。樂得大家保全性命。占魁得了漢陽。出示安民。一面派人向馮國華營中報捷。并請示攻打武昌的方略。少時派的人回來。說軍統有令。不准再向前進攻。占魁聽了不覺愕然一愕。要知所因何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描寫項子城愚弄皇太后與攝政王。直如戲三歲小兒於股掌之上。然天下事物腐虫生。若無雙方之積不相能。及隆裕希望垂簾之野心。亦決然不易入彀。人必自侮。而後人侮。國必自伐。而後人伐。誠哉其不虛也。

自古權奸。必先勾結閹宦。項子城又安得不然。不過子城手段毒辣。應付得宜。能利用之。而不爲其所制。此是高人一籌處。非恩王輩所能夢見也。

觀見皇太后時。態度之忠誠。謁見攝政王時。表面之恭謹。真能使受之者不疑其奸。及大功已成。對付王府長史手段之冷酷。待遇張得祿逐步之強硬。又彷彿另換一人。覆雨翻雲。轉眼若不相識。寫來煞是可畏。

馮國華召集會議一場。寫得如茶如火。有聲有色。淋漓酣暢極矣。限期取龜山。一步緊似一步。直待王占魁霹靂一聲。幾將在座諸人耳膜震破。紙上如聞戰鼓聲。是何等描寫。

革命全恃一股勇氣。本不知兵。此是實在話。不然王占魁安能建此奇功。但革命家以身許國。腦筋純潔。愈失敗愈有價值。愈失敗愈有生氣。

取得漢陽後。忽然傳令不准進兵。有如天外奇峯。突然飛來。令人有無從捉摸之妙。

第五十四回

斬名器輕失大臣心

擲炸彈嚇破奸雄胆

王占魁取得漢陽。正在興高彩烈之時。忽見中央來了密電。叫停止進攻。不准再取武昌。不覺又驚又氣。驚的是武漢正在得手。爲何有此意外之電。氣的是自己費了許多心力。担了若干危險。實指望捷電拍至北京。必然有特旨回來。越級高升。以酬其戰勝攻取之勞。萬沒想到。不但沒有升賞。還抑勒着不准再向前攻。這真是別有用意。却又不肯明白宣布。豈不把人氣殺。況且前幾日分明來電。限日奪取龜山。如逾期不能取得。連軍統全担着很大的考成。如今在期限以內。手到拿來。似這樣偉績殊勳。反到一字不提。彷彿沒有這件事似的。前後矛盾。真真令人不解。占魁越想越難過。第二日。便親自去尋馮國華。當面請示。究竟是怎麼一件事。國華只是捻鬚微笑。也不作切實回答。只說王將軍你要耐一點性。靜候幾天。自然知道下回分解。目前也不便說明。總而言之。官保並非不知兵之人。更不是懼敵之輩。只因內中有一種妙用。不能不先緩一步。你自漫漫等着。將來論功行賞。必使你同部下滿意。目前且不必心焦。占魁聽了。也不好再望下追問。但是他心中究竟不服。只好快快而回。對部下幾個營官。竭力的安慰了一回。說軍統有諭。將來必有特別升賞。請你幾位不要心急。慢慢的等着。不日便可發表了。座中有一營官。名叫李培基的。他的資格最深。實指

望此番成功。立時便可升任標統。如今不但沒有信息。還叫停止進攻。他心裏如何忍受的了。便厲聲向占魁道。統領所說的話。可當真麼。末將想項宮保決不是畏縮之人。他萬不能拍發這種電報。莫非是馮軍統受了敵人的賄賂。故意假造電報。懈怠軍心。以便敵人騰出工夫來。好作種種預備。要是果然這樣。連統領幫他說話。也要處在嫌疑地位呢。李培基這幾句話。把占魁氣的從座位上跳起多高來。連聲說豈有此理。豈有此理。你怎麼連我也看成漢奸了。我姓王的。如果受敵人一文錢的賄賂。叫砲子兒隨着我走。死無葬身之地。李培基道。這年頭誰還拿起誓當一種正經玩意兒。要叫人無疑。必須有一種實在的表示。才能算數呢。占魁益發急了。說怎麼叫實在的表示。我姓王的。全能作得到。培基道。既然這樣。末將隨統領到龜山砲台。請統領先發一砲。要打武昌總署的大堂。末將也發一砲。要打蛇山的頭。如果統領能作到。末將情願負荊請罪。拜統領爲老師。從此以後。再不敢順口污人了。占魁哈哈大笑道。這有甚麼難處。我馬上便可以隨你去。培基拍掌道。好好。座中有一位參謀長名叫張立德的。忙攔道。這事使不得。宮保電令停攻。怎麼倒去發砲呢。這件事如果魯莽去作。將來宮保知道了。連馮軍統全擔擋不起。統領同李營官。還要三思而行。占魁聽了

這話。也有點游移。尙未表示甚麼意思。却見李培基從懷中拿出手槍來。向張立德厲聲喝道。你敢阻撓嗎。誰再多言。先吃我一手槍。立德嚇得連連倒躲。說李將軍。你自請隨便。我再也不管了。占魁忙勸道。自己人何必動這樣的干戈。他勸咱們。也是爲好。你既不贊成。咱就到龜山去。用不着玩手槍。培基隨將手槍揣起。笑道。請統領一同走罷。二人出了府衙。一齊上馬。只帶了四名馬弁。轉眼來至龜山砲台。馳馬而上。守砲台的營長等。見是統領到了。一齊迎接行禮。占魁同培基到礮臺前。問司砲的連長。裏面可曾實彈嗎。孫知芳道。全實着彈呢。不知統領預備向何方開砲。占魁也不理他。却問培基道。是你先開。是我先開。培基道。末將怎敢僭統領的先。請統領先開罷。占魁也不客氣。把衣服結束了結束。先用千里鏡向武昌城裏看了一回。然後布好了米達。便自己伸手開機。只聽一聲響亮。炮彈已破空氣飛出。緊跟着用千里眼一照。占魁哈哈大笑道。到底老手不弱。真真露臉。你不信來看。不偏不倚。恰恰揭了總督衙門大堂。培基接過千里眼來。也仔細一照。不覺點頭道。統領真不愧開砲的聖手。末將恐怕沒有你這樣絕技。說罷又照了一照。扭動機關。向蛇山頭打過。這一砲未打着頭。却打過了頭有一丈多遠。占魁照一照笑道。這也很難爲你了。此時

培基方才心悅誠服。不覺五體投地。向占魁叩頭請罪。又連呼老師在上。門生從此真服了。情願在你麾下。牽馬墜鐙也是甘心的。占魁忙用手將他扶起笑道。賢弟何如此。愚兄實在佩服你的忠勇。咱們回衙去罷。又囑咐孫知方。好好看守砲台。沒有命令。不准擅自開砲。知方喏喏連聲。送他二人走後。也摸不清是什麼一回事。心說這兩個。多半是瘋了。冒冒然跑來開了兩砲。又爬下磕大頭拜老師。倒底是怎麼一回事。真真叫人不明白。不提孫知方在砲台旁邊納悶。却說武昌城內李天洪。因為漢陽失守。華白強跑回來。他自己還不肯認錯。硬說天洪不派人接應。所以才有此敗。天洪心裏很不痛快。說當日我湖北陸軍。在漢陽守城。你無故全打發回來。一律換成學生兵。如今學生兵不中用。被人家殺散了。還佔了城池。取了砲台。我不瞞怨你。也就罷了。你反倒瞞怨起我來。這是從那裏說起呢。況且龜山砲台一失。這座武昌城。便十分危險。他們不開砲便是萬幸。要倘然開砲。有半天的工夫。這一座武昌城。便要化爲碎粉。是鬧着玩的嗎。自強聽了這話。仍然不服。一味的狡辯。天洪本是忠厚人。只得忍氣吞聲。華白強不明白人家是讓着他。還以爲是怕着他呢。便索性事事同天洪爲難。意思是想要喧賓奪主。把天洪擠跑了。他便是武昌一隅的首領。那知天

洪雖不同他計較。那部下的文官武將。如章興文。苟文。姜贊文。蔡大猷等等。全抱着滿腹的牢騷。以爲漢陽是武昌的門戶。假如當日由湖北陸軍駐守。王占魁決然奪不了去。生生被華自強斷送了。要按照軍法。就應當將他拘禁起來。聽候審判。如今既從寬不究。他反倒得意洋洋。事事與我統領作對。這種人還要得嗎。大家紛紛議論。預備驅逐華自強的方法。正當此時。龜山的砲彈。忽然打進武昌城來。大家全在督署後花園議事。忽聽震天的響了一聲。大堂的屋頂。早被砲彈打飛。大家嚇得面目失色。天洪說屋裏太危險啦。咱們快到假山後邊。藏躲一時。免得白白送了性命。說罷自己當先跑至山石後邊。一千人也全隨着他躲避。正當此時。又是一聲砲響。却打在蛇山前邊。幸而兩砲之後。便止住了。不曾再打。大家驚魂始定。第一個苟文。瞞怨華自強道。華先生這全要念你的好處。你不把龜山送給人家。人家怎能向督署發砲呢。自強聽這話。不覺羞的滿面通紅。他又不肯服氣。便同苟文頂撞起來。說勝敗是兵家的常事。假如你要守漢陽。準能保不被人家奪去嗎。苟文冷笑道。不是再下向華先生誇一句海口。要是我們湖北陸軍。把守漢陽。他休想越雷池一步。至不濟。也得同他打三天三夜。才能將龜山讓出。他不出相當的代價。恐怕不能伸手自得。這是遇着你

先生了。甚麼不講。總歸是王占魁的時氣好罷了。這一套當面搶白的話。自強如何受得了。立刻瞪起眼來。便想同苟文打架。苟文笑道。算了罷。勇於私鬪。怯於公戰。算不得英雄。別笑話了。說罷。又哈哈大笑。直把華自強羞的無地自容。到底還是天洪忠厚。見自強無法下台。便拉着他的手。說咱們到旁處去。不要同他們年輕的人鬥口了。隨將自強拉進一間臥室。自強兀自恨恨連聲。天洪道。你何必生這愚氣。他們一班才畢業的學生。知道甚麼。依我勸你。莫如到上海去。聽說陳起梅已經獨立了。確是老民黨。你到那裏。倒可以展一展鴻才。在湖北住着。一來危險。二來也沒有用武之地。這些陸軍。你如何能調動他們。終日白跟着嘔氣。何如遷地爲良呢。天洪一席話。正打入自強心坎。忙答道。承大哥替我設法。兄弟實在感激不盡。但是我自漢陽逃回。手中一個錢也沒有。並且上船過江。倘然被兵擒着。豈不白白送了性命。這事我也早早籌畫過。是左右爲難。還得求大哥幫忙才好。天洪道。這兩件事。你不必發愁。我早替你籌好了五萬地錢。全是外國銀行的鈔票。你帶在身邊。將來到上海。也好帮着陳君進行一切。至於過江的事。我託付漢口美國領事。臨時到碼頭去接。你決然担不着一點危險。你在漢口。千萬不要耽擱。急速乘船到上海。免得清兵注意。

自強聽了。不覺歡喜的連連作揖。說到底是大哥慮得周到。小弟到了上海。一定向孫大總統上條陳。請派你作大元帥。天洪道。我可担不起這大的責任。還是賢弟你作元帥的好。事不宜遲。我這就給美國領事拍電報。款子也立時交給你。你可千萬收藏好了。說罷。開開密室中的鐵櫃。取出五疊鈔票來。一疊是一萬。五百元一張的二十張。叫自強查點好了。又送給他一隻小小革囊。一柄盒子手槍。作為防身之用。然後自到電報處。給漢口美國領事拍一封電報。也是活該湊巧。當日恰有一個美國商人。從武昌乘船到漢口。天洪便將自強完全托付了他。兩人坐在一間艙中。安然來至漢口。雖有稽查的清兵。但有美領事。自來迎接。大家也就不再查問。自強當夜便住在領事館中。第二天仍隨美國商人。乘江輪到上海。一點驚恐不曾受着。安然至滬。此時陳起梅已經獨立。所有上海青紅兩幫的人。全成了革命軍。陳起梅自稱上海都督。華自強到了。立時又現出十分聲勢來。大家推他作北伐總司令。華自強便也居之不疑。一方面又給南京去電。把失守漢陽的不是。完全推到湖北陸軍身上。自言武昌恐怕不能久守。因此到上海來。幫同陳起梅。組織北伐軍隊。臨時大總統孫文。便正式任命他為北伐軍總司令。從此自強在上海招兵買馬。暫且按下不提。却說北京。自從項子城

作了國務總理。凡中央的政務。概由他一人負責。那一班親貴。雖然心中懷恨。却又無法制服他。這一天湖北捷報到京。說是漢陽被王占魁克復了。武昌指日可下。項子城接着這個電報。立時在本宅中招集軍事會議。所有文官武將。一律列席。子城把電報拿出來。給大家看。大家見了。一致頌揚。說是宮保的先聲奪人。將士用命。所以能馬到功成。漢陽既經克復。那武昌一隅。便如釜底游魂。出不了十天。一定可以完全恢復。就請宮保。趕緊去電嘉獎。對王占魁更須破格超升。好鼓勵三軍的勇氣。項子城點點頭說。你們說的很是。本總理還得加細斟酌。因爲目前各省紛紛獨立。並非武漢一方的事。必須通盤籌劃。不專在一方上注意。衆人又順着口音說。宮保智慮周詳。非常人能及。我們大家。自有遵命而行。子城隨吩咐退席。自己却同趙秉衡。在密室中私自議了一回。然後親擬電稿。交電報處。拍與漢口馮國華。叫國華按兵不動。千萬不可再取武昌。這個密電拍出去。表面上却大賀戰勝。子城先具了一封奏摺。述說克復漢陽的情形。請皇太后皇上寬放聖懷。不必憂慮。革命黨指日可平。皇太后見了。自然十分歡喜。對左右說。到底是項子城。不愧國家柱石之臣。到北京幾天工夫。居然克復了漢陽。這樣看來。革命黨決然不是他的對手。但是他既立這大功。朝

廷必須有特別獎勵。才能鼓舞他的忠心。這事我又不便自己作主。隨吩咐張得祿。叫他傳旨召見一班親貴。在慈寧宮開一次親貴會議。決定怎麼樣封賞項子城。得祿奉命出宮。他本人僅就到醇恩兩府。其餘全由他派人去知會。當日午後四鐘。各親貴一律到齊。只有醇王載豐。負氣不來。只說有病不能下牀。其餘親王。郡王。貝勒。貝子。鎮國公。輔國公。鎮國將軍。輔國將軍。共到了六七十人。皇太后特御正殿。叫大家分班在兩旁侍立。因為恩王是長輩。又兼他年紀過老。特降殊恩。賜以矮腳小凳。命他坐在旁邊聽旨。恩王再三辭謝。說老臣雖然有了年紀。脚力並不甚弱。怎敢在皇太后駕前。坐着說話。這事關乎朝廷的禮節。老臣決然不敢奉詔。皇太后見他執意不肯。便吩咐座位自管擺設。你那時站立不住。自管坐下。我決然不怪的。恩王謝過恩。然後大家排班侍立。敬聽皇太后的旨意。太后對大家說道。今天項子城有專摺入奏。說是漢陽已經克復了。想情你們大家總該知道。衆人齊聲回奏。說臣等早知道了。這是聖清的洪福齊天。皇太后睿智周詳。所以能够馬到成功。太后道。話雖是這樣說。但要不是項子城來京。恐怕也不能這樣迅速。今天我把你們大家叫來。就是爲商議酬勳的辦法。我想朝廷對項子城。得要重重的有一次升賞。好鼓勵他的心。早早把湖北

內亂掃平。也省得各省生心。你們大家可議一議。究竟賞以什麼名位。才合乎祖宗獎勵有功的意思呢。太后說罷。只見左班有一人答言。說依臣的愚見。克復漢陽。也不算甚麼大功。當日曾國藩弟兄。同李鴻章左宗棠等。連克數省。不過酬以侯伯之位。以項子城這一條功勞。賞以一等輕車都尉。也就很對得過他了。大家一看。乃是貝勒玉朗。恩王搖頭道。你所說的話。與目前時勢不同。曾李立功。是甚麼時候。豈能拿來作比例呢。況且曾李之功。本應封王。當日僅僅封侯。乃是皇家遏抑漢族的一種私心。如今漢族的人。全開通了。再用當日的手段。必至逼出反感來。反倒於國事不利。目前必須就着項子城的機會。用一點破格的手段。好收買漢族的心。才是正當辦法。豈可再拘守從前的老例。皇太后點頭道。到底是你老成練達。甚合吾意。依你的意思。項子城封甚麼爵位。才相宜呢。恩王尚未答言。只見內中有一個少年。搶着說道。封他一個子爵。也就很不薄了。衆人看時。却是恭王溥焯。他的年紀很輕。可是排漢的思想却很富。平時對於項子城。極爲不滿。他却又不是効忠皇室。肚子裏另有一種打算。因爲他是親支近派。當日德宗駕崩。以宗室的次序。溥倫是老四爺的孫子。本應當入承大統。既選不着溥倫。第二個就屬着他了。因爲老五爺敦王那一支。當庚

子拳匪之亂。端王瀾公等。推波助瀾。幾乎把清室社稷斷送了。事後正名定罪。將瀾的爵位革除。連帶將候補皇帝的大阿哥溥儀。也一併廢掉。老五爺這一支。便如同漢時的廣陵王。是付之母庸議了。自然應當由老六爺恭王這一支承繼統緒。方才合乎天理人情。偏偏慈禧太后。同光緒皇帝。全另存了一種私心。仍然由老七爺醇王那一支。承繼過溥儀來。兼祧穆德兩支。即了帝位。這一來可將恭王溥焯氣壞了。在暗地咬牙切齒。恨慈禧辦事不公。可是面子上生米做成熟飯。也無可如何了。他的野心仍舊不死。恨不即刻起了內亂。遇着機會。仍可將宣統推倒。他便出頭做皇帝。這種存心。已經不是一日了。如今武漢的事。他並不樂意早早平定。因此對項子城的封爵。他總想設法抑勒着。使子城不能如意。自然不肯十分出力。這革命的亂子。便也因此可延長了。這原是他的一段私心。所以搶着發言。請以子爵封子城。在他想。玉朗許以輕車都尉。我如今提出子爵來。比他高出兩級。太后當然可以允許了。那知皇太后只是搖頭。看神氣很不以為然。老恩王也朝着他說道。你們年輕的人。總是不能破除成見。處在目前的情勢。那項子城還把子爵放在眼裏嗎。據我想。最好大大的封他一個親王世襲罔替。這雖是破格的辦法。到底為大清的社稷打算。非此不足以籠住他的

心。恩王的話尙未說完。只聽班中哇呀呀一聲。彷彿唱金錢豹一般。原來是貝勒載詢。忘其所以。竟把才從楊小樓學會的這一句。喊出來。倒把皇太后嚇了一跳。一看是他。不覺勃然大怒。指着罵道。我把你這個混帳東西。這是甚麼地方。今天議的是甚麼事。你竟敢在殿廷之上。這樣放肆。還成個甚麼體統。太監們。先把他捆起來。回頭交宗人府慎刑司。從重懲辦。太監答應一聲。一窩蜂似的擁上去。七手八脚。便要捆他。各王公貝勒。一見皇太后動了真氣。大家不約而同的跪在丹墀上。大嗑其頭。全說載詢年幼無知。驚了慈聖的駕。還求老佛爺法外施恩。容他這一次。嗣後如再有這種行爲。必須交宗人府嚴辦就是了。皇太后碍着大家的面子。只得應允。可憐載詢才學會這一句。只因爲唱的不是地方。幾乎把貝勒送掉了。還得跪在皇太后面前。磕頭認罪。太后也不理他。仍舊磨續前議。問大家。恩王方才所說。項子城須封王。才可籠住他的心。你們大家對於此議。是否贊成。不妨明說。衆人中那胆子小的。因見載詢。碰了釘子便不敢再發言。惟是善輔雖然他年紀輕。輩數又小。却自恃學問見識。高出這一羣宗族之上。便挺身發言道。方才恩王所議。誠然有一部分理由。因爲目前救急起見。非有此破格之賞。決不能籠住項子城的心。但是這樣破格。未免太離奇。

了。不要說滿洲入主中夏。當日吳耿尙三王發難。定例永不再封漢人爲王。就連古昔劉漢代時。也要說非同姓不王。非有功不侯。可見封王這事。不是尋常可以作的。況且項子城縱然有功。並非是重安社稷。再奠乾坤。遽然封王。未免使全國震駭。這事是萬萬作不得的。善輔領頭一說。大家起而附和的。便有十幾個人。皇太后道。本來封王的事。我想着也未免太過一點分。如今只封他一等侯。世襲罔替。也就狠對得過了。太后說出封侯來。大家異口同音。全說到是老佛爺聖慮周詳。斟酌至當。就是這樣辦。再好不過了。太后見大家同意。便取過紙筆來。親自寫了一個旨意。是內閣總理大臣項子城。着封爲一等忠毅侯。欽此。隨將旨意交付貝勒玉朗。叫他到項子城家裏。當面開讀。大家便也散會出宮。玉朗捧着這道旨意。興興頭頭的。直奔項宅去加封。却說官中的消息。早有人傳達給項子城。子城的意思。實指望朝廷果能破格封王。他便改變方針。仍然抄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舊套。不想去作總統了。後來聽得僅止封侯。便不覺興味索然。對趙秉衡道。他既不肯破格。我們便破格一回。有甚使不得的。二人正在議論。傳達官上來回話。說朗貝勒爺。現齋皇太后旨意。已經來至前庭。請宮保速去接旨。子城不敢怠慢。連忙頂冠束帶。來至前廳。跪聽朗貝勒宣讀聖旨

。讀罷了。子城却不肯謝恩。向貝勒說道。臣項子城並無可以膺爵受勳的功勞。實不敢妄邀懋賞。請貝勒爺仍將原旨奉回。替我面奏皇太后。俟將來時局平定。再輪功行賞。也不爲晚。目前可以無須了。玉朗道。項宮保你這話說錯了。皇太后既然加封。決無收回成命之理。你無論如何也得謝恩領受。繳回原旨的話。我如何敢作呢。子城聽了。只得立起身來。說貝勒爺既不敢繳還原旨。子城當面去辭就是了。玉朗道。如此甚好。就請宮保自己走一盪罷。說罷便告辭出門去了。子城送他走後。自己轉回密室。同趙秉衡商議。現在封侯的旨意。還在前廳。到底怎麼辦呢。趙秉衡笑道。這事有甚麼難處。宮保不妨面見皇太后。只推說目前革命黨來勢很兇。各省紛紛獨立。並不是湖北一省的事。何況湖北一省。尙未收平。臣何敢受此高爵。俟等將來各省的亂事。一律肅清。然後論功行賞。無論朝廷有何恩典。臣決不推辭。似這樣說。不但立言得體。而且捎帶着嚇一嚇皇太后。也好爲將來的地步。宮保請想可使得麼。子城一聽。不覺鼓掌稱妙。立刻吩咐套車。進東華門。伺候召見。子城每逢出門。有二十四匹馬隊。全是荷槍跨刀。一律挑選的是北洋勁旅。另外有一名隊長。是參將銜。三品頂戴。在前面給他打頂馬。馬車的後邊。還有兩騎跟馬。一個文的是候補知縣。一個

武的是候補都司。那前面的隊官。姓鄭名爾成。後面的兩個官。文的名叫吳希秦。武的名叫王得功。全是隨他多年的老人。照例總是他們跟着出門。決然不會錯的。偏偏這一天。王得功因爲受了感冒。增寒壯熱。頭痛心煩。吃過藥。躺在牀上出汗。這時候宮保偏要出門。急得他出了一身透汗。勉強掙紮著想要起來。更換衣服。隨同出門。同伴的方長勝。看着不忍。說王大哥你索性躺着養一養罷。我替你跑一盪不好麼。王得功道。老弟代勞。那是求之不得。但是憑空叫你受一盪累。愚兄心裏總覺着有點不安。方長勝笑道。自己弟兄。有什麼安不安的。我有許多日子沒騎馬。今天也好就此演習演習。得功再三稱謝。長勝紮束停當。少時宮保出門上馬車。大家一齊上馬。惟有方長勝騎的這匹馬。是一匹捲毛青極其高大。他却橫躡豎跳。不容長勝上去。而且還引吭長嘶。彷彿我決不駝你似的。長勝恨極了。連敲了他幾鞭子。方縱身上去。那馬仍然是不伏銜勒。勉強着向前走幾步。風馳電掣。轉眼進了內東華。先到總管處掛名報到。張得祿見是宮保自己來了。料定必有重大的事。怎敢怠慢。立時把他迎進來。殷勤招待。又向子城道喜。說宮保封了侯爺。我們本當即刻叩喜。却沒料到宮保先來了。子城忙攔道。不敢當不敢當。封爵的事。我已經懇切辭過了。得祿詫異道。

這封侯授爵的事。是輕易不見的。要在旁人。作夢還夢不到呢。宮保却何爲要辭掉。你不是呆了麼。子城道。一言難盡。說真了。誰同高爵厚祿有仇呢。不過看目前的形勢。各省紛紛宣告獨立。湖北一方面。又未澈底肅清。將來不定鬧到甚麼樣子。我是一點把握也沒有。要遽然受了朝廷的封爵。自己問心。實在有點抱愧。因此懇切的力辭。這也是出於不得已的一種苦心。張老爺。你終日在宮中。那裏知道外邊情形呢。得祿一聽。嚇得驚慌失色。忙問道。外省敢情反的這樣厲害嗎。我連影兒也不知道啊。那就怪不的你辭了。我趕緊上去回奏。你好見皇太后。當面報告一切。早早想一個挽救的法子罷。子城道。好好。就勞張老爺的駕。你急速上去回罷。得祿出了總管處。直奔慈寧宮。見皇太后。將項子城要求召見。及他所說的話。全給太后說了。太后嚇得不知所措。立時傳諭升殿。召項子城入宮陛見。得祿忙的又跑出來。二次將項子城引入宮中。面見皇太后。太后一見他。先迎頭問道。漢口不是已經克復了嗎。怎麼各省的情形。倒更鬧得兇呢。子城奏道。皇太后聖鑒。那漢口不過一隅之地。雖然克復了。與大局並無十分關係。臣所以專摺入奏。不過是爲安慰衆心。至於各省的情形。實在不堪言狀。臣有心不奏。又怕將來鬧到北京。臣一死不足塞責。還要担一個蒙

蔽的罪名。要據實奏陳罷。又怕驚了皇太后的駕。進退兩難。左右莫可。只得面求皇太后聖諭。以便有所遵循。太后聽了這回奏之言。益發摸不着頭腦。很着急的問道。外邊到底是怎樣情形。卿家不妨據實上陳。也省得我終日懸心。難道革命黨已經反遍了全國不成。子城叩頭奏道。目前形勢。雖尙未反遍全國。然而大江流域。已經全整起革命旗幟來。甚至連山東山西毗連畿輔。全有不穩的形勢。至於川廣雲貴。早已就失陷多時了。可憐瑞方弟兄。死在四川。情形至爲慘烈。臣至今還未敢入奏呢。皇太后愕然道。怎麼瑞方死了麼。到底是怎樣死的。何以四川總督宋耳盈。也沒有專摺入奏呢。這事你總應當知道始末根由。可詳細奏與哀家知道。項子城道這件事。非一言半語所能盡。目前四川已經獨立。連宋耳盈也被本地亂黨殺害了。他那裏還能具摺入奏呢。可憐瑞方死在資州。連屍身全無下落。是他手下一個武官。名叫李虎臣的。從四川將他的首級盜回。昨天才來至北京城。臣同他尙未見面。太后要知道詳細。俟等臣當面問他。然後再將瑞方死的情形。專摺入奏。也好請朝廷給以卹典。太后點頭歎氣道。沒想到瑞方一去不歸。朝廷起用他。倒是將他害了。你只說目前各省倒是一種甚麼情形。爲何山東山西近畿之地。也會起了革命呢。難道兩省巡撫。同一班文武官

吏。就眼睜睜的看著不管變。子城奏道。皇太后聖鑒。那兩省大吏。死的死。逃的逃。誰還敢出頭管啊。太后聽了這話。真是吃驚不小。因為四川離北京很遠。雖然反了。一時決反不到京城。至於山東山西。離北京的路程。多則一千。少則數百。如今也反了。轉眼豈不就來到北京。因此越想越怕。急的幾乎要哭出來。忙問子城道。似這樣可怎麼好呢。卿家預先也要有一種防備。別等他們殺到北京。難道我君臣束手待擒不成嗎。子城道。這事臣也曾費盡苦心。設法挽救。無奈人心已變。全都歸向革命。一班軍官將士。十個之中。亦有八個如此。叫臣可有甚麼法子挽回呢。太后聽了。只有咨嗟嘆息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到底還是項子城替出主意。說臣於無可設法之中。略想出一種方法來。只是不敢自專。還得請皇太后的示下。太后道。自要你有法子。能保住大清的江山社稷。我沒有不贊成的。子城道。看目前的情形。要想將革命黨一律肅清。是絕對的作不到了。只能用釜底抽薪的法子。但求他們當首領的。略為緩和。能有從容商酌的餘地。這事就好辦了。臣想如今漢陽方面。我軍既然打了勝仗。那革命黨的氣燄。自然略微降殺一點。趁這機會。我們同他停戰議和。既可免去人民塗炭。又可省得戰事延長。南北擇一適中地點。各派代表。商量議和的條件。頭一樣得

保住我大清皇位。萬世一系。其餘條件。全好商量。那些革命黨首領。也不過是爲升官發財。自要事後賞給他官作。未常不可收爲我用。太后請想這個法子。可使得麼。皇太后道。論理以朝廷之尊。本不應與亂黨去開議。但是戰禍延長。難免生民塗炭。我如今爲愛民起見。便紆尊降貴。千秋萬世之後。也自有公評。卿家的主意。我便依從了。也未爲不可。子城磕頭道。皇太后一念仁慈。必能感格上蒼。臣必當仰體德意。決不叫皇室受着一點影響。至於議和的全權代表。臣已經物色得人。此人曾受國家厚恩。必能不負委託。皇太后忙問是何人。子城奏道。便是從前作過奉天巡撫。臣在北洋時的津海關道唐紹怡。此人還是當日李鴻章。派遣學生。到英美留學選出來的人才。臣在朝鮮駐使時。便用他當翻譯。確是學貫中西。才華敏捷。若用此人爲全權代表。必能爲國宣勞。早平內亂。皇太后道。既然這樣。你就早早派他去罷。項子城答應着。便退下來。在總管處也未敢耽誤。立時乘馬上車。匆匆回宅。出了東華門。行至東長安街。沿街之上。各商民全想瞻仰項宮保的顏色。警察却手執警棍。驅逐閒人。無奈人是多的。一時那裏驅逐得盡。馬車才走至街中間。忽見人叢中一個少年從懷中掏出一物。對準了項宮保的馬車。用力擲去。但聽轟然一聲。如天崩地陷一般。登

時黑烟四塞。滿街塵土飛空。警察一時慌了手脚。只有大吹警笛。立時間各警察。同北衙門的營兵。來了有好幾百。將一條東長安街四面包住。將所有街上路行的人。一個也沒剩。一律全獲住了。此時宮保的馬車。與護從人等。却早已走遠。單單只炸死了一人一馬。這人便是項宮保的跟馬方某。可憐他平常日子。並不當這種差。只因出得功病了。他替出來走一盪。偏偏就遇着了這意外飛災。也算是他命裏該當。作了王得功同項子城兩個人的替死鬼。連一匹大青馬。也連帶遭殃。可見人的死生。皆由天定。絲毫也不會錯的。衆軍警既將一街的人盡行獲住。一個個全用繩子拴起。先拉到步軍統領衙門。此時的步軍統領。還是烏謹。聽說有人在東長安街放炸彈。要炸項宮保。早已嚇得魂不附體。立時騎上馬。帶了數十名營兵箭手。親自趕上來捕賊。行至半路。見軍警蜂擁着許多犯人。向自己衙門解去。他見了心裏如一塊石頭落地。知道放炸彈的人。不會跑脫。自己的營兵將他獲住。可以減少了本人的考成。這一喜非同小可。忙從馬上跳下來。抱拳含笑。向軍警說道。有勞衆位弟兄。把罪犯獲着。快快解送到北衙門。我必重重犒賞。衆軍警齊說。謝大人。隨同着一同回至衙署。烏謹不敢怠慢。即刻升堂審訊。到底那一個是正兇。烏鴉鴉的跪滿了一堂。內中只有兩個少

年。立而不跪。烏謹便在他二人身上注意。說你們這些人。誰是放炸彈的正兇。快快招上來。免得拖累旁人。跪着的衆人哭哭啼啼的。全說青天大人。我們全是過路的來往行人。也有小商販。活該遇着了這樣逆事。憑空被軍警捕了來。我們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只求大人高抬貴手。早早把我們開釋了罷。這些人說完。只見立着的那兩個少年。哈哈大笑說。烏謹你不要殘害善良。快快把這些人開釋了。所有炸彈的事。我二人便一一招承。你又不放他們。我們也不招。烏謹一聽這話。知是真凶是有了。樂得順水推舟。作現成人情。立刻叫跪着的人。各覓鋪保。一律開釋。然後和顏悅色。向兩個少年問道。你二位貴姓大名。原籍是那裏人。爲甚麼要炸項宮保。是有人主使。還是發於自動呢。內中一個少年。朗朗的答道。在下姓章。名光培。我這同伴姓韓。名德基。我們全是湖南人。在東洋留學多年。這一次回國。是奉鐵血團同盟會會長孫先生的使命。專爲炸滿清親貴。我們在北京已經住了兩個多月。詳細調查這一班親貴。全是些酒囊飯袋。無用的東西。就是炸死他們。還不够一個炸彈的代價呢。因此改變方針。想要炸項子城。但是據我們黨中人說。項子城並不忠於滿洲一家一姓。留着他將來還有用處。所以炸他的政策。純粹出於我兩人的意思。並非受黨中指使。今

天既未炸死他。總算他命不當絕。我們既束手被擒。只有一死。你也不必問長問短。儘管嚙了。作小說的叙至此處。只得折回筆來。再將這兩人的來蹤去路。略表一番。原來這章光培。韓德基。全是當日張文襄送往東洋的留學生。他們一到日本。便入了同盟會。竭力的提倡排滿革命。也無暇再求學問。後來被張文襄知道了。便知會駐日公使。將他們的官費。一律革除。這些人是堅苦卓絕。雖然革了官費。却仍然不肯回國。照舊在東洋聯絡同志。進行革命事業。並且加入鐵血團。要暗殺滿清親貴。三番五次。回祖國來。只是不得下手。這一回湖北起了革命。他們大家在東京也開了一次會議。彼此討論。有樂意到湖北投効的。有樂意回原籍鼓吹革命的。惟獨章光培。韓德基。還有一個姓彭的少年。名叫國珍。他三人却別有思想。一定要往北京驚天動地的作一種事業。大家見他們志向堅定。便由黨中替他們籌了一千二百塊錢作盤費。另外帶了三枚炸彈。這三枚炸彈。全由德國造來的。能炸五六丈見方。乃是西洋一種特別的利器。全安放在皮包的下一層。其形如鴨蛋式的白銅墨盒一般無二。要是生人見了。決料不到是炸彈。三人結束停當。便趁船先到上海。在上海不會耽擱。又趁船到天津。由天津到北京。住在煤市街萬隆店內。他們頭上戴的全是假辮子。冒充是湘

繡客人。要在北京招攬生意。店家見這三人。規規矩矩。想是初到北京的生客。倒也不起疑心。他們無事。輕易也不出來。在店中住了有一個月。明查暗訪。知道滿清已將政權。完全送與項子城。這一般親貴。仍然是恆舞酣歌。各自尋他們的樂境。早把國事忘到九霄雲外。三人在室中私議。說看這神氣。胡運已終。那些無知的親貴。實在不值一個炸彈。我們這一盪。豈不是白來了麼。彭國珍道。二位仁兄。你但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如今滿清親貴中。只有一個人。是鐵中錚錚。傭中佼佼。此人不除。滿清的基業。決然推不倒。就是項子城有意下手。亦怕不容易呢。二人忙問國珍。此人是誰。國珍嘆道。要論此人。還是我的拜盟兄長。當初留學的時候。我二人是形影不離。並且對天鳴誓。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論我們當日的交情。真可比桃園結義。當年他亦在鐵血團同盟會。後來他回國的時候。還指天誓曰。不掃除滿清。決不與我相會。我彼時還認他是漢族的男兒。那知回國以後。他就現了原形。原來他正是愛新覺羅的子孫。他父親同他的伯父。全是清室的鎮國公爵。他的本名原叫善輔。在善字上加了一個趙字。便冒我們漢族中人。在日本留學七年。甚麼陸軍學校。士官學校。全卒過業。並且實地見習。日本將官特授他爲陸軍中尉。這實是

因爲他的成績特別優良。要不然。我們在日本留學陸軍。照例士官卒業後。只能授爲少尉。從沒有授過中尉的。他算是留學中一個特色了。只可惜他是滿人。要是一個漢人。必能爲本黨增光生色。到底他還有一件好處。是從來不殘害本黨的人。他回國以後。我方才知道他的歷史。也會去信罵過他一回。我說他不應當欺騙我。他回來的信。到是深自引過。只說上天生他爲滿人。爲四周環境所迫。實在是無可如何。立誓此後決不殘害同黨。他倒是言而有信。尙不愧爲好漢。只可惜這近一二年來。他忽然變了態度。公然幫助滿清。出種種的法子。同我們民黨作對。並且他部下的禁衛軍。專門挑選旗人。想要練成一枝勁旅。以便平滅民黨。這個人反覆無常。太可恨了。我這一次到北京來。專爲對付他一個人。大概同日同死的話。就要應驗在我們兩個身上了。章韓二人。聽他滔滔的說了這一大篇話。也很動感慨。說人生在世。本來如一場大夢。只要博一個身後之名。不至與草木同腐。這一世就算不曾白來。至於朋友之間。因宗旨不同。凶終隙末。也是很平常的事。不過照着彭兄同善輔這樣死生不二之交。一旦間竟自成了不能並立的仇敵。也就實在出人意料之外了。三人談了一陣。各自安息。這天吃過早飯。韓德基提倡。要到文明茶園去看戲。說今天有李鑫甫貼的一門忠

烈。形容我們漢族好男兒。不可不去看看。彭國珍問道。一門忠烈。到底是甚麼戲呢。章光培搶着答道。一門忠烈。便是別母亂箭。周遇吉守寧武關的故事。你怎麼不知道呢。國珍道。別母亂箭。不是崑曲的鐵冠圖嗎。韓德基道。正是正是。一門忠烈。乃是此戲的別名。國珍道。這樣我們可去看看。三人到了戲園子。尋個坐兒坐下。直等四五點。李鑫甫方才上場。他去的是周遇吉。他哥哥李壽峯去周母。他二哥李壽山去李虎。這一齣戲算是他三個弟兄分着唱了。果然義烈之處。有聲有色。連聽戲的人。無不大動感情。彭章韓三人。正在聽得入神。忽然座旁一個人歎息道。天下事真巧極了。今天文明園演唱寧武關失守。恰恰陝西今天宣告獨立。聽說巡撫魯中屹也殉難死了。還帶累他的大公子一同盡節。這同寧武關的周遇吉。還有甚麼分別。三人一聽這話。也不顧看戲了。立刻凝神定志。接續着聽。他們到底談些甚麼。只聽有一個答道。各省紛紛獨立。只怕克復了漢陽。也未必能挽回厄運罷。那一個又歎道。克復漢陽。不過是項宮保先聲奪人。究竟以後怎樣。只怕他一個人也未必濟得甚麼事。這一個問道。外邊全說項宮保並非忠於大清。這話未必靠得住罷。那一個鄭重的答道。你快不要胡說。項宮保真是忠心耿耿。竭死力的報効皇家。外邊人不知底細。信口胡云

。還聽得嗎。這事瞞了旁人。瞞不了我們內扇的朋友。就以克復漢口這件事說罷。項宮保得到捷報。馬上就具摺入奏。安慰皇太后皇上的心。若非精忠保國。焉能如此。由這上看起來。可見外邊的話。全是無根之談。千萬信不得的。或者革命黨故意造的一種空氣。所爲搖惑聽聞。也許有的。那一個又問道。照你這樣說。似乎大清的江山社稷。也許不至有甚麼危險罷。這一個又答道。要據我看。自要項宮保在京一日。革命黨決然不能得志。大清的天下。也決然丟不了的。二人談到這裏。戲台上一陣鑼鼓亂敲。正是周遇吉大戰一枝虎。鞭打虎臂。熱騰騰的。殺得難解難分。那兩個人。也顧不得談話了。直瞪着眼向台上看。此時章韓兩人。似乎有點心事。人家看戲。他兩人却一定要走。彭國珍道。看完了再走。忙的是甚麼呢。章光培道。你樂意看。請隨便罷。恕我們不陪。回頭在店裏見好了。說罷兩人便佯常而去。彭國珍心裏雖不樂意。面子上也不好說甚麼。便獨自在園裏看戲。及至歇台後。一個人信步遊行。走到大李紗帽胡同東海居。進裏面尋了一個雅座。隨意要了兩樣酒菜。他的酒量是很大。又兼一個人悶悶無聊。便放開了量。盡興喝了一回。足足嗑了四斤女貞陳紹。意思還想再嗑一斤。堂官勸道。先生你嗑的不爲少了。我們家的南酒。向例是隔年的。後力很

大。這四斤足可抵他家六斤。請先生不要再嗑了。彭國珍笑道。難得你這樣好心。不替櫃上多多賣酒。倒替我們嗑酒的打算。堂官道。先生你不要多心。我確是一番好意。你如果一定要嗑。我這就給你溫酒去。不要屈了尊量。國珍道。不用了。我吃一點飯。就要走了。堂官給他上了一盃三鮮湯。盛了兩盃飯。國珍只吃了一盃。便開付飯錢。回至萬隆店內。自己的門戶仍然鎖着。心中很詫異。怎麼章韓兩人。還不會回來嗎。店夥開了房門。國珍問他。章韓兩位先生。不會回來麼。店夥道。不會回來。你三位不是一處看戲嗎。怎麼你老回來了。國珍道。他們兩位因有同鄉的客人。約了去看貨。說少時就回來。因此我一個人去吃飯。沒想到他們這時還不會回來。國珍進到屋裏。叫店夥沏了一壺熱茶。自己漫漫嗑着等候章韓兩人。直等到夜間三更。仍不見他兩人回來。此時酒也醒了。不免有些着急。心說這兩個人。到底跑到那裏去了。他們從來不曾住在外邊。也不曾聽他們說外邊有甚麼朋友。怎麼會不回來呢。國珍一個人輾轉反側。一宵也不會合眼。章韓兩人。却真的一宵不會回來。難道兩個活條條的人。還會丟了不成。原來他們自從在戲園中。聽了那太監的一套話。便信以為實。出了戲園門口。先尋一個小飯館。草草吃了一頓飯。章光培說。今天咱們須尋一個秘密

地方。商量大事。我看連彭國珍也要背他一點才好。一者萬隆店內。人多耳雜。再者國珍同咱們不是一個宗旨。咱們商議的事。倘然不贊成。便有些難辦了。你以爲怎麼樣呢。韓德基點頭道。你說的很是。但是機密地方。向何處去尋呢。章光培笑道。你是初次到北京。所以東西南北。全認不清。我在八年前。曾來過一次。前門外的地方。沒有不認得的。要尋機密地方。你只可隨着我走。德基道好好。就是這樣。光培在前引路。從煤市街進了大李紗帽胡同。拐至火神廟。又溜入青風巷。從清風巷折出來。又奔留守衛。來至一家二等茶室。看看燈上的字號。却是寶和。章光培緩步進來。德基在後面隨着。才進門就聽喊了一聲。韓德基生平不曾到過花界。驟然聽見一喊。不覺嚇了一跳。忙拉住章光培問道。這一家姓甚麼。同你是親戚還是朋友呢。光培聽這一問。又是生氣。又是好笑。忙攔道。你不要多說話。隨見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婦人。打起簾子來。笑着說。請二位老爺裏面坐。光培在前。德基在後。進了這屋子。却見耀眼爭光。四壁全糊洋花紙。用電燈一照。格外好看。再看鐵牀上懸着湖色洋綉帳幔。緊靠牀邊。是一架很大的穿衣鏡。穿衣鏡旁邊。便是梳粧台。德基見了。不覺愕然問道。這是人家小姐的繡房。咱們隨便跑進來。可使得麼。這兩句話說完。屋中人

全招的哈哈大笑。光培禁不住也笑了。說你少言語罷。緊跟着見有七八個花枝招展的女子。全跑到屋門前。挨着班次一站。那個胖大婦人。在旁邊報號數。這個排六。那個排五。這個排四。那個排一。他報全這個。這個便走了。又喚那一個。一連喚了七八個。然後笑向光培道。全齊了。老爺招呼那一個。光培道。誰是這本屋子的人。胖婦道。就是第三個那排一的。老爺招呼他嗎。光培道好好。我們這位韓老爺招呼他。德基到此時。方才恍然大悟。忙推光培一把道。胡鬧胡鬧。我從來不幹這事。咱們好的朋友。你爲何拉我下水呢。光培道。逢場作戲。這有甚麼。你屈尊一回。回頭我有要緊的事。對你說呢。德基雖然不樂意。却又不好說甚麼。只得勉強應了。少時排一的過來。問貴姓。張羅茶水。極力周旋。可憐德基生平沒到過這種地方。總覺着蹣跚不安。左右皆無所可。少時排一的又出去見客。屋中只剩了章韓兩人。德基很瞞怨光培。不應當到這種地方來。光培歎道。老弟你但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這種地方雖然極亂雜。却是極機密。咱們策畫大事。只得暫借他這屋子一用。明天便是我兩人的生死關頭。難道還有心來尋花問柳嗎。德基道。大哥雖然說的很是。但據我看。他這屋子。出來進去不斷的人。恐怕不能談機密話罷。光培道。不要緊。咱們多坐一會。到

時候你只粧作疝氣痛。躺在床上不動。我便有話對他們說了。德基點頭會意。兩人坐了一個多鐘頭。光培對排一的說。我們多坐一刻。回頭喊四個舖。決不叫你吃虧。排一的聽說給他喊四個舖。不覺笑逐顏開。忙說二位老爺賞臉。自請坐着。多喊少喊的有甚麼關係呢。原來北京茶室的規矩。是五吊大錢一舖。尋常客全是喊一舖。少闊的喊雙舖。再闊的四舖八舖十六舖。越多越好。光培說這話。是爲穩住了他。省下逐客令。果然排一的同娘姨們聽了這話。格外歡迎。二人坐到快一點鐘了。德基忽然啊呀一聲。說不好。我的疝氣病犯了。光培一聽。假作驚惶失色。說這個可怎麼好呢。排一的忙問是怎麼一回事。光培道。你不知道。這位韓老爺。他生平有疝氣痛的病根。一動便有性命之憂。自要躺在床上。有人看着他。也許一天半夜就好。今天却在這裏犯病。這是從那裏說起呢。排一的躊躇道。照章老爺這樣說。是一步也挪動不得了。光培道。誰說不是呢。他這一挪動就有危險。不挪動到了時候自然會好的。排一的道。啊呀。這樣說。我這屋子。今天不能再讓旁人了。光培道。沒有法子。只好屈尊一點。將這屋子讓給我們兩人。我們多花幾塊。算不得甚麼。但求他這病平平安安的好了。比甚麼全強。排一的尙未答言。那娘姨尤嫂。先趕着說道。誰還樂意生病。這是

趕上了。可有甚麼法子。依我勸姑娘你。自當留下韓老爺。在這裏住一宵。也沒有甚麼使不得的。排一的皺眉道。我們留客原是應當的事。沒有甚麼希奇。況且照韓老爺這樣體面人。我們留還留不到呢。難道說他病了。我們好意思一定叫他走麼。不過有一件難事。今天白日。水二爺就定好了。晚間在這裏住。兩點鐘一準來。我要再留下客。他來了豈不要打吵子。章光培聽到這裏。忙接口道。這事却倒不妨。我們不過佔這間屋子。並非是一定叫你陪着。你有客自請隨便。不妨再尋一間房頭。我們在這屋裏忍半宵。他那時好了。我們那時就可以走。至於一切花錢的規矩。我們不但不少花一個。還要加着倍的開付。你看不好麼。尤嫂同排一的一聽。這真是財神上門。還有甚麼不樂意的。立時慨然允許。光培掏出小皮夾來。照着小班子的矩規。開了八元。尤嫂等歡天喜地的喊下去。又好好的沏了一壺熱茶。備了四碟點心。表示優待之意。屋中只剩了章韓二人。這才低聲開起談判來。光培道。咱們今天在戲園中所聽的那些話。大有研究的價值。據我看項子城這個人。實在靠不住。他到底還是忠於滿清。咱們黨中人。也受他愚弄了。若不先將此人除掉。恐怕革命沒有成功的那一天。你想我這話可是嗎。德基道。你的話誠然不錯。但是要除掉他。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如果打

草驚蛇。白送了自己性命。那就犯不着了。光培道。雖然說不容易。到底也要看機會。如果有下手的機會。還不是舉手之力嗎。德基道。機會那有現成的。只好慢慢去等。知道甚麼時候才能等得到。這又是一個難題了。假如三天五天之內。要沒有機會。咱們是回店呢。還是老在這裏住着呢。光培笑道。你又說呆話了。這是甚麼地方。豈有久住之理。你縱然樂意住。也不見得人家天天留你啊。德基聽這話。很不高興的答道。我何常樂意在這裏住。不是你誘我來的嗎。怎麼到如今反到譏笑起我來。光培見他急了。忙安慰道。賢弟你快不要生氣。愚兄不過說着玩。你要知道。我們除非到這地方。不能暢所欲言。連彭國珍全要避諱的。你想今天怎好回店。我們是將大計決定了。然後再等機會。那時有機會。那時伸手便能作。因為這件事。是犧牲性命的事。不能再叫第三人知道。自要咱兩人通過了。便一言爲定。以後隨時隨地。全好去作。所以這個兩頭會議。必須在這種地方來開。雖然於老弟的操守道德上。似乎欠缺一點。到底爲臨機應變。也就顧不得了。光培開誠公布的。說了這一套話。德基也只好點頭稱是。又問光培道。這樣說。你的意思是決定了。光培道。我想非走這一條路不可。但不知你贊成不贊成。德基道。我有甚麼不贊成的。我們三人從東京來時。原是拚

着一死。好成就黨中的大事。原意本想炸滿清親貴。如今仔細一調查。那些親貴。並沒有挨炸的價值。除善輔一個人。算得是脚色。其餘連攝政王全是酒囊飯袋。我們炸他有甚麼用處。如今善輔已經有了對頭。不是我們責任以內的事了。我們要尋一位主顧。那項子城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了。我們能將他炸死。從今以後。滿清失去了這根柱子。用不到幾天。便須倒塌。將來革命史上。我兩人總要算第一功。這樣好機會。是輕易遇不着的。難道還游移不成嗎。光培見他志向決定。心中非常歡喜。說這樣我們也就不必議了。明天先到項宅左右。探一探消息。大概要混入他府門。是很不容易的。只能够等他出門。在半路上邀而擊之。萬無一失。德基道。只好如此。我們却不可露一點形跡。最好咱們二人分開走。不可在一路談話。免得叫人注意。光培道。你我吃過早飯。先到隆福寺。那裏離項宅不遠。我一個人去探訪。你只在隆福寺小茶館坐着。我得着甚麼消息。再回來尋你。咱們喝着茶。只用手指蘸水。在棹上畫字。便可以傳遞消息。切不可開口。免得被人聽見。這是機密勾當。千萬不可大意了。德基道。這是自然的。少一大意犧牲了自己性命。原算不得甚麼。若因此誤了大事。豈不叫同黨人笑話。說我們身死無名。光培點頭稱是。二人計議已定。便在床上睡了有兩

個鐘頭。天光已亮。爬起來想要淨面漱口。無奈這種地方。最早也得正午時分。才有娘姨等出來伺候。再早是沒有人應接的。光培知道此中情形。只得自己到院中。在缸裏淘了一盆冷水。二人將臉洗一洗。又從暖壺中倒了兩碗尚有餘熱的水。隨便噙了兩口。漱一漱。然後一同出來。把看門的叫醒。開開大門。二人走到街上。此時還是路淨人稀。他們先到茶湯舖中。沖了兩碗茶湯。吃了幾塊點心。然後僱人力車進城。直奔東四牌樓隆福寺街。是日恰值隆福寺開廟。所有各樣貨灘。全擺好了。雖然早晨人不甚多。可是來來往往。也就很熱鬧了。二人進了廟門。前前後後的逛一回。然後出門到白奎羊肉館去吃飯。吃過早飯。光培一個人到項宅左右去探事。却叫德基仍回隆福寺廟。在後邊一個小茶館中等候。二人分手。德基漫漫到隆福寺。此時茶館中很清淨。並沒有幾個人。德基揀了極後邊一副座頭。茶博士過來問道。這位大爺爲何不在前邊坐着。又做亮又得看人。却在這黑洞洞的地方爲甚麼。德基道。你不知道。我最喜清淨的。所以不願意在熱鬧地方。茶博士道。既然這樣。我們這後邊。還有一個雅座。豈不更清淨呢。德基道那好極了。我便到雅座去喝茶。隨同茶博士到後邊。果然有不的一間屋子。收拾得很乾淨。德基一個人在這屋裏喝茶。却不時的跑到屋門前

向外張望。他恐怕光培回來。尋不到他。所以如此注意。茶博士却暗暗發笑。說這個人多半是有精神病。明放着外邊做亮。得看人。他偏不去坐。却跑到後邊小屋中悶着。可又站在屋前向外張望。這是取其何意呢。正想着忽見外邊進來一人。向四面觀看。彷彿是尋人似的。看了一會。問茶博士道。你這後邊還有雅座麼。茶博士道。雅座是有一間。不過方才是一位客人佔了。那人忙道。那位是我的同伴。你快領我去尋他罷。茶博士笑道。這真奇了。你不曾見面。怎知道是同伴呢。一語未完。德基早從裏邊出來招手道。裏坐裡坐。光培隨着他進去。茶博士這才知道他們確是同伴。連忙又續進一壺茶來。二人等他出去。方才低低談話。光培道。難得今天有這好機會。他午後一準出門。連路線我全探明白了。咱們倒不必忙。太早了也是空等着。再說街上也站立不住。警察一定趕人。我們揹着時候。奔東長安街。務必要趕的湊巧。方才可成功。太早太晚全不中用的。德基道。據我想。咱們多候一刻。趁他回來時下手。才千妥百妥。因為他才一出門。必然警衛森嚴。及至出門無事。回來時候。便疏懈了。那時候豈不容易下手麼。光培點頭稱是。二人在後邊喝了兩個鐘頭茶。然後會過錢。一同出門。又在廟中玩了一回。一看表已經三點半了。二人急急忙忙出了隆福寺。

直奔東長安街。先在街裏一個小洋貨店中。假粧買手巾胰皂牙粉之類。挑了這樣。又揀那樣。始終總不可意。店中人好不耐煩。暗說這兩個蠻子。真真討厭。這許多貨難說就沒一樣可心的。萬沒料到他二人却是借此耽延時刻。好等候項子城的馬車。直挑了有大半個鐘頭。方才買定了一盒香皂。兩瓶牙膏。又要買衛生衣。挑來挑去。總不合意。正在這時候。忽聽外面人聲嘈雜。說項宮保的車快過來了。快躲避躲避。正是警察手擎指揮棍驅逐開久。光培一見。也顧不得再挑揀東西了。一手拉了德基。說咱們瞻仰瞻仰項宮保。這個大偉人。倒是個甚麼樣兒。隨說着兩人便走出洋貨店。向店中人說。我們回來取東西。少候一候罷。店中人不理他們。二人才出了店門。項宮保的馬車。已經來到了。光培此時也不假思索。從懷中掏出炸彈來。對準了項宮保的馬車。盡力擲去。在他以爲這一彈沒有不中的。那知馬車走的非常之快。他離的又遠。看這炸彈是直奔馬車。那知道落地時候。車已經過去兩丈多遠了。轟然一聲。却把車後的跟馬。炸個正着。立時烟霧漫天。人聲鼎沸。光培德基二人。早被警察一同獲住。捉將官裏去了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爲項子城反清之關鍵。自古權奸 弒。全是由漸而來。第一步是

立功。第二步是擢取高爵顯位。第三步才是取而代之。項子城亦不能外此公例。其前之對趙秉衡標奇立異。不過是奸雄口頭欺人。要抬高自己身分。決無一步跨進民國的決心。假令彼果有此心。籌安勸進。亦不至發現如彼之速矣。因清廷一班無知親貴。迫之使入此途。遂無轉圜餘地。假令當時真封他爲親王加九錫。如魏武故事。彼亦將幡然變計。清室或能再延數年。慈禧如在。必能作到也。然其勢亦決難長久。

馮國華亦是老奸巨猾。能參透項子城心理。故奉復電對王占魁談話時。只含蓄委婉。笑而不答。占魁沉不住氣。所以經李培基一挑逗。便發砲不疑。此兩砲爲迫走華自強地步。好引出下文。亦非閒筆。

炸項子城。亦是北京一大事故。據民黨某君云。炸項者確曾在娼寮中聚議。所爲取其機密。防屬垣有耳也。炸項烈士之墓。今在萬牲園中。豐碑高聳。萬人觀瞻。亦殊值得也。

彭國珍與趙善輔一段因緣。埋線於此書十回之前。而結果於五十回之後。千里來龍。遙遙相映。非合前後文觀之。不能知其妙也。

第五十五回 小人背義騙款失踪 悍將聞風行兇定計

上回將章光培韓德基所以行刺項子城的原故。已經詳細說明。如今再翻回頭來說項子城。經此次意外之驚。回至行轅。所有合府官僚。同滿城文武。俱都前來請安。那九門提督。同內城警察廳丞。更戰兢兢的。前來請罪。項子城却是談笑自若。一如平常。彷彿沒有這件事似的。惟有對於炸死的人。十分惋惜。叫預備上好的衣衾棺槨。將死屍裝殮了。又另外賞他家屬五千塊錢。作爲撫卹之資。一面同參謀秘書。商議對於這兩個刺客。如何處置。還是楊修建議。說刺客必是民黨中人。如彰明較著的。將他們正了法。對於民黨的感情。必然大傷。宮保原是預備同他們講和的。如此辦理。與議和前途。也未免少有滯碍。但是留着他們。終久也是後患。依學生的意思。莫如暗暗示意烏謹。就在提督衙門密室中。人不知鬼不覺。把他兩人結果了。用兩口薄皮匣子裝起來。就埋在提督衙門後邊。從此以後。永不再提這個案子。無論是民黨非民黨。一概叫他猜測不透。宮保請想這個法子可好嗎。子城點頭笑道。你果然想的周密。當時將武巡捕梁振邦叫過來。吩咐他如此這般。去尋烏謹如法辦理。可憐兩位烈士的

生命。便輕輕斷送了。直到後來。方才移葬公園。挺立華表。大大的表揚一回。自從這個方法實行。北京城的軍警執法處。可就有了藍本。陸建文作執法處長。凡送進去的民黨分子。沒有一個不死在彈丸之下。始而還宣布罪狀。後來索性連罪狀也不宣布了。但見其入。不見其出。也不知道這些人。消滅在何方何地。其中真是民黨的。固然很多。不是民黨。或挾嫌誣告。或設計栽贓。因而致死的也不在少數。彼時北京專有一羣惡偵探。奉着官廳的委任。在九城內外查拿民黨。其實那有這許多民黨。他們便想出種種的妙法子來。對於初來北京的人。或在北京沒有職業的人。始而聯絡套近。繼而引爲知己。吐露他自己的真情。不是說孫文所派。便是說黃興所差。真有委任狀。拿出來給你看看。又啗以重利。說受過委任之後。每月薪金至少也有二三百元。於是被誑的信以爲真。居然託他薦引介紹。不幾天委任狀也發來了。有時候真能一百塊二百塊的給洋錢。一到此時。便算大功成就。他們立刻向該管官廳報告。某處有亂黨。姓甚麼叫甚麼。及至帶軍警去勦。果然人賊俱獲。委任狀也有。私信也有。洋錢也有。立時送入執法處中。有口難辯。糊裏糊塗。就把性命送掉。那位大偵探。可因此又升官又發財。一領賞便是三千五千。一升官便是中校少校。其實那裏有亂黨。全是他

們自己造出來的。這就是北京當日黑暗的實情。絲毫不假。項子城既將此事結束。緊跟着便借清廷口氣。下了一道旨意。大意便是停戰議和。以上海爲議和區域。特派候補侍郎唐紹怡。爲議和全權代表。即日馳往上海。磋商條件。南京國民政府特派外交總長伍廷芬。爲全權代表。與唐紹怡晤面磋商。暫且按下不表。單說項子城在暗中一切布置。俱都就緒。專待霹靂一聲。便將清室的江山轉移。到自己身上。思前想後。總算如了自己心願。真是說不盡的快活。這一天正在密室。與趙秉衡閒談。忽見家人拿上一個手本來。子城接過細看。見上面寫的是沐恩三品銜。候補都司李虎臣。子城見了。啊呀一聲。對秉衡道。真真我倒把他忘了。上次皇太后召見。還提到瑞四爺在四川遇難的事。太后要預備降卹旨。派我調查他死事情形。如今過了兩三天。竟忙了議和的事。却把這一件拋在腦後了。錯非他來尋我。我還想不起呢。來來。快把他叫上來。我好當面問話。家人答應一聲。不大工夫。帶着李虎臣上來。只見他穿一身素服。形容憔悴。滿面風塵。一見項子城撲地跪下。拉着子城的衣裳。放聲大哭。子城生平輕易不掉眼淚。今見虎臣這種形色。追念瑞方在時。同自己要好。不因失勢之後。少易初衷。在朋友隊中。總算是難能可貴。也便不知不覺的。悽然淚下。隨用手

將虎臣拉起來。說難得你真不愧是一位義士。請坐下談罷。虎臣如何敢坐。說卑弁是何等之人。敢與宮保並坐。子城道。我因為你是義士。不要拘束官禮。自請坐下長談。午帥事死情形。諒非一言半語所能盡。你如果立談。也恐怕不詳盡。還是坐下好罷。趙秉衡也在旁邊一力勸他坐下。虎臣這才斜着身子。在旁邊一個小凳上。告罪坐下。子城先問道。你是幾時回來的。虎臣道。卑弁到京才六日。因為沿路之上。搜檢甚嚴。卑弁帶着午帥的首領。是要避人眼目的。好容易由四川到漢口。由漢口到上海。這才免去危險。在上海等候午帥的少爺去接。他始終未到。只得自己一個人扶柩回來。子城聽到這裏。很不悅的問道。瑞琦現在那裏。他因何不去接他父親的屍骸呢。虎臣道。琦少爺現在臥病天津。尙未歸來。吩咐卑弁扶柩回都。停放在家中。俟等有了安葬之期。他自然回來了。子城纒一纒眉。也不再問瑞琦。只問瑞方在四川究竟因何而死。爲何瑞錦也隨着殉了難。你可從頭至尾詳細說與我聽。虎臣未從答言。先流下淚來。說宮保若不厭煩。此事可說半日之久。當時情景。實在言之痛心。子城道。你自管詳細的說。我決不厭煩。虎臣這才從頭至尾詳細追述。作小說的。只可用一種倒插筆。接續前文。再從瑞方在湖北路上說起。第五十回中說到欽差大臣瑞方。走到湖

南邊界。被標統楊得勝。營長張成功。用強迫手段。索討軍餉。偏偏瑞方手中一錢不名。擠得實在無法。這才想出一個救急的主意。親自寫了一封信。差他的隨員孫會卿。急速到長沙省城。而見湖南巡撫田魁麟。暫借十萬塊錢。一俟到得四川。便如數奉還。信上寫的十分懇切。大有得之則生。不得則死的神氣。寫好了親手交與會卿。鄭重的說道。會卿你拿着這封信。便是拿着我兄弟二人的性命。見了田帥必須善為說詞。無論如何。請他接濟這一步。將來如數奉還。我必格外酬報他救命之恩。你更要早去早來。莫使我盼得眼穿。你要知道。這一次張豹與祥呈暗中定計。實欲置我於死地。所以才派了這兩個武人。明着是保衛欽差。暗着是要我的性命。你若回來的晚了。保不定他們又出甚麼花樣。千萬千萬。要緊要緊。會卿啫啫連聲。將信接過。放在貼身的口袋裏。楊得勝代湊了二十塊錢盤費。瑞方也一齊交與他。會卿這才告辭啓程。加緊的趕奔長沙。這一日來至省城。先尋一個客店住下。休息一夜。第二天未吃早飯。便僱了一輛轎車。到巡撫衙門謁見。是日恰趕上十五。是官吏堂見之期。只見車馬水龍。院署前十分熱鬧。會卿從店中帶了一個人作長班。叫他上去回話。店夥去了很久工夫。方才回來。向會卿擺手道。不成功。門房回說。大帥這兩天正犯牙疼。無論

甚麼客。一概不見。會卿心裏發急。說這可怎麼好呢。有意將信掏出來。自己去託門房代遞。繼而一想不妥。倘或他把信壓起來。豈不更誤了大事。我只得先回店。再想別的法子。隨驅車回店。一個人悶悶的在房中打算。必須怎樣才能見得田撫帥呢。左思右想。急切間那裏有妥善的法子。後來靈機一動。想起在北京時。曾隨着瑞方。同田氏弟兄。會過幾次。知道這位田二爺。專喜好字畫。尤其歡迎趙子昂的真跡。自己也曾作過幾號買賣。雖然賺的不多。總算是結過翰墨之緣。我如今只須如此這般。必定能與他會面。想到這裏。便將店東請過來說。我有一件事奉託。你能替我辦到。我將來見了撫帥。得着好處。一定重重酬謝。店東問他甚麼事情。會卿笑道。你替我去尋幾軸舊爛字畫。越舊越好。就是那飯館中糊壁。多半烟薰火燎的東西。也可以用。我自有的這個便可以拿着去見撫帥。拜託拜託。快快的尋來才好。店東一聽大笑道。這事不難。老爺用多少。我全能尋得來。會卿道。無須多少。自有三五捲便够用了。店家答應着去了。第二天一早方才回來。笑吟吟的說道。幸不辱命。說着便將脅下夾的舊字畫。放在桌上。會卿一看。果然又舊又爛。隨挨着打開看看。無意中却遇見一宗寶物。原來是一個小小的中堂。上面畫着一架粉墨的秋鷹。會卿在古玩舖多年。本是

一位老鑒別家。生平所見名人真蹟。非常之多。因此一見這軸畫。便認得是宋徽宗皇帝御筆。又仔細辨認題款。宣和兩個字。已經模糊不清。宣字只剩了下面的兩橫。和字只剩了右邊一個不完全的口字。年字還有。御筆兩個字。也看不清了。可是鷹的神采。却一絲沒走。又仔細端詳。的確是真蹟。會卿隨手掩在一邊。向店東再三致謝。說難得老兄這樣至誠。兄弟見了撫帥。如有機會。必有相當的酬謝。店東本是勢力人。因見會卿能够去見撫帥。一定來頭不小。因此把自己家裏的破爛字畫。全搜尋出來。這一副神鷹。本是他岳丈家的東西。岳丈死了。幾個舅爺。全是狂嫖濫賭。也不知祖上的遺物。那樣值錢。媳婦帶着孩子住娘家。小孩看見這畫兒。喊着好大鳥。一定要摘了來玩耍。玩耍够了。又帶回家去。店東也不認得。這是一軸名畫。只說這鷹有精神。叫小孩子扯了未免可惜。隨手捲起來放在案上。及至會卿索要舊畫。他忽然想起來。也隨着大堆捲過去。假如會卿要是一位君子。一定不肯掠人之美。必將這鷹的出處告與店家。叫他好好收起來。寶而藏之。這才是作人的道理。無如會卿是一個嗜利如命的小人。憑空白拾着這件寶物。自以爲是財星照命。那裏還肯明明白白的表示出來。他始而心中打算這一軸古畫。我携至四川。瑞欽差見了。一定愛不釋手。至不

濟也能賣他兩千塊錢。後來又一轉念。我何必賣給他呢。最好携了去見田大人。扯一個謊。只說是瑞欽差送給他的。他一定喜歡。並可證明我此次來替老瑞求幫。並不是假冒。他無論如何。也必借給幾萬。將來見了瑞欽差。豈不是大大一件功勞。將來他的回信上。一定致謝贈畫之誼。彼時我再扯一個謊。只說是長沙城內。遇着一個古玩行的朋友。我向他買定這件東西。作為進見之禮。欸借到手。如數奉還。因此從借欸內扣了三千塊錢還他。我却人不知鬼不覺的。把三千塊錢。由大清銀行。匯至北京我的家裏。這豈不是天外飛來的一筆橫財。他越想越快活。竟把上院的事忘掉了。還是店家提醒。說孫老爺你不是要去見大帥嗎。天已經不早了。難道還候至明天麼。會卿道。是的是的。你快去叫一輛車。我這就去。少時車來了。會卿二次乘車到巡撫衙門。也不用店夥去回話。自己直奔門房向回事的差人。抱拳拱手笑道。有勞上差。向大帥回一句。就說北京城聚寶齋古玩舖的孫會卿。專誠來叩謁大帥。因為有幾件字畫。是古人真蹟。特特的遠道帶來。請大帥賞鑒賞鑒。如果買賣有成議。必從重的酬謝諸位。門役翻着白眼。看了看會卿。慢吞吞的問道。你就是古玩舖的老板麼。會卿忙謙道。不敢不敢。商人便是聚寶齋的經理人。門役又問道。你認識我們大帥麼。會卿道

。大帥在北京翰林院時。差不多天天見面。凡是字畫書帖。俱是商人代爲承辦。因爲有笑點關係。所以才遠道而來。無論如何求上差代回一聲。商人決不虧負諸位。門役冷這道。你們這些京油子。全是嘴甜心苦。事情沒成的時候。說得天花亂墜。等到同上遂見了面。買賣也作成了。便一筆勾銷。我們上當不是一次了。也不希圖你們將來的酬謝。咱們過一關說一關。替你去回話。得先拿門包一百元。有錢咱就辦事。沒有錢。對不起。這是公事地方。還不得工夫久談。請你先走一步罷。會卿一聽。不覺倒吸一口涼氣。心說好惡呀。我那裏去尋一百元。二十元的盤費。已經花掉了八九塊。這不是活要命嗎。沒有法子。只得軟磨。便深深的請了一個大安。索性也不叫上差了。改口叫大叔。說大叔你要的這個數兒。實在不多。無奈小姪此次從北京來。帶的盤費本不寬裕。偏偏在漢口病了幾天。耗的錢也不少。及來到長沙。身上只剩了十來塊錢。大叔自當可憐小姪。替我玉成這件事。我帶的這幾軸畫。賤賣也值到七八千塊錢。將來賣成了。小姪情願按十分之一。酬謝諸位大叔。孫會卿這種軟磨的法子。居然發生了效力。內中一個上幾歲年紀的。歎了一口氣向大家說道。你們看這情形。也十分可憐了。本來遠路風塵。六七千地。投到此處。舉目無親。專指着幾軸破畫作買

賣。如果見不着大帥。誰肯出幾千銀子買這種東西。說不定他就許流落在長沙。作了餓殍。常言說公門好修行。咱們那不是作好事。替他回一聲。也費不着甚麼。會卿聽那人發了這一套議論。真如枯木逢春。死中又得活路。立刻轉過臉來。又朝着那人連請了兩個安。說這位大叔說的話。真乃菩薩心腸。小姪聽了。真如遇着重生父母。沒有旁的。就求你老人家。大發慈悲。替我回稟一聲罷。說罷又朝着大家挨次的請安。鬧得衆人也不再說甚麼。那有年紀的人。便向他索要手本。好上去回話。會卿忙從懷中取出來。雙手遞上。那老年人看了看。笑道。失敬失敬。原來還是一位觀察公呢。會卿因爲隨瑞方多年。曾保過二品銜候選道。他那手本上寫的清清楚楚。所以那人見了。說他是觀察公。會卿連忙答道。不敢不敢。小姪本是商界中人。這種官銜。係瑞欽差在直隸總督任保的。不過是有這一條虛銜罷了。觀察兩字如何當得起呢。那人也不答言。拿着手本上去回話。去了很久工夫。方才回來。向會卿笑道。你的時運真不錯。大帥見了手本。猛然想不起來。後來經我說明。這才想起來了。說你是瑞欽差的隨員。如何能到這裏來。大帥同瑞欽差。是至好的朋友。因此特別優待。叫請至後廳相見。大人快隨我來罷。此時衆人知道他的來頭不小。又見主人這樣優待。立刻變

了一種面孔。全趕着向他說話。大人長大人短叫得山響。會卿只得敷衍他們。却隨着那老當差的。步至後廳。去見田魁麟。這後廳乃魁麟習靜之處。屋中琳琅滿架。陳列的俱是古書古帖。更有幾盆將開的蘭花。一股幽香。沁人心脾。魁麟端坐在案旁一張竹椅上。穿着一件深灰色。愛國布的袂袍。青緞子對襟大馬褂。頭戴一頂青紗便帽。足登淺黃色雲履。年紀不過五十上下。鬚鬚一根未白。面上也非常紅潤。一望便知是一位善於保養的。決非酒色之徒。會卿隨着家人進來。家人一進門。喊了一聲孫大人到。魁麟漫漫的立起身來。會卿已經走到面前。一聲不響。先爬下磕頭。這乃是官場中的庭參禮。應道初見督撫。非此不足以表示恭敬。可是督撫也得照樣陪着磕頭。前清惟李文忠。因為上了年紀。又是三朝元老。位兼將相。屬員磕頭。他便站着承受。內中有許多說他倨傲不恭的。到底因為他的身分大。也不得避點委曲。後來徐郵為相國時。屬員參謁。他居然在座位上拱一拱手。連身子也不動一動。大家就很不以為然了。同時係相國家館。却非常恭敬。與徐相國成一個反比例。甚至新進的舉人進士。去拜老師。他老先生也謙恭的了不得。不怕十幾歲的小學生。給他磕頭。他也一樣爬在地上還禮。因此北京人有幾句俗話。說是孫中堂小。徐中堂大。小的不小。大的不

大。這全是專制時代的官禮官規。到現在中華民國。是一掃而空了。可是中華民國的好處。削去這樣。其餘亦就不易尋覓了。閑言少叙。却說會卿行過了庭參禮。老家人把他帶的幾軸字畫。替他放在棹上。魁麟一面讓坐。一面問道。孫兄是幾時到的。會卿答道。是昨天晚上到的。魁麟道。咱們一別有十幾年沒見了。聽說你老兄隨着瑞欽差。這幾年事體很好。瑞欽差現在是否到了四川。你老兄怎會有工夫到兄弟這裏呢。會卿聽他這樣問。起身回道。回大帥的話。職道本是隨同欽差到四川去的。只因半路上發生一點阻碍。迫於無可如何。特派職道前來。向大帥來求援。無論如何。得請大帥援手。要不然欽差的前途。可就危險了。魁麟聽這話很詫異的。忙追問是甚麼情由。會卿隨將在湖北同祥呈張豹怎樣的嘔氣。他們怎樣設成圈套。特派騎兵悍將。護送欽差。又不肯撥給欽差一個錢。半路上怎樣受楊得勝張成功諸人的挾制。如今已經行至湘邊。眼看着就要絕糧。因此親自寫信。特派職道前來求救。會卿說罷。便從懷中將瑞方的信取出來。恭恭敬敬的呈與魁麟。魁麟接過來抽出觀看。看完了長歎一口氣道。沒想到瑞四哥。竟落到這般田地。看起來倒是不出山的好了。說罷又再三沈吟。會卿生怕他說出無力的話來。又鞠躬回道。職道來時。瑞欽差特將自己隨身的一軸古

畫。交與職道。說是轉贈大帥。親物思人。就如老弟兄面談一樣。魁麟一聽。有古畫相贈。他深知瑞方是位大收藏家。料想這畫兒一定不凡。立時眉飛色舞。笑逐顏開。忙問會卿古畫在甚麼地方。可曾帶來麼。會卿立起身來。從桌上取出那軸粉墨秋鷹。自己打開。請魁麟扯着下半幅觀看。魁麟猛然的見着這畫。不覺大聲喝采道。端的是神筆。錯非道君皇帝。天竄聰明。決不會畫到這種神境。瑞四哥有這樣寶物。爲甚麼不留着自己賞玩。却要送我呢。會卿忙答道。常言寶劍贈與烈士。瑞欽差知道大帥精於賞鑒。所以特特相贈。並且臨行之時。囑咐職道。說這是希世之珍。恐怕落於他人之手。不敢在信上寫明。恐怕被軍人搜檢出來。被他們扣下。又尋幾軸破爛的字畫。混在裏邊。所爲遮掩旁人的耳目。欽差爲這軸畫。也算煞費苦心呢。會卿這一套掩飾之詞。說的又親切。又圓滿。魁麟聽了。自然是欣喜感激。把畫兒捲起來。又看了看其餘的破畫。一笑掠在旁邊。單把這鷹放在書架上。便算賞收了。會卿見他把鷹收下。料想借款的事總不脫空。但又不好明言催問。只得用旁的話逗引道。瑞欽差此次出山花的運動費。本不在少處。所以出京時候。也不會帶得許多錢。偏巧在武昌同姨太太分手。銀錢細軟。又全被姨太太帶往漢口。自己反倒鬧得一錢不名。在欽差想。既

是奉命查辦事件。沿路之上。向地方官總可以通融。萬沒料到。祥帥早已下了通飭。各州縣除供給欽差飲食之外。一文錢也不得支借。那些州縣官。誰敢違背督帥的命令。因此鬧得欽差進退兩難。對於護從的武人又不得不極力敷衍。萬分無奈。這才差職道向大帥求援。好在距離川省。已經不遠。自要入了川境。各州縣全可以自由支借。憑借大一位欽差通融十萬八萬的。總不至於費力。不必等到成都。大帥的款子便可如數奉還了。魁麟點點頭。說你老兄說的很是。我同瑞欽差。是通家至好。家兄同他又換帖弟兄。區區借這幾個錢。原算不得甚麼。只可惜目前庫中無款。各州縣的下忙錢糧。現在還都沒有解到。兄弟個人手中却又無錢。這件事可怎麼處呢。會卿一聽這口氣。簡直的沒有指望了。心說借不成錢。倒白賠上一軸古畫。這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。我只有再用軟磨的法子。無論怎樣。也得從他手裏討出錢來。想到這裏。便作出一種很悽慘的樣子來。未從開言。先用襟袖拭了拭眼淚。然後發出顫顫的聲音來說道。職道此番受欽差的委託。專心一意向大帥求助。與尋常通融錢財。性質不同。因為這次欽差被困在路上。前後左右。俱是些如狼似虎蠻不講理的人。他們又口口聲聲。三個月未發軍餉。立逼着向欽差要錢。三番五次。幾乎翻臉決裂。幸虧欽差耐着性

兒。用好言安撫。要不然。早就出了變故了。大帥肯接濟幾個錢。欽差把他們的欠餉。完全發清。這些人自要見着錢。當然沒有旁的話說。然後平平安安的到了四川。不但大帥的款子一文也不至恍惚。將來欽差把鐵路的事查辦清楚。專摺入奏時。對於祥呈張豹逼迫玩弄的情形。與大帥慷慨的經過。一定要詳詳細細。奏與攝政王知道。大帥總算是忠於國家。篤於友誼。雖說不希望朝廷嘉獎。究竟這義聲也可震動全國。假如大帥要真沒款子接濟欽差。他兄弟二人的生命。便免不了有些危險。職道這一盪。也算白來了。還有甚麼面目回見欽差。只好學一學三閭大夫。投身湘流。以謝知己了。會卿說到這裏。禁不住兩眼流下淚來。魁麟見了倒是很動感情。慨然說道。你老兄真是忠人之託。令人欽佩。兄弟無論如何。總替設法。決不叫你空着手兒回去。會卿一聽這話。倏的立起身來。俯伏在地。口稱職道孫會卿。先替瑞方兄弟。謝大帥救命之恩。魁麟忙將他拉起。說你老哥何必這樣。兄弟一定言而有信。會卿立起身來又深深請了一個安。說大帥慷慨好義。古道熱腸。職道是深知道的。還有甚麼信不及處。不過瑞欽差弟兄。正在難中。如今居然有了救星。這真是他們命不該絕。才遇着這天乙貴人。前來扶救。職道感同身受。焉得不泥首稱謝呢。魁麟笑道。似你老哥這樣至

誠。真乃世間少有。兄弟無論怎樣爲難。也必竭力拚湊。只是有一件對不起。得請你老哥暫候幾天。因爲現下庫中。實在無欸。容我託人向票號中暫且通融一筆。不怕出幾個錢利息。也算不了甚麼。但得早早借成。你老哥也好啓程。快快趕上欽差。免得他在半途之上。盼得眼穿。會卿心裏雖然着急。但是面子上也不好過於催促。只得連聲答應。說大帥出面借欸。定然一說就成。料想也沒有幾天耽擱。至於利息多少。還求大帥不要客氣。自請明白吩示。容職道面稟欽差。將來如數奉上。魁麟道。這是小節。將來他拿我拿全是一樣。你老哥現寓何處。如其店中不潔淨。可以搬到衙門來住。會卿道。承大帥這樣關切。職道實在感激不盡。好在爲日無多。店中還將就住得。不必再向衙門搬了。魁麟點頭道。這樣也好。說罷便端起茶杯來讓茶。會卿忙起身告辭。魁麟送至廳外。會卿恭恭敬敬的。在旁站着。魁麟點頭。退入室中。會卿這一次從裏面出來。可不是方才在門房的景象了。署裏的文武巡捕。以及傳達處的家人。全趕上前去圍着他。招呼大人。因爲知道他是欽差的代表。那敢怠慢。會卿只得一一敷衍。你兄我弟。也改口不叫大叔了。及至回到店中。不大工夫。長沙善化兩首縣先來拜見。店門前也掛上彩綢。粘出紅紙條子來。是孫大人公廨。店家一看這神氣。更竭

力巴結。親自立在房門外。專司傳達之役。兩首縣又早晚送席。會卿一個人吃不了。全賞給店家。過了兩天。却不見院署來叫。會卿心中打算。我此番原爲借款而來。早早借到手。好早去見欽差。要把我躉起來。却如何是好呢。說不得我只有再麻煩他。他如果厭煩。只好早早把欵交給我。想到這裏。便又叫店家套車。二次到院署稟見。這一回不照從前那樣爲難了。一到門房。便有人將他讓到司道官廳坐着等候。會卿暗暗歎息。心說我第一次來。如說是欽差的隨員。他們一定不信。倒許把我硬趕出去。從此以後。我不能與撫帥會面。幸虧我足智多謀。又能低心下氣。這才對付着。同撫帥見了面。及至見面之後。他們作夢也夢不到我是欽差的隨員。還認着我是賣字畫的骨董客呢。直到同撫帥交談之後。這才使他們聞所未聞。及至辭別出來。他們便立刻換了一副面孔。可見人情冷暖。全是隨勢力爲轉移了。會卿正在自己盤算。忽見回事的向他點手。說孫大人請花廳坐。大帥正在花廳用午飯。說你不是外人。請來隨便談談。會卿忙隨着他。來至花廳。原來院署的花廳。在儘後邊一座花園裏。這花園地方不大。却修得十分雅緻。亭台花木。曲水石山。無不位置得宜。目前已屆深秋。各色菊花布滿了一個園子。紅紫爭妍。黃白相間。猛然看去。真令人目迷五色。只見菊

花深處。有三間小小客廳。回事人把會卿領至廳前。高聲唱道。孫大人到。裏面說了一個請字。隨着打起湘簾。會卿進來。向魁麟深深一揖。這乃是司道見督撫的常禮。魁麟也連忙回禮讓坐。說孫兄多坐一刻。候兄弟吃過飯。咱們好作長談。會卿道。大帥自請用膳。職道恭候。魁麟仍坐下吃飯。會卿在一旁觀看。見一個小小的圓桌上。擺滿了各樣菜品。全是小碟小碗。足有二三十樣之多。看神氣樣樣全做得很精緻。魁麟飯量不小。一連吃了三四碗。方才住手。會卿心說何曾日食萬錢。看他這一桌飯。又豈止萬錢呢。如今的封疆大吏。真也要算窮奢極欲了。魁麟吃罷飯。淨面漱口之後。這才坐下。同會卿開談。說你老哥的事。兄弟已經代爲籌畫了。只是有一件對不起。那十萬的數兒。實在無法拚湊。從兩家票號裏。僅僅才能借到三萬元。利錢要高到一分七厘。我有心要不借。只因你家欽差正在急需。也顧不得利錢大小。但求早早成交。你也好回去復命。大約明日一早。可以過欸。你只須午後到署中來。便可以具領了。會卿連忙再三致謝。又向魁麟道。承大帥這般竭盡心力。拯難扶危。不止欽差感激。連職道也銘心刻骨。永矢不忘。只是這三萬的數兒。照欽差目前的需要。似乎還欠缺一點。可否再求大帥。格外爲難。續籌兩萬。一共湊五萬之數。雖不能完全發放

清楚。對付着也可發放一半。那些驕兵悍將。也就沒得再說了。不情之請。還求大帥格外鑒原。會卿說道這裏。又深深請了一個大安。魁麟略一沈吟。說這樣罷。回頭我向藩司商議商議。看他可有地方挪借沒有。如有地方挪一筆。我必替你湊上五萬的數兒。但是這事可沒有把握。能湊的上。你也不必喜歡。湊不上你也不要煩惱。只可先拿這三萬去罷。會卿道。大帥古道熱腸。縱然湊不足五萬之數。也算替朋友盡到了心。職道還有甚麼可煩惱的。說罷起身告辭。回至店中。過了一夜。第二天午後又來至院署領欸。魁麟一見面。便笑道。你的時運不錯。活該露臉。真湊成五萬的數了。說罷用手指着一個很大的黑色革囊說。五萬鈔票。全在裏邊。你自己打開過一過手。如果數目相符。然後再具領子好了。會卿兢兢業業的直點了有半個鐘頭。好在俱是整票。至少的是二十五元一張。也有一百元的。也有五十元的。大清銀行的約有一半。其餘俱是外國銀行的。連點了兩遍。果然是整整五萬元。一元不多。一元也不少。會卿恭恭敬敬的。向魁麟回道。職道已經點清楚了。是整整五萬元。魁麟道。這屋中紙筆現成。你寫一張領狀罷。會卿應一聲是。伏在桌上。寫了一紙領狀。魁麟接過來念道。具領狀候選道孫會卿今於與領狀事。依奉領得湖南巡撫部院田。籌借欽命查辦大臣

瑞方名下大洋五萬元。遵諭轉交應用。一俟欽差到川。卽照原借一分六厘行息。派員將本利如數送還。所具領狀是實。年月日。具領人孫會卿押。念完了點點頭說很好很好。這一紙暫且存在我署中。俟等還款時候。再繳還欽差好了。這現款連皮包全交你帶着。將來還款時。再將皮包隨帶送還。我額外贈你五十元川資。會卿連忙請安道謝。魁麟又笑道。這許多款子。你一個人帶着。沿路之上難免不出危險。我已經派定一人陪你同往。好在他也是北京人。你的同鄉。言語不至隔膜。並且路上也省得寂寞。他還可以伺候你。這真是再便利沒有了。說罷便高聲喊道。秦勇。只見一人應聲而入。會卿舉目觀看。原來不是旁人。就是他第一次稟見時那個上年紀的家人。魁麟向會卿道。此人跟隨我多年。向來誠實可靠。他同你走一邊。將來見着欽差。還求你多多吹噓。請欽差賞他一點小事作作。決然沒有差錯。我是敢担保的。會卿連聲答應。魁麟又向秦勇道。你快來叩見孫大人。秦勇連忙伏在地上。朝着會卿叩頭。嚇得會卿連說不敢。親自把他扶起來。魁麟又囑咐沿路之上。要好好伺候孫大人。不許懶惰。又囑他少喝酒。少管閑事。將來到了四川。欽差大人一定要提拔你。秦勇又叩別魁麟。會卿也向魁麟深深請安告別。然後由秦勇提着皮包。一同出了院署。回至店中。會卿

對秦勇。倒是極其客氣。說路上要求管家格外照應。將來到了四川。我在欽差面前。一定竭力保薦。不但差事唾手可得。就是保案中也可填上一個名字。至不濟縣丞州判。也能穩坐取得。秦勇再三致謝。又請示會卿。何日啓程。會卿道。今天已經晚了。只好明天一早罷。秦勇又叫店家。替僱了一輛轎車。預備明天啓程。到了第二天。會卿吃過早飯。車夫馬大。已在門外催促。會卿開發了店錢。一共四元九毛。店家上來要討賞錢。會卿道。我們要住官店。是一個錢也沒有的。如今按着規矩給你錢。這便是格外的恩典。怎麼你倒多要起來了。店家道。我的大人。你當初借畫的時候。原說是見着撫台。便多多賞錢。如今撫台也會着了。大事也辦完了。連我們當初的畫兒。也不知那裏去了。大人說是賞錢。難道借我們的字畫。也不還我們嗎。店東這話。分明是挾制會卿。如果不賞錢。便得還他字畫。那知會卿不聽這一套。立時拍着棹子。瞪眼罵道。混帳胡說巴道。我甚麼時候借過你的字畫。你想着求我賞錢。也得規規矩矩的。說些個哀憐話。怎麼竟放出訛詐來了。你自己想一想。我住你這裏。每日縣裏送來的兩棹席。總共吃不了一點。下餘的全賞給你吃。如今還如數的開發店錢。照這樣恩寬的大人。你打着燈籠也沒有地方去尋。今而反倒撒潑訛賴。也太沒有良心了。

會卿連說代罵。自以爲可嚇住店家。不敢還言了。那知開店的。全是潑皮。他們那裏能忍這一口氣。到底看會卿的勢派。又有點惹不起。便撲地跪下。向會卿磕了三個響頭。說孫大人。你老的恩典真不小。是我開店的不知好歹。我那幾軸破畫。本來是被沒良心的混帳雜種偷去了。却昏了心，往大人身上賴。真真該死已極。求大人高抬貴手。饒恕了小人罷。說罷又磕磕了三個響頭。鬧得會卿發作也不好。不發作又真真難受。還是秦勇過來給解了圍。一脚把店家踹開。罵道。還不快滾蛋。大人有要緊事。等着起身。那有工夫同你胡纏。再打攪把你送縣。店東被秦勇吆喝一頓。不敢再說甚麼。蹶着嘴嘟嘟囔囔的躲到一邊去了。然後會卿乘上車。秦勇跨着車沿。趕車的一搖鞭子。便出了城。順着大街向前行走。當日晚間宿在一個鎮上。這集鎮名叫靈均店。據傳說當年屈原被貶。曾在這裏蓋過一所茅房。隱居二年。後來屈原沈了汨羅江。本地人追念他的道德學問。便給這村起名爲靈均店。也是召伯甘棠永誌不忘的意思。會卿到這鎮上。住在一座小客店中。這店便叫屈家店。主人姓屈。自說是屈原的六十九代孫。到底這些事。也無可查考。店家弟兄兩個。長的叫屈明。次的叫屈銳。屈明守着他祖父留下的店。規規矩矩作生意。屈銳自幼好武。從十八歲上。便入伍當兵。

。在湖北武昌張豹的部下。充當衛隊。因為武漢革命。他担了一點嫌疑。便連夜逃回長沙。原來屈銳的脾氣最不好。時常喝醉了毆打同伴。大家恨他刺骨。後來武漢起了革命。便有人造出謠言來。說他是長沙的駐防旗人。偏巧他的姓名。又有點像旗人。更兼他自幼在長沙時。常同旗人來往。學會了半口京話。到此時可就成了真嫌疑犯了。他眼看着旗人被殺的不少。倘然自己也饒到裏面。豈不是有冤無處訴嗎。三十六着。走爲上計。他便收拾了收拾。夜間逃出來。沒命的奔回長沙。偏巧會卿下店的這一晚上。他也趕到了。他哥哥屈明。見他這種狼狽樣子。料想必是闖了禍回來。嚇得甚麼似的。把他拉到一間密室。鄭重的問他。說兄弟。你又闖了甚麼禍。快快的告訴我。咱們這店中人多口雜。決然隱藏不了。趁早打主義。我把你送一個背靜地方。也省得受連累。屈銳笑道。我的哥。你何必這樣胆小。實對你說。這一次可不是我闖的禍。却是他人闖禍。連累到我頭上了。隨把武漢革命的情形。對屈明說了一遍。又說自己怎麼担着嫌疑。不得不逃。屈明詫異道。這樣滔天大禍。怎麼此地連影兒也不知道呢。屈銳道。這是他們一種手段。暫時不向各省拍電。所以三五日內。決然得不着消息。至於外國人。多一半同他們表同情。願替他們嚴守秘密。因此各省更不容易知道。

了。必須他們布置妥協。然後一聲霹靂。才能天下響呢。屈明點頭歎息。說難得我們漢族。也有出頭之望了。既然這樣。你那裏也不要去。老老實實的。就在店中幫着我作生意罷。方才來了兩位客官。一個車夫。還有一車一馬。客官在上房。還不會吃飯呢。你快去問候人家。想吃甚麼。咱們好打點着。王小二我已經派他去喂馬。你走一趟。就省得我去問了。屈銳擰了擰身上的土。便一直奔上房去尋客官。會卿正在上房同秦勇閑談。屈銳突然進來。在面前垂手一站。恭敬的問道。請示老爺們吃甚麼飯。店家好去預備。會卿猛然抬起頭來。同屈銳一對眼光。不覺詫異的問道。哦。你這人好面熟。彷彿是在那裏兒見過。屈銳聽了。也仔細向會卿端詳。不覺失聲叫道。你不是孫大人嗎。從前在武昌時。我們統領。請大人吃過飯。首巾把兒還是我遞的呢。你老人家怎麼會來到這裏。真是巧遇了。會卿這才想起來。說對啊。你是張統領的衛隊。我這才想起來了。我到湖南來。是因為這裏古玩舖有幾捲字畫。要想賣給欽差。欽差沒工夫來看。特派我來替他收買。我看了看全是假貨。便連夜趕回去復命。你爲何不伺候統領。却跑回家來作甚麼。屈銳道。小人在統領部下七八年。始終沒有一點升遷的希望。又赶上家兄多病。便把我叫回來。替他開店。軍營的飯是再不想吃了。會卿

點頭道。也好。這樣你替我們烙幾張餅。炒幾樣菜。對付着吃飯罷。屈銳答應一聲下來。少時餅菜全好了。端上來會卿吃過了。便打聽湖北的情形。屈銳道。方才那一位在座。小人不該亂說。如今大人親自來問。我只得實告訴你罷。現在湖北已經亂的不成樣兒了。會卿一聽。不覺嚇的變色。忙追問屈銳。到底湖北起了甚麼大亂子。屈銳是一字不隱。將武漢起義。祥呈張豹被囚。種種情形。詳細報告與會卿。會卿聽了。不覺稱頌道。活該活該。這兩個壞小子。也有今日。看他們還能倚勢橫行麼。屈銳道。我的大人。你先慢着點歡喜。你不知道。這一回並不是專對祥張兩人。他們的旗號。是排滿革命。光復漢族。自要遇着旗人。就不留活命。甚至連會說京話的人。全跟着遭了殃。小人跑回來。就爲的是這個。據我看。將來如果蔓延大了。連瑞欽差全很危險呢。一句話提醒了會卿。不覺嚇的抖起來。屈銳道。據小人看。湖北這個亂子。一定越鬧越大。大人要一定隨着欽差。恐怕自身全脫不得乾淨。常言說見機而作。等到禍臨頭上。再想法子可就難脫了。會卿道。話雖這樣說。但我隨欽差多年怎能半路上自己逃生。却把他拋棄了呢。無論如何危險。我一定的得趕上前去。決不游移的。屈銳歎道。照大人這樣忠心事上。只怕踏遍中國。也尋不出幾位來。會卿嘆息着。回

到自己屋中。却暗暗打算。目前出了這樣亂子。我還去尋欽差嗎。憑楊得勝張成功那種爲人。他們要知道武漢起義的事。必定要殺害欽差。好回湖北去擊功受賞。那時候連我也討不出公道來。豈不是白送死嗎。罷罷我一定不去了。繼而又一想。有這五萬現款。或者能保住欽差生命。我跟隨他十幾年。功名富貴。又是他一手提拔的。如今到危難之時。我如果撒手不管。似乎對不住天理良心。無論如何。我還是趕回去的對。正在思索間。忽然一抬頭。看見了那黑色革囊彷彿白花五萬大洋錢。在那裏向他招手說。你這人真蠢了。現放着這千載難得的機會。伴着我一同走。咱們作一個永世不分的伴侶。豈不比送給瑞欽差強嗎。洋錢在對面一慫恿。會卿本是商賈出身。並不會讀過多少書。了澈那人禽義利的界限。一看見大洋錢。便有些搖搖不定。何況現在夾雜着自身利害的關係。要想叫他奮發忠義。那如何作得到呢。方才的回想。正是良心萌動。古人謂人性皆善。便是這個道理。因爲上主造生一個人。必是完完全全的。交給他一副良心。至於入世之後。自己能否保守這個良心。這就全繫乎人爲。老天爺也不管了。但是保良心的有賞。不能保良心的有罰。賞罰之權。仍然握之上主。在那昧良心的。只圖眼前快活。却忘了永遠的苦惱。看起來也就太可憐了。會卿盤算了半

夜。落葉歸根。到底叫利心把良心戰敗了。決定拐着五萬現款。跑回北京。並料定瑞欽差弟兄沒有活路。必死於軍人之手。將來是死無對證。這五萬塊錢。便安安穩穩爲孫會卿享受。決無可慮。想到這裏。心中非常快活。甚麼叫忘恩負義。甚麼叫拐款潛逃。算是滿不顧了。但是還有一樣爲難。這身邊的秦勇。是魁麟派了監視我的。一舉一動。全瞞不過他的眼。得用甚麼法子。才能把他開發走呢。又思索了一刻。忽然靈機一動。計上心來。說眼前有這好機會。何必再向旁處去尋呢。我只須如此這般。將他嚇回省城。只剩我一個人。加緊的先跑回上海。住上一兩月。看一看風頭。如果無事。我再投奔四川。只扯一個謊。說半途之上遇了土匪。不但把錢搶去。並且將我這人也拐走。輾轉隨從。不知走了若干遠。幸虧我得間脫逃。跑至上海。然後才由上海奔來四川。料想欽差也沒得說。如果出了旁的亂子。我便從上海回京。人不知鬼不覺的。五萬元便下腰了。這真是天賜的黃金。成就我孫會卿。發此橫財。自己越想越快活。回頭看秦勇。正在濃睡之際。便過去輕輕搖了他兩下。並喚道。秦大哥快起來。秦勇尚在夢中。聽見有人叫他。哼了兩聲。又睡着了。會卿又搖他兩下。秦勇才睜開眼。一看是會卿叫他。連忙爬起來。說大人有甚麼事吩咐。會卿道。你先醒一醒。等

明白了。我有要事同你商量。秦勇揉一揉眼睛。自己拿起茶壺來。斟了一碗茶。一氣嚥下。這才清醒了。然後問會卿道。大人有甚麼事。請吩咐罷。會卿道。你自請坐下。聽我細細對你談。因為這件事說起來很長。關係也很大。不是三言五語能夠說完的。並且說完了這事。咱們兩人。還得加細的商量一番。大概今夜是不能安睡了。秦勇聽這話摸不着頭腦。但斷定了一定是大問題。便也不敢怠慢。聚精會神的。坐在牀沿上。同會卿對着臉問道。大人說的這樣鄭重。一定是要事了。請你仔細的告訴我罷。會卿未曾開言。先嘆了一口氣。然後用首巾拭着眼淚說。沒想道咱們北京的朋友。眼前就要遭殺身之禍。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。也要算在數難逃了。會卿開口說了這們幾句。鬧得秦勇又是驚慌。又是害怕。忙往下追問道。我的大人。好好兒的。你這話從那裏說起呢。莫非是住了賊店。有人要暗算咱們嗎。會卿道。不是。不是。就是有人暗算。吃虧的也不過你我兩人。何至於連北京人。全包在裏頭呢。你要知道。如今湖北武昌城。已經起了革命。祥大帥同張統領。全被他們殺害了。並且實行排滿主意。所以省城的旗人。一個也不留。凡遇着一個人。得先叫他說話。聽一聽口音。要會說南方話呢。便算逃了活命。如果說北京話。便立時要你的命。就這樣不知死了有多少

人了。他們已經調兵遣將。攻取鄰省。看起來用不了兩三日。就快到湖南了。你我全是北京人。要遇見他們。豈不自白送了性命。你想這事够多門危險呢。秦勇猛然聽了這一套。不覺嚇的驚惶失措。忙追問道。這事真確嗎。會卿道。豈有此理。這是甚麼事。有敢造謠言的麼。你如果不信。我把屈銳叫來。叫他再詳細說一說。你就了然了。他是張統領的衛隊。新從湖北逃回。全是親眼看見的。秦勇道。既然屈銳新從湖北回來。親身經歷。當然不能假。何必再問他呢。但是大人可有甚麼法子。解脫此難嗎。會卿搖頭道。我那有甚麼法子。自好聽天由命。咱們走到那裏說那裏。遇着了也算命裏應該。自好到閻王爺駕前訴委曲罷。秦勇聽這話急了。說大人這話不對啊。你是欽差的隨員。該當同他共患難。我們一個當跟役的。爲什麼要往火坑裏跳呢。要去大人自己去。我是仍然回長沙的。會卿歎道。本來你太冤枉了。在院署裏够多舒服自在。憑空却得了這一份險差。難道真拿性命當兒戲嗎。我是自好認命了。你願意回長沙。自請隨便。不過有一樣難處。我不能不替你籌劃萬全。你原是奉着帥命。隨我去的。如今半途折回。田帥那裏。你怎麼交代呢。我替你出一個主意。明天一早。我一個入上路。你帶着屈銳。去見田帥。將湖北情形。詳細稟明。不僅担不着不是。似這樣

軍情大事。你能探着消息。即時回轅稟報。當然還有重賞的。大帥如果問到我。你就說我自從得着這消息。心中益發焦急。深恐欸到遲了。欽差担着危險。因此連夜的趕奔前程。向四川去了。秦勇道。大人替我籌劃的。妥當極了。明日早晨我便回城去了。會卿見他毫無留難。非常歡喜。又說別看咱二人暫時分手。將來大局平定。我一定請欽差向田帥咨調你到四川去。仍然可以常常聚首。又聽瑞欽差此番到四川。攝政王爺。曾當面許過署理四川總督。將來把宋耳盈換下來。因為他的資望太淺。實在够不上開府全川。你就在長沙靜聽好音罷。一席話又把秦勇說歡喜了。二人一夜也不會合眼。第二天一早。先把秦勇開發走了。然後會卿方才啓程。因為他膽虛。恐怕自己先走。秦勇知道路徑。將來再去趕他。所以情甘落後。同車夫馬大商議。專走僻徑。所為遮掩人的耳目。好在車夫路徑極熟。會卿又應許如能將自己送至宜昌。可以改乘江輪。情願送車夫二百塊錢。車夫果然竭力的向前赶路。從此會卿鴻飛冥冥。也知逃向何方去了。這一來便把瑞方兄弟的性命。輕輕斷送。原來瑞方自從會卿走後。心中總算是有了盼望。就是隨從的軍官。如楊得勝張成功等。也不似從前那樣跋扈了。沿路之上。除州縣供應外。瑞方想要花錢。楊張等居然肯拿出來供給。好在轉眼已入了四

川邊境。沿路官知道是查辦鐵路的欽差大臣。誰也不敢怠慢。瑞方心中打算。我必須向他們先借幾個錢。略爲點綴軍餉。有一日行至四川資州。知州譚正斯。出郭迎接。在北門外替欽差預備好了行轅。是極大的一所民宅。隨來的軍隊。全安置在一所大廟裏。這廟的名字。叫大佛寺。乃是資州第一座大廟。全寺的地基。足有四百畝。大小房屋有七百餘間。寺中當家的老僧。名叫枯木。已經七十多歲了。這一千多名軍隊住在裏面。倒是綽有餘裕。寺中有的是米糧。軍隊在此吃上三五個月。也可足用。知州將欽差讓至行轅。一切飲食供應。俱有專員伺候。瑞方覺得沿路之上。惟有此處供給。最爲周到。便一心想在這裏多住幾日。一者休息鞍馬勞頓。二者等候孫會卿。三者實地調查調查。這資州是否殷富。要如果殷富呢。便可向知州張口借款。有這三種關係。瑞方便在此一連住了七八天。好在各軍官士卒。也看中這地方好。第一樣吃飯不用爲難。大家便也不言而喻的。表起同情來。在此住着不走。在瑞方想。會卿一定可以回來了。那知左等不來。右等不來。算計他起身到現在。已經二十多天了。仍然毫無消息。瑞方心中。自然是着急。連楊得勝也是有點詫異。不時的追問欽差。怎麼孫委員還不回來。瑞方自好用話支吾。說也許路上耽擱住了。你們不要性急。他早晚

必定携款回來。楊得勝問了不止一次。瑞方總是這樣回答。這一回楊得勝急了。瞪眼向瑞方道。欽差不要說了。三番五次孫委員準携款回來。如今快一個月了。連影兒全看不見。麾下這兩千人。全朝着末弁要餉。氣勢洶洶。再不發餉。他們就要叛變。連末弁的性命也保不住。欽差是得打正經主意。別等到炸了營。那時有錢也來不及了。瑞方急的躁脚。說你叫我打甚麼主意。楊得勝道。現放着偌大一座資州城。還籌不出幾萬塊錢來。自要欽差向知州張一張口。大洋錢立刻就能盤出。瑞方道。我何常不是這樣想。不過這幾天在暗中查訪。資州並沒有多少錢。倘然借不出來。豈不是白饒面子麼。得勝冷笑道。欽差那裏知道呢。誰肯把真話對欽差來說。我早聽見老和尚枯木說了。州庫裏那時全存着三五萬銀子。並且那譚知州在這裏。作了三四年。他本人的積蓄。就有十幾萬。欽差向他借。將來他仍由地丁下扣還。絲毫也短欠不了。這樣順水人情。誰不肯作。欽差却始終不肯張口。那可怨誰呢。幾句話。把瑞方說活了心。說既然這樣。明天一早我便進城向他商借。你們暫候一時。無論如何。我總弄幾個錢來。向弟兄點綴點綴。楊得勝見瑞方應許借錢。便快快的退下去了。第二天一早。瑞方果然進城去見譚正斯。那知這一回見了。神氣間與往常大不相同。只淡淡的用話敷

衍。彷彿有甚麼心事似的。而且所問非所答。直然是神不守舍。瑞方很詫異的。却又不便問他。借款的事。也不好張口。只得告辭出來。心裏計算。我必須調查調查。莫非出了甚麼大事故。想到這裏。便用眼向四下觀看。但見衙門中上下下的人。全露一種驚惶顏色。彼此交頭接耳。也不知說些甚麼。瑞方又不好過去打聽。一個人走出衙來。也不坐車。只在大街閒遊。遊了有一個鐘頭。才想起僱車回寓。忽見迎頭來了四個軍人。正是隨他來的湖北陸軍。一見瑞方。如得着寶貝一般。高聲叫道。欽差大人快回行轅。我們奉統領的令。那裏不尋到了。原來却在大街上。說着便招呼一輛轎車。扶瑞方上去。兩個人跨車沿。兩個人在後面跟隨着。一直拉到大佛寺。却見大佛寺門前站着不少的兵。一個個仰頭張望。看見瑞方的車到了。也不立正行禮。却彼此互使眼色。也有伏在耳邊說話的。鬧得瑞方心裏七上八下。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瑞方跳下車來。問護兵道。你們將我拉到廟裏作甚麼。護兵尙未答言。營官張成功。已經迎出來。先行了舉手禮。然後說道。快請欽差到後邊。大家要開軍事會議。請欽差主席呢。瑞方聽了這一聲請。恰如半空中響了一個霹靂。早嚇得手足無措。身體亂抖。有心要不進去。看神氣是走不脫。要進去罷。直然是鴻門宴。難免生命的危險。滿

腹狐疑。兩足也就且前且却。張成功在旁邊一力催促。說大人累了。可叫護兵攙着你走。一聲令下。早有兩名護兵。一左一右挾持而行。一直將他架到儘後邊禪堂中。是五間大房明着。瑞方進來。見烏鴉鴉坐滿了一座禪堂。全是軍裝跨刀。殺氣騰騰。令人望而生畏。原來是這三營的軍官。自標統下至哨官哨長全來齊了。楊得勝正在主席上站着。一見瑞方進來。高聲喊了一句一齊立正。衆軍官全站起來行禮。得勝滿面陪笑道。老帥來得正巧。請在主席椅子上略爲休息。末弁有一事面稟。瑞方只得過來。向大家鞠躬道。本部堂承楊將軍之約。來此與諸君晤談。但不知楊將軍有何見教。等他說完了。本部堂再同諸君細談。說完了便坐椅子上。閉目合睛。專聽得勝說些甚麼。得勝立在他的身前。大聲說道。本標統同諸君全是湖北的軍隊。你們可知道湖北軍界。現在起了甚麼變動嗎。實對諸君說罷。我們湖北陸軍。因受不了滿人的壓制。由李天洪統領。首舉義旗。實行革命。已經佔了武漢地方。殺了祥呈那個賊子。如今各省響應。革命事業。已經告成。是本標統昨夜間。才得着這個消息。一宵也不會合眼。我們全是漢族好男兒。趁此機會。應當早回本省。轟轟烈烈的。作一番事業。難道還隨着滿人，作保駕的護衛嗎。但本標統一個人也不得主。今日趁欽差大人也在座

。你們是願意跟隨欽差呢。還是想回湖北呢。人各有志。不妨明說。本標統也好採取多數的意思。早定行止。得勝的話才說完。只聽大家一口同音。如春雷一般的應道。願回湖北。願回湖北。這一聲才應下來。早把一位大欽差嚇得軟灘在椅子上。得勝見大家全願回湖北。正中他的下懷。便又問道。諸君既拿定主意。一律回省。這保護欽差的差使。可怎樣消除呢。難道將他扔在半路上不管嗎。一言未畢。只見張成功攘臂說道。統領這話差了。瑞方雖是欽差。實爲滿奴。我們如今既革命排滿。凡是滿人爲官僚的。理應剪草除根。難道還能留他的生命嗎。成功一發這議論。只見在座的軍官。倏的全立起身來。高聲喊道。殺滿奴殺滿奴。登時嘈成一片。更有那激烈的。拔出刀來。立時就要動手。可憐堂堂的大欽差。此時魂靈兒已飛出半天。要知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寫勢利小人。可謂窮形盡相。紙上有人。呼之欲出矣。本來作小說很難。要不失書中人之身分。還要不失書中人之性情。孫會卿是一市僧。而身分却是候選道員。欽差代表。觀其求見撫台。店中設計。是市僧身分。而且是骨董客中的市僧身分。見門房軟磨。又恰合老北京滑頭身分。及至見了田撫。舉動

言談。又恰是司道謁見撫帥身分。爲瑞方求款。立言尤委婉動聽。孫誠不失爲有才之小人。然轉臉對店家。倚勢欺人。乾沒古畫。把市僧身分。又完全托出來。不知作者何能體貼入微。一至於此。今之新小說家。雖極力描寫。亦決然不能到此境界。此純由閱世甚深。又有刻骨之筆以達之。非僅僅向書本討生活者。所能夢見也。

路上遇屈銳。聞變易心。及在暗室天人交戰一段。不止盡情盡理。而且大有益於世道人心。根本上須知小人亦是人類。亦由秉賦天性而來。若謂其自始即想拐款潛逃。世上無此情理。果如此。亦不能得瑞方之信賴矣。因聞變而心動。因心動而游移。因游移而利害相權。來回盤算。因盤算之結果。而決定拐款潛逃。一步緊似一步。義利關頭。閱之真可怕也。

瑞方窮途借款。以一欵差之尊。不惜向知州張口。寫來真是可憐。然非遇悍將之要挾。亦決然不肯出此。寫楊得勝張成功之逼迫。寫廟宇之寬大殷實。俱是爲下文地步。並非閒筆也。

此一回最後結尾。可謂寫得山窮水盡。使瑞方無路可逃矣。然下回却緩一步又爲

之開出生路。直待開出生路後。再寫到水盡山窮。然後乃結果瑞方兄弟之生命。如此曲曲折折。忽即忽離。可謂極奧衍之能事矣。

第五十六回 戮欽差禪堂作法場 盜首級和尙指迷途

楊得勝一千人。昨天還朝着瑞方索餉。爲何一夜之間。竟自變了面孔。將瑞方抓到太陽寺來。其勢洶洶的。竟要革他的命。這也未免太突兀了。原來得勝等從前並不知湖北起義。也是活該湊巧。資州的美國教士。新從漢口到來。所有李天洪起義這些舉動。他是親眼看見的。回到資州來。自然教會中人。先知道了。偏巧這位教士。又同知州譚正斯是老朋友。他先到州衙去。把武漢的情形一五一十。全對州官說了。要不然。這資州本是窮鄉僻壤。一時也決得不着這種消息。譚正斯本是一個老猾吏。生平最胆小怕事。聽見鄰省出了這樣大亂子。早嚇得亡魂失冒。不知怎樣才好。又兼州城之外。現紮着三營湖北陸軍。他們一定同革命有連帶關係。倘然這個風聲傳出去。叫軍隊知道了。他們在本州革起來。那還了得嗎。想到這裏。便將八班六房。全傳到後花廳當面囑託。千萬不許在外邊露一點風聲。那知他不囑託還好。這一囑託。更壞事

了。那些當衙役的。那有好人。立刻便跑到城外去報機密。所爲的是討賞。得勝聽見這樣警報。也不敢視同尋常。果然賞了差役幾兩銀子。然後召集了一回秘密會議。將湖北的事。對大家完全宣布了。又問這事應當怎樣處法。第一營營官張成功。性情激烈。本是一位革命健者。依他的主意。立刻把瑞方兄弟殺死。拿首級到湖北去獻功。內中參謀。同那兩位營官。却不贊成。說這樣辦太魯莽了。我們先把瑞方監視起來。俟等孫委員借款回頭。我們先將錢誑到手中。再作計較。橫豎瑞方的生命。逃不出我們手中。我們何必忙在這一時呢。得勝很贊成這套議論。當時便同大家計議。明天先把瑞方賺到廟中。給他一個下馬威。然後再監視他。他懼怕我們。還得要感激我們。將來有了錢。自然得快快拿出來買命。衆人商議好了。第二天便派了四名衛隊。去請瑞方。偏巧瑞方進城借款去了。得勝對大家笑道。他這回借款。太不是時候了。你們想湖北這消息。已經鬧得滿城風雨。知州縱然有錢。豈肯白填這個窟窿。他不過白跑一盪罷了。又催那四個兵。急速到城裏去尋瑞方。不大工夫。果然把瑞方架來。始而得勝演說。已經嚇得真魂出殼。繼而張成功又要實行殺人。瑞方那裏還坐得住。從椅子上勉強掙起來。向大家說道。諸君不要錯認我是滿人。實對諸君說。我祖上確是

漢籍。我們老百姓姓金。並不姓瑞。我確是金聖歎的後人。當初聖歎先生。被滿人殺了。他的妻子。全發遣到黑龍江爲奴。便改了旂姓。已經九代了。鄙人確是聖歎的九世孫。諸君不要誤認我作旂人。瑞方這一套掩飾之詞。自以爲朦騙這些軍官。使他們深信不疑。可以免去眼前的災禍。那知他們却不聽這一套。張成功早大聲喝道。不要信口胡說了。你拿我們大家當三歲兒童看待。那是不成功的。誰不知你是滿人中的大員。今天遇在我們手裏。休想活命。說罷槓拳挽袖。便要搶上講台。去拉瑞方。高低還是楊得勝看不過了。一把將張成功拉住。說你先慢着。這不是任性胡鬧的事。瑞大人是朝廷的欽差。倘然有個好歹。我担得起嗎。再說湖北的事。不過傳言。倘然不真。你們無故戕害欽差大員。便成了叛徒。區區一二千人。各省派兵會剿。豈不是自尋死路嗎。一席話把張成功擋住。算是給瑞方解了圍。瑞方嚇得也不敢再望下說了。只是拱手向得勝再三致謝。得勝又安慰他。說大人自請萬安。有末將在這裏。決不能叫你受着一點委曲。隨又吩咐護兵。仍將瑞大人送回行轅。路上兵丁們不准囉唆。如有侮辱欽差的。定以軍法從事。得勝這一下令。瑞方心中才不慌了。彷彿拉到市上的囚徒。忽逢赦旨一般。一刻也不敢在這裏停留。立時辭了得勝。忽忽的出廟回寓。來至寓

中。見了他六弟瑞錦。止不住放聲大哭。說萬沒料到。咱們弟兄。無原無故的。跑出北京。死在這萬里之外。將來連屍首全沒人管收。飽於虎狼之腹。這是造了甚麼孽呢。瑞方一壁說着。哭個不住。可憐瑞錦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拉着他哥哥的手問道。到底是爲甚麼事啊。瑞方這才收了眼淚。將湖北的事。對瑞錦詳細說知。瑞錦却不懼怕。也不哭啼。只歎了一口氣說。哥哥你想開一點罷。常言說。生有地。死有處。誰叫你貪圖功名富貴呢。在北京住着。有多們逍遙自在。偏偏要拿出四五十萬來。捐一個萬里充軍。偏偏又赶上這樣驚天動地的逆事。簡直是活的不耐煩了。要往死坑裏跳。還有甚麼說的。橫豎咱弟兄兩個。生在一方。死在一處。哥哥有個好夕。我也決不想活着。一路奔鬼門關。也省得在路上受罪。我是早想開了。空哭一陣子。有甚麼益處呢。瑞方萬沒料到。瑞錦說出這一套話來。心中很不自在的。說你是瘋了罷。爲何偏說這喪氣話呢。瑞錦冷笑道。算了罷。我倒想說吉利的。也得有啊。你難道不睜開眼看看。那楊得勝張成功一千人。比強盜還厲害。就是沒有湖北的事。我們弟兄也危如朝露。何況又遇着這大題目。他們益發有可藉口。說不定拿我們的性命。到湖北去犖功受賞。你想一想。還能有活路兒嗎。一席話說的瑞方毛骨悚然。只是搖頭歎氣。

說。老弟的話何常不是。不過蟲鳥尚知貪生。何況人類。我們總要死裏求活才是。難道就真坐着等死嗎。我如今尚有一線希望。或者可以借此求生。瑞錦忙問他。有甚麼希望。瑞方道。你忘記了孫會卿嗎。他到湖南去借款。已經去了好多日子。算計着早晚總該到了。只要他能借來一筆巨款。我們有了錢。便可以買命。那楊得勝張成功等。雖說兇惡。究竟同咱們並沒有深仇大恨。只有錢給他們。再多說幾句哀憐的話。勸他們早回湖北。我也不希望作官了。從此隱姓埋名逃回上海。趕緊搭船到津。便可脫離危險。保全性命。你想這法子可好嗎。瑞錦聽罷。從鼻子裏哼了一聲。說哥哥。你還盼望孫會卿嗎。那個混帳東西。不是人生父母養的。他決然不回来了。瑞方道。你怎麼張口罵人。孫會卿是我的契友。況且從前我待他有恩。他無論借到借不到。萬沒有不回来的道理。你這可是錯怪人了。瑞錦歎氣道。哥哥你到如今還脂油糊心。拿着壞蛋當好人。怎能不鬧到這樣結果呢。假如當日你要肯聽項四哥的話。決然遇不到這種禍事。事到而今。你還拿會卿當好人。他本是一個市僧。此番到湖南去。款子估八成可以借到。只是湖南北相隔不遠。那革命的事。難保他不得着風聲。他只要知道了。一定要變心的。幾萬塊錢。纏到腰裏。到那裏去不好。憑甚麼送給你我弟兄呢。瑞

方連連搖頭。說越說越遠了。天下那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。他縱然貪財。難道就不留他日相見的餘地嗎。越是知道湖北消息。我想他回來的越快呢。瑞錦聽的不耐煩了。一甩袖子站起來。說算了罷。不要往下說了。像你這樣昏聩糊塗。只怕可着中國。也尋不出第二個來了。瑞方本來沒好氣。又被兄弟當面搶白。怎能捺得下去。登時也發作了。說好啊。你目無長兄。竟敢當面侮辱我。真沒有王法了。你看不起孫會卿。我偏說他是好人。你既嫌我昏聩糊塗。不妨早早的離開我。我沒有你這樣弟弟。你也沒有我這樣哥哥。咱們是各奔前程。也省得我帶累了你。瑞錦萬沒料到。他哥哥說出這樣絕情斷義的話來。立時放聲大哭。說你不要我也好。我今天就走。也省得氣壞了你。說着便拿了自己隨身的皮包。邁步就要出門。高低是隨員萬有銓張金銘等。實在看不過了。一把將瑞錦拉住。說我的六大人。你一個人上那裏去啊。大帥說幾句。也是自己弟兄。有甚麼過不去的。也值得這樣小題大作。半路上就分家嗎。瑞錦仍然不依不饒的要走。後來還是瑞方覺着自己說的話。有點太過火了。便又拉回來說。老六你也太認真了。咱們自己弟兄。哥哥就是說你兩句。也值得這樣決裂嗎。人家勸你也是爲好。難道就這樣不講面子麼。瑞錦聽哥哥這樣說。便也借此下台。說我們作弟弟的

。怎敢同長兄頂撞。只因哥哥太不認得好壞人。我在旁邊看着。實在難過。索性倒莫如遠遠躲開。眼不見心不煩。何必在一處嘔氣。反倒招哥哥心裏不痛快呢。張萬二人恐怕他弟兄再說僵了。便將瑞錦拉到他們屋中。點上大烟燈勸他吸烟解悶。瑞錦偏不肯吸。說你們自請隨便。咱三人隨便談心好了。張金銘也不再客氣。一壁吸着烟。一壁問瑞錦湖北的情形。究竟如何。方才大帥是怎樣說的。你千萬不要瞞我們。我們知道底細。好到外邊去探聽風聲。倘然有一個風吹草動。好早早給你弟兄報一個信。也好防患未然。免得被人家暗算了。瑞錦聽他說的很有理。便將方才瑞方的話。又重新學說了一遍。嚇得萬有鎰直伸舌頭。張金銘也繃眉咧嘴。說怎麼好好的竟會出了這種事呢。據我想。大帥同六大人。還狠危險。暫時先在家裏忍着。千萬不可出門。明天午後。我到外邊去探聽一番。如果風聲不好。趁早兒打正經主意。要真把性命葬送在這裏。那才不值呢。瑞錦點頭贊成。說你的主意狠對。事不宜遲。早早探一個水落石出。省得臨時措手不及。我那哥哥越老越昏聩。咱們得着消息。不管他樂意不樂意。硬拉着他遠遠跑開。自要逃出這一羣官強盜的手。就沒的可怕了。萬有鎰道。你二位商議的很有道理。但要據我想。還得格外慎重一些才好。他們既有意圖謀欽差。一定

派人在四外監視。我們跑的意思。倘然被他們窺伺出來。不但跑不脫。反倒給欽差造了孽。說不定他們立刻拿出辣手段來。豈不是求生不得。反而促死麼。張金銘道。到底底是老前輩心思周密。慮的很遠。晚生一定要謹慎從事。縱不能給大帥分憂。也決不能給大帥招禍。明天我出去私訪。是喬粧改扮。不能叫人看出一點破綻來的。老前輩同六大人。自請放心。果然第二天午後。張金銘打扮成一個相面的先生。身上只穿了一件粗藍布大袂襖。外罩一件又肥又大的青布大馬褂子。尋了一塊木牌。當中寫了神相兩字。兩邊還添了八個字考語。是柳莊再世。許負重生。拿着這塊牌子。從後門溜出。一直奔大佛寺來。在寺門前。高聲吆喝着。相面相面。善觀十八部大運。五十流年。能知過去未來。能斷一生的功名富貴。文官何日拜相。武官何日封侯。一望便知。一望便曉。張金銘這樣吆喝着。居然敢跑進廟來。向那些當兵的攪攪生意。難道就不怕他們看出形跡來麼。何況張金銘與楊得勝一千人。也會會過幾次面。縱然改了裝束。難道還能變了面目嗎。閱者却不知張金銘早已慮到這一層。他當初作州縣官時。時常喬粧私訪。最能遮人眼目的。是假鬚鬚。同那一頂破帽子。自要將鬚鬚掛上。將破帽子戴上。立時便能改換一種面目。連左右近人。全看不出。因為有這種易形新術

。所以敢放開胆子。假充相士。楞跑進大佛寺來。那些當軍官當師爺的。本來一個個全是官迷。專好相面算卦。好知道一輩子的功名進步。看見金銘進來。彷彿得着寶貝一般。這個也喊。那個也叫。還有迫不能待的。跑過來硬往屋裏拉。鬧得金銘也不知跟誰去好。後來還是一個當護兵的說。你先到羅師爺屋裏。等羅師爺相過之後。再相別人不遲。原來這羅師爺。是楊得勝的帳房。管着三營的軍需。在這軍頭裏是第一位有權力的人。全軍之中無一個不巴結他。他名桂芳號叫秋士。大家全呼之爲秋翁。這位先生。雖管錢財。待人却極其寬厚。只要他手裏有錢。無論誰來借。他總不肯駁回。多少總借給你一點。因此大家全說他是好好先生。楊得勝那種暴烈的性子。却能得到軍心。大家全愛護他。多半是羅師爺的維持。金銘進廟來相面。被他看見了。忽然靈機一動。想起一件事來。要往金銘口中。決定一下子。便叫護兵把他拉到自己屋中。拱手讓座。金銘坐下問道。這位軍官老爺。貴姓。秋士道。在下姓羅。沒領教你先生貴姓。可是此地人麼。金銘道。相士姓金。原籍是江蘇淮安府。自幼雲遊天下。各省達官閥老。經我相過的。後來無不應驗。我此次到四川。是想訪一訪宋制軍。沒想到半途之上。缺了盤費。因此來貴營訪友。却遇着羅老爺。總算是有緣。我看羅老爺三

山得配。兩顆高拱。一定執掌財權。前途是不可限量的。金銘說到這裏。秋士點點頭。護兵也在旁邊湊趣道。果然是神相。我們師爺執掌財權。可不是一天了。他老人家。一天不定有幾千萬過手。你這位先生。一見就能知道。能說不是神相嗎。金銘一聽這話。越發得意。說在下是鐵嘴。說出來的話。沒有不應驗的。但不知這位羅師爺。想決定甚麼事情。秋士道。我也不問功名富貴。你也不必奉承我。我只問你。你看我的氣色。是在這裏住着的好。還是向前走的好。或者向後退的好。三者之中。請你替我選擇一下子。別的事我一概不問。金銘笑道。我的師爺。你這三條路說明白了。只有兩條。因為你們是湖北軍隊。這資州却是四川地方。無論如何。萬不能留你們在資州駐防。所以只有進退兩條路。那久住的話。不過是陪襯罷了。秋士點點頭。說你這話很有道理。到底或進或退。是怎樣才好呢。金銘道。論理你們自能進不能退。因為你們負的責任。只能向四川成都的路上去。要說到後退。便只有回湖北。你們無原無故的。回湖北作甚麼。就是勉強回去。這差事也不好銷啊。金銘這些話。分明是引逗秋士。叫他說湖北的真意。秋士果然脫口答道。我們回湖北。還有甚麼差事可銷的。目前湖北省城。不是從前的局面了。李統領高舉革命旗幟。把那些滿清家奴。全殺了

個一乾二淨，我們正好回去。幫助李統領建功立業。誰肯再作滿奴的護衛。跟隨瑞方呢。你看我回湖北。可有進步嗎。金銘心中盤算。他說話的意味間。是非回湖北不可。我如果說回湖北不利。他一定看我是漢奸。我不但探不着他們的消息。只怕連自己全担了危險。我如今倒得順着他說。好刺探他們的底細。想到這裏。便故意向秋士面上仔細看了一番。然後鄭重的答道。恭喜師爺。賀喜師爺。你目前印堂發亮。而且面上隱含着一種白光。如今以時令論。恰在深秋。秋主西方。白帝當權。面上現出白來。與時令相合。乃是秋天的正色。而且秋爲刑官。專主殺伐。你面上並含有殺伐之氣。只怕目前就要主謀殺人。殺過人以後。率領衆弟兄折回湖北。保管能成大功。立大業。將來前程不可限量。不出三年。準能作到監司大員。如果我的話不驗。此後回家去當老農。永不相天下士。金銘的話尙未說罷。秋士早拍起掌來說。先生的眼睛真毒。你怎麼一望就知道有殺人的事呢。實對你說。我們現在正預備要殺一兩個人。只須殺了他。將來回到湖北。便是大大的一件奇功。如不殺人。我們也決不能回湖北。你相的果然絲毫不差。看起來這事是非行不可了。金銘嘴裏雖敷衍着。心裏却非常着急。倘然他們在這一半日內。便作出來。欽差弟兄。連逃全逃不及。我如果不知道。

也還罷了。既然知道了。難道能够見死不救麼。我必須先設法將他們穩住不動。騰出工夫來。好叫欽差兄弟逃生。主意想定。便對秋士道。師爺的策畫非常高明。但要據相士看。殺人的事。還須遲諸三日以後。再辦也不晚。因為師爺的面上。發現一種財氣。這財氣最怕兇氣來衝。殺人是最兇的事。一殺人便把這筆財衝散了。最好是等財到了手。然後再殺人也不怕了。秋士驀的跳起來。拉着金銘贊道。先生。你真可算神目如電了。這樣看起來。那臨時的財一定跑不脫。大概早晚必能到來。這樣罷。你再過三天。仍到我廟裏來。如果真得着這筆財。我跟統領商議。提出五十元來。給你作爲謝儀。你到成都有了盤川。也不用沿路相面了。金銘連忙作揖道謝。說難得師爺這樣慷慨。我們行路人。真是遇到福星了。金銘給秋士相過之後。又到各營房中。胡亂相了一回。大家給他湊了幾十毛錢。這位先生。舉着他那相面招牌。大搖大擺的。蹣跚出廟門。仍回瑞方行轅。直待掌燈以後。才敲開後門。偷偷鑽進來。不願得回自己房中。先到瑞錦屋裏。報告一切。才進屋門。見瑞方瑞錦同萬有鑑。全在這屋裏。大家瞪着眼向外看。明明是盼望金銘回來。金銘一進來。三人如獲着活寶一般。瑞方先拉了他的手。笑道。你辛苦了。快快換衣裳吃飯罷。我們大家全候着你呢。金銘一壁換

衣服。一壁說怎麼候我一人。叫大家挨餓呢。衆家人忙着擺上杯箸。四個人圍着坐下吃飯。瑞方吃着飯。却向金銘追問。你此番出門私訪。可曾訪着甚麼消息嗎。金銘道。大帥先請用飯。等吃過飯。職道再細細的說。因爲這話很長。不是三言五語。能够說清的。瑞方也不便再問。可是他心中着實不安。草草的吃了半盃飯。就放下筷子嗽口。謂得那三個人。也不好再吃了。一齊起來。家人將菜飯撤下去。瑞方吩咐道。你們下去吃飯。不呼喚不准進來。家人答應着退下。然後瑞方催問金銘。到底訪得甚麼情形。金銘未從開言。先搖頭嘆氣。說這事職道真真不樂意說。因爲說出來。必招大帥煩惱。但是事到其間。却又不能不說。如果隱瞞着。早晚倘或發生危險。豈不耽誤在我一個人身上。瑞方聽他這樣吞吞吐吐的。心中益發怔忡不定。說你快說罷。不要繞這許多灣子了。早說了。我們還可想一個趨吉避凶的法子。要等事到臨頭。再說也來不及了。金銘歎道。說甚麼事到臨頭。簡直是刀已在頸。槍已擬胸。只怕比臨頭還要緊三分呢。這幾句話。直把瑞方兄弟臉全嚇白了。連萬有鎰。也嚇得變貌變色。忙追問金銘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莫非湖北軍隊。這就有甚麼變動嗎。金銘隨將在廟中同羅秋士問答情形。原原本本。一字不遺。全向瑞方說了。瑞方不聽猶可。聽了立刻

軟灘在椅子上。兩眼中的急淚。如斷線的珍珠一般。流個不住。幾乎要放聲大哭。張萬兩人。也爲之慘然。萬有鎰道。大帥不要悲傷。冷悲傷一陣子。也無濟於事。看神氣目前總算危險萬分了。據職道想。今天夜裏。就得打正經主意。金銘雖然穩住他們。但是蠻子的性兒。那有一定。倘然張成功等。要領着頭兒搗亂。只怕那姓羅的。也阻攔不了。常言說三十六着。走爲上計。莫如趁今夜他們全睡了。大帥昆仲。便喬粧改扮。逃出這資州去。職道兩個人。暫且看家。那時候風聲不好。我們也來一個脚底揩油。人不知鬼不覺。便渡過這難關了。大帥請想這法子可好嗎。瑞方道。你這法子誠然是救急之道。不過我弟兄一同走。難免要惹人注意。還是分作兩起的好罷。瑞錦不待他說完。便插嘴道。哥哥慮的很是。這樣今夜二更。你便先逃一步。等明天我再隨後趕去。咱們自要離開資州。不在他的勢力範圍。就不怕了。我們連夜奔省城。自要到了成都。我們住在總督衙門。老宋總不能不盡保護責任。如果看着事情作好。哥哥便成立欽差行轅。實行辦事。如果事情不好作。我們給北京去電報請示。然後再決定行止。哥哥今夜便起身好了。瑞方搖頭道。我不能先走。還是你先走一步的好。今天夜裏。你帶着家人二黑。急速逃出這虎穴龍潭。我明天掌燈後。再帶二白隨後追上

你們。離資州七十里。有一個鎮店。叫甚麼金槍集。聽說那鎮上有馬超廟。廟裏邊供着有馬超用的金槍。你們趕到那裏。先住下不要動。隨後咱們在那裏聚齊。據我想。連萬張二位。也不可久在這裏住着。大家先後趕到金槍集。再商量怎樣繞道進省。千萬可別順着大路走。怕的是他們軍隊。見我等全逃了。一定要趕上前去。倘然再被他們捉住。可就真沒有活路了。事不宜遲。你這就收拾收拾。急速的動身罷。金銘有錢。也都贊成這主意好。立時催促瑞錦。即刻動身。瑞錦道。走倒是很容易。可憐這黑天半夜。連東南西北全辨不出來。可向那一方去呢。縱然能走出幾十里路。前途茫茫。却向何處安身。這不也是難題嗎。瑞方發急道。我的六爺。你真是沒出過門的人。黑夜走路怕甚麼的。越是沒有人。越清淨好趕路。你就向西南走。自然會走到金槍集的。不要游移耽誤工夫了。瑞錦到此時。也是無可如何。只得依着他哥哥的話。攜了一個小皮包。皮包之中。有他自己的幾十塊錢。還是出京時候預備的。始終不曾用着。瑞方的銀錢什物。全被姨太太拿去。半路之上。不知爲了多少難。瑞錦始終不肯把這幾十塊錢拿出來。足見他的經濟學。是真有把握了。臨行之時。張金銘生怕他路上缺了盤川。忙把自己在大佛寺中相面騙來的幾十毛小洋。拿出來贈與瑞錦。瑞錦也收

下。帶在身邊。然後携了二黑。辭別大家。向瑞方請了一個安。說哥哥咱們再會罷。他說這句話。止不住眼中流下淚來。彷彿生離死別一般。瑞方也嗚咽不能成聲。說六弟你去罷。但願老天爺嘉惠咱們。逃出險地。早早到了成都。那就算有了活命了。張金銘萬有鎰。也拱手道。一路福星。瑞錦出了屋門。大家送他。輕輕將後門開開。二人溜出去。連頭也不回。便向西南走下去。這裏瑞方一千人。回到屋中。仍然是懸心吊胆。生怕半路之上。再出了甚麼麻煩。却好一夜之中。沒有甚麼動靜。瑞方的心裏。才略略覺得安穩些。到了第二天。大家起來。草草吃過飯。二白低聲對瑞方說。今天咱們門外。爲何添了許多兵。前後門全圍滿了。瑞方聽這話。自然吃驚不小。張金銘却坦坦的說。不要緊。他們是怕孫委員回來。大帥瞞着不說。他們得不着錢。未必準有旁的意思。瑞方點點頭。心中少爲寬解。一個人無精打睬的。回到自己屋中。越想越難過。在北京住着。那一樣不舒服。憑空害的甚麼官癩。四十萬白花花的洋錢。雙手奉獻與人家。在湖北買了一肚子氣。如今在路上。又担了這大的險。細思細想。這是何苦來呢。想當初在北京時候。天天到中和園。聽譚叫天演戲。是何等快活。如今困在這裏。死不死活不活。倒算怎麼一回事呢。想到這裏。使用手敲着棹子。唱起

碰碑來。正唱到內無糧草。外無救兵。忽聽烘的一聲。擁進幾十個兵來。一直闖進他的屋子。瑞方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嚇得立起身來。這一羣人。已經進了屋子。爲首的那一個。倒是很恭敬的。向他行了一個舉手的軍禮。瑞方不看猶可。看了早已嚇得白瞪着眼。說不上一句話來。你道此人是誰。原來正是他們最怕的那個暴烈營長張成功。瑞方一見是他。心中早撲通撲通的跳起來。定了定神。這才和顏悅色的問道。張將軍。你們到我寓中來。可有甚麼緊要的事麼。成功恭敬的回道。向欽差回。目前營盤裏。因爲索餉。圍住了楊統領。一定要問個長短。統領實在無法回復了。只得差末弁來請欽差。自要欽差到了。向他們說上一言半句。自然就解了圍。事不宜遲。請欽差這就隨末弁去罷。瑞方一聽。心說這又是大難題了。我手無分文。豈能說得服這一羣亡命。只得向成功說。張將軍。請你對楊統領說。我這兩天。因爲犯了痰喘舊病。實在不能長談。無論如何。請衆位弟兄。多多耐煩。再候上三兩日。孫委員必定回來。那時有的是錢。不但軍餉發清。本部堂還要格外犒勞。就請張將軍回去。多多美言罷。成功聽了。微微一笑說。欽差的話太容易了。如果楊統領能叫他們等候。何必又來驚動欽差。今天實在無法擺脫了。所以才派末弁來奉請。欽差如果不去。末弁就無

法銷差。好在相離不甚遠。到那裏也說不了許多話。欽差不願徒步。外邊有馬。請乘馬去就是了。瑞方遲遲移移的。仍不敢去。躊躇了一會。說張將軍。我實在不能去。求你多多原諒罷。你好好的替我回復。我將來到了成都。決然不虧負你。你想升官。我可保你參將。你想得錢。我替你籌上一萬八千。總可以對得過你了。在瑞方算計。以爲餌之以高官厚利。必能搪過此關。那知道這幾句話。更觸了成功之忌。他立刻顏色更變。冷笑了兩三聲。喝道。瑞方你快住口。你看現在是甚麼時候。還拿着滿清的官位。來愚弄我們漢族。你要知道。姓張的是漢族好男兒。今年要殺盡滿奴。取斗大金印。豈能再受你們的愚弄。你要知趣的。快快隨着我走。還可以保全你們的體面。你要花言巧語。賴着不走。可別怨我不留面子。成功說這話時候。真是聲色俱厲。把一位欽差大臣。早嚇得軟癱在椅子上。那裏還能動得一動。顫聲說道。張將軍。你們難道真要我的命嗎。我前天曾對你們說過。你我全是漢族。我同滿清。還有殺祖之仇呢。要排滿革命。我是極贊成的。你們如果殺我。豈不是自殘同種嗎。張將軍。求你高抬貴手莫算這筆帳罷。瑞方說的這樣可憐。張成功要略微心慈一點。也自然軟化了。那知他充耳不聞。向隨來的兵士發令道。你們來兩個人。一左一右。把瑞方架到廟

裏去。不准遲延。一聲令下。出來兩個身量高大。看樣子很有氣力的兵丁。搶上來，從椅子上將瑞方拉下。脚不沾地。便架出行轅。成功並傳令。所有行轅裏無論隨員師爺。以及廚房小廝。一律綁起來。帶到大佛寺發落。可憐這些人。藏沒處藏。躲沒處躲。只可是束手就擒。這些大兵在後面趕着。如同趕豬一般。直趕到大佛寺去。沿路之上。看的人越聚越多。只見兩個大兵。架着一個五十多歲連鬚鬍子的人。在緊前面。後面隨着一羣人。俱都繩捆二臂。還有二三十個兵丁。全扛着快槍。在後邊監視着。一同向前行走。大家也看不出是怎麼一回事。還認着是捕獲了甚麼大盜。有那好事的。便也隨着。想看一個水落石出。人是越聚越多。轉眼已來至大佛寺。却見寺門前雄糾糾的立着不少大兵。也都握着槍。瞪着眼。如臨大敵一般。張成功在前面揮揮着。把架來的人。一齊擁入廟中。跟着看熱鬧的人。却有些膽怯。不敢進去了。成功領着這些人。一直來到廟後邊很大的一座院落中。乃是老和尚枯木養靜參禪的所在。內中只有五間很大的北房。房子也是明着。並無暗間。此時楊得勝同着兩個營長。三個師爺。還有十來個護兵。俱在院中等候。護兵也有持手槍的。也有拿短刀的。頂有兩個。每人手中一柄背寬刃厚的虎頭刀。尤其兇惡可怕。成功進來。得勝先問道。欽

差來了麼。成功道。已經架來了。在門外呢。得勝連忙自己迎出來。見瑞方坐在門外地上。吁吁喘氣。其餘被細的。排班站住。全是低着頭。不發一言。得勝忙過去。先朝着瑞方。深深的請了一個安。嘴裏還說道請大帥安。方才張成功舉動粗魯。冒犯大帥。請看在末弁身上。饒恕他罷。瑞方才受了張成功一場霹靂閃電。驚魂兀自未定。如今却又遇着楊得勝。這樣馴順謙恭。更覺鬧得方寸中毫無所主。乾瞪兩眼看着得勝。却答不上一句話來。得勝又笑道。請大帥後邊坐。末弁有幾句肺腑之談。要向大帥告稟。瑞方到此時。才點一點頭。想要掙扎起來。却有些掙扎不動。得勝吩咐兩個架他來的兵丁。說你們好好攙扶大帥。到後院坐。兵丁把瑞方攙起來。才要向裏架。瑞方說且慢。楊將軍你既優待老夫。怎好意思。將老夫手下的人。一律上綁。請你高抬貴手。暫時先放了他們罷。楊得勝笑道。我倒把這事忘了。立刻吩咐兵丁。將綁來的人一律開放。先請到營房裏暫候。要從優招待。各兵丁應了一聲。立刻把這些人放了。一律拘到營房去。然後得勝隨着瑞方。一同來至後院。兵丁把他架到禪堂中一條板凳上坐下。得勝過來立在他面前。突然高聲問道。大帥你既自己承認也是漢族。爲何又想私自逃跑。足見你是心虛胆怯了。今日趁大家全在這裏。你到底滿人是漢人。

務必痛痛快快的。說個明白。要不然全軍的弟兄們。全認着我有意袒護你。全把我看成漢奸。我能担得了這嫌疑嗎。瑞方到此時。自知是九死一生。索性把心一橫。問道。你怎麼見得我要逃跑呢。得勝哈哈一陣狂笑。說我不給你一個證據。你也斷然不肯承認。來來來。你們把夜裏擒着的兩個人。一齊帶上來。同他對證對證。不大工夫。早從外邊拉進兩個人來。瑞方不看猶可。看了又是心驚。又是難過。眼中的痛淚。早條的流下來。你道這兩個人是誰。原來正是瑞錦同小厮二黑瑞錦一見他哥哥在這裏。便大聲說道。哥哥咱弟兄兩人認命罷。旁的話不要說了。瑞方哽咽道。哥哥是自己找死。原無得怨。可憐六弟你。無原無故。却被我拉了來。陪上一條性命。哥哥口問心。實在對你不過。但不知你因為甚麼。却被人家獲住。這也算冤家路窄了。瑞錦道。我原意本不願走。怕的就是這一着。果然人家在四面八方。全有埋伏。我們走了沒有半里路。就被人家擒住了。一直牽入廟中。楊統領他們本認得我。見面問我因何而跑。我對他說。因為無錢開發軍餉。是奉了哥哥之命。特往湖南去迎孫委員。他偏不信。說你就是到湖南去。也應當白天走。為何白天不走。却要夜裏走呢。我說白天走。恐怕你們看見。疑惑我是逃跑。因此才黑夜走。所為避人眼目。楊統領說。既然這樣

。你更是逃跑了。還有甚麼賴的。我說你一定說我逃跑。我便是逃跑。任憑你們發落罷。他又問我。欽差走了沒有。我說欽差怎能走呢。你太小看人了。他當時便派兵把欽差的行轅圍住。不許放走一人。兄弟就料到了。今天哥哥是得到這裏來的。決然放你不過。瑞方聽瑞錦勞勞叨叨。說了這一大套。生怕把楊得勝招惱了。眼前便要吃虧。連連向他使眼色。意思是止住不叫他說。那知瑞錦的話。越說越多。瑞方只得攔道。算了罷。不要說了。我已經全明白了。瑞錦道。哥哥你還怕誰不成嗎。咱弟兄。在陽世間多說一句。是賺的。再想交談。只怕得到陰曹地府去了。瑞方聽這話。益覺刺耳動心。但是又無法止住他不說。高低還是得勝過來。向瑞錦道。你可以休息休息罷。我同大帥。還有要事相商呢。瑞錦到此時。方才止住不說了。得勝立在瑞方面前。問道。末弁有一事請教大帥。務必請大帥作一切實的答覆。千萬不可支吾搪塞。成則行。不成則止。一言便可以定局。末弁也好回復本軍的弟兄們。省得他們終日搗亂。瑞方道。楊將軍有何見教。自請實話實說。沒有不好商量的事。得勝冷笑道。這事並沒有商量餘地。大帥要仍抱着商量主意。那就不必說了。瑞方道不商量也可以。到底還是甚麼事呢。得勝道。這事也沒有甚麼難辦的。就是今天這時候。請大帥拿出十萬現

洋來。我們大家作盤費。開回湖北。也省得在路上攪得大帥不安。大帥領着衆位隨員。自行到成都去。好在相離甚近。也無須我們保護了。大帥要認可呢。眼前就把銀子兌清。大家從此分手。另圖後會。將來末弁等到了湖北。如有寸進。決然忘不了大帥體恤之恩。瑞方聽他說完。只是白瞪着眼。一個字也答不上來。得勝又催道。到底怎麼樣。肯不肯。自請快說。瑞方道。楊將軍。我們到這時候。還有甚麼不肯的。不過我手中有錢沒錢。也瞞不了你。你諸位如果能候一候。早晚孫委員到了。他縱然借不到十萬。五萬塊錢是一定有把握的。借到了。我連一塊全不要。就請你楊將軍盡數提去。回湖北的盤費。是足夠用了。得勝不待他說完。便冷笑道。這樣你是沒有十萬塊錢了。直捷了當的回復我。不就完了。何必纏脖子呢。大帥你要知道。天下事全是出自情願。不能勉強的。你既不肯拿錢。我也決不怪你。但是我們此次想回湖北。是萬不能空手回去的。末弁想同大帥商量。要暫借一宗物件。俟等到了湖北之後。再原物奉還。不知大帥肯借不肯。瑞方道。不知楊將軍要借甚麼物件。自是我所有的。便慨然奉上。決不吝惜。得勝哈哈一陣狂笑。說我要借你項上的頭顱。到湖北見我們李統領。作一種進見之禮。弟兄們還不動手。等待何時。得勝的話才說完。早跑過兩個兵

來。從板凳上把瑞方揪下。一個人牽着髮辮向前一拉。那一個高舉虎頭刀。向下一落。只聽嗒嗒一聲。紅光崩現。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滾落地上。死屍也隨着向前一撲。此時旁邊站的瑞錦。也不害怕。也不悲哀。兩隻眼睛。直要努出眶外。如惡魔獍狗一般。直撲過去。要同得勝併命。得勝向旁邊一閃忙向左右兵士。一比手勢。仍是那兩個兵奔過來。把瑞錦按住。也是一刀殺死。得勝吩咐。尋兩領蘆蓆。把他弟兄兩人。先捲起來。暫埋在廟後柳樹底下。兩顆頭顱。放在盆子裏邊。用石灰埋上。省得腐爛了。不易辨認。兵士答應一聲。如法辦理。然後得勝到前面辦公室中。吩咐把瑞方的隨員僕從叫過來。當面問話。少時張金銘。萬有益。二白。二黑。另外還有一個廚夫。一個執帖回話的門役。全帶到得勝面前。聽候發落。衆人戰戰兢兢的。一齊跪倒在地。大呼統領饒命。得勝平日。本認得張萬兩個隨員。知道他們全是漢人。並非旂族。便和顏說道。張萬兩位觀察。不必害怕。我今天殺瑞方兄弟。是爲我們漢族復仇。並非有甚鬻私怨。你二位雖作滿清的官。却全是漢人。我們同種同類。萬沒有自相殘害之理。你二位願隨我們回湖北呢。咱們早晚便可一路同行。如願各回家鄉。也自請隨便。我每人並可送你二十元的盤費。你二位快請起來。坐下談話吧。張萬兩人。異口

同音。先謝了得勝不殺之恩。然後說道願回家鄉。因為我們全是文人。跟隨統領也無可效力。倒不如及早還鄉。如果家鄉有甚麼機會。倒可以幫助我們漢族。也獨立起來。倒可壯一壯聲勢。得勝聽了。果然拿出四十元來。送給張萬兩個人。立刻放他們走了。這兩個人如死囚遇赦一般。便連夜逃出资州城。二白二黑。因為全是旂人。俱被得勝殺了。厨子及看門的。是由資州衙門派來聽差。得勝把他們也一律釋放回城。得勝將一千人全發落完了。然後召集軍事會議向大家宣布。我們如今殺了欽差。便是背叛朝廷。除去回湖北之外。別無旁的路可走。請大家議一議。我們是立時折回呢。還是少候一候呢。羅秋士起立答道。我們回去的不可太快。一者湖北革命。不過得自耳聞。究竟是甚麼情勢。必須先派一兩個人。回去探一探。探明白了。可歸則歸。如不可歸。我們便攻入資州城。先飽掠一回。然後分投四散。各回老家。就算是兵變了。戕害欽差。搶掠一逃。連統領也隨着不知下落。便輕輕的把這一場是非脫過去了。我們如明目張胆的回湖北。倘然要有一點參差。那時再想跑。如何來的及呢。再者孫委員還不定那一天回來。我們如果走了。這一筆財。豈不是白白便宜了別人。統領請想一想。我這話可是麼。得勝及在座的軍官。無不鼓掌贊成。說到底是秋翁的策畫。果然

面面俱到。到底誰告奮勇。能先到湖北走一邊呢。話言未了。只見第三營營官高長捷。挺身出來。說末將不才。情願討這項差使。先回湖北看一看。緊跟着又有第一營的哨長陸永明也起立發言。願隨高營官。一同前往。得勝笑道。高陸兩位肯去。再妥當不過了。事不宜遲。今天你二人便要起程。請羅師爺發給你們盤費。早去早回。千萬莫在路上耽擱。二人答應了。得勝又囑咐本軍的人。暫時不要宣布殺害欽差的事。並叫羅秋士傳諭寺中和尙。也要嚴守秘密。人不知鬼不覺。把一位大欽差謀害了。外邊還不知道一點影子。楊得勝對知州說。因為時局不靖。欽差在行轅中。倘或保護不周。出了旁的岔子。誰担得起啊。所以勸欽差。暫且搬至大佛寺中。同軍隊住在一起。大家好盡保護之責。知州譚正斯。明知這裏邊有問題。但是懼怕軍隊。也只好裝聾裝啞。應當怎樣供給。仍舊派人送至大佛寺中。其實裏面的消息。早沸沸揚揚。傳遍資州城了。過了幾天。大佛寺中。忽來了一個作小生意的。肩上背着一個木櫃。手中擎着一柄搖鈴。來至寺中。高聲叫道。賣香胰子。花露水。首巾襪子。各樣雜貨俱全。大兵一看見。便全圍上了。問了這樣問那樣。叫賣的非常和氣。要的價錢也很公道。賣了幾樣。然後背着木櫃出廟。從此以後。這賣貨郎天天必來廟裏走一遭。過了幾天

。不但軍人全熟識了。連廟中的和尚。也認識了一大半。尤其同他要好的。是本廟的知客僧月空。甚麼原故呢。原來這月空是一個青年和尚。長的像貌既美。談吐應酬。又文雅又和平。在本廟中總要算一個出色的僧人。可是有一樣不好。他不守清規。專好同左近一帶不規則的婦人勾搭。他見這賣貨郎的物品。多半是婦女歡迎的。便也跑過來打聽價值。貨郎一看他這神氣。便料他不是一個安分的和尚。偷偷的送了他一盒香皂。兩瓶花露水。還有香粉牙膏之類。也每樣送了一點。並不向他要錢。月空得到這便宜。說不盡的歡喜。向他再三致謝。並應許給介紹買賣。過了兩天。月空向他說。這廟的前邊二里多路。有一個小村子。名叫五柳店。我的娘家。便住在那裏。你明天晚飯後。到那裏去。我能替你賣不少的貨。貨郎笑道。師傅肯作成小人。多賺幾個錢。那是再好沒有的了。但不知師傅的娘家貴姓。住在村子那邊。小人去了。好容易打聽。月空道。你進了村子。一直走。在儘東頭一個籬笆門外。有一株桂樹。還有兩三株垂楊柳。那一家姓湯。你打聽桂花湯家。沒有不知道的。我準在那裏候你。千萬不可失信。貨郎道。這是賺錢的事。我還能忘記嗎。第二天晚飯後。他果然背了不少的貨。照着月空說的方向。尋至五柳店。才一進村子。便有許多狗追着咬他。他一邊

吆喝狗。一邊向前行走。來至東頭。不但看見桂樹。桂樹底下還立着兩個人。一個正是月空。那一個却是婦人。雖然鄉村打扮。却塗脂抹粉。很有幾分姿色。一見貨郎來了。和尚先打招呼。說這裏來。你這位大哥。真不失信。又朝着婦人說。五嫂。你看怎樣。我不冤你罷。婦人笑了笑。說你讓他裏面坐罷。在外邊看貨。回頭街坊家姑娘嫂子。全圍攏上。我們倒不得挑了。月空點點頭。隨把貨郎讓至籬笆門內。一個院子當中。月空道。這裏又寬闊。又明亮。叫他把櫃子打開。你揀心愛的挑上幾樣罷。貨郎隨把櫃子放在院的當中。笑着對婦人說。奶奶喜歡甚麼。隨意挑選。我們買賣人。但求多賣幾樣。決不扯謊要價。說着將櫃蓋揭開。但見裏面花花綠綠。十分好看。婦人看了這樣。又挑那樣。問貨郎道。這是桂花皂麼。多少錢一塊。多少錢一盒。貨郎道。這是從漢口販來的。真正地道法國皂。我們原本還要兩塊錢一盒。這位奶奶要買。只算兩塊二毛錢。要一塊是八毛。這是實在的價錢。少一個也不能賣的。婦人道。呦好貴的胰皂。我從來沒聽見說過。我們行常用的桂花皂。兩毛錢一塊。也是香噴噴的。你難道一塊就頂人家四塊麼。貨郎道。奶奶說的。那是中國桂花皂。要論香味。比這個可差的多呢。這是法國巴黎造的。那是中國上海造的。奶奶不信。請先拿一塊

用去。如果同那個一樣。我情願奉送。不要你一個錢。說着果真拿出一塊來。雙手交給和尚。說師傅自請拿去。轉交給奶奶用。過幾天再給錢。假了包管退換。和尚笑嘻嘻的接過去。果然遞給婦人。說你留下用罷。不要管真假好壞。橫豎用不着你還錢。婦人笑着收了。又挑了兩瓶芝蘭香水。兩瓶爽身粉。兩瓶生髮油。另外又挑了半打絲巾。一根繡花腰帶。通共算了算。是六塊四毛八分。和尚當時便要給錢。貨郎笑道。忙甚麼。先放着罷。等小人那時起身。到旁縣去。再向師傅討錢。在你老手裏存着不好麼。月空見貨郎這樣誠實。益發歡喜。說難得你這樣和氣。咱們見了多次面。我還不會打聽你貴姓呢。貨郎道。小人姓李。是南京的人。常在湖北作生意。如今湖北不安靖。因此販一點貨到四川來。沿路叫賣。不過是借此餬口。如今遇着師傅。格外照顧我。我心裏感激極了。但不知師傅。廟裏住的。甚麼軍隊。月空歎氣道不要問了。我們出家人吃十方。如今來了這些軍隊。反倒吃我們。這真是吃到十一方了。要如果是我們四川軍隊。也還罷了。偏偏是湖北的。甚麼護送欽差大臣。現在欽差大臣。也沒有影兒了。他們仍然賴着不走。眼睜睜要把我們這廟吃空了。也不知造了甚麼孽。才遇着這一羣惡鬼。李掌櫃你看。這不是天外飛來的事麼。月空說罷了。却見貨郎面

色慘白。兩眼發直。問道。欽差爲甚麼沒了影兒。到底上那裏去了。師傅可知道嗎。月空略一遲頓答道。我告訴你。你千萬不要到外邊亂說。倘然說差了。可要吃苦呢。貨郎道。小人一個作生意的。說這些作甚麼。我們不過閑談。師傅自管說。沒要緊。月空歎道。說起來慘得狠呢。我們出家人最慈悲。偏偏遇着這種事情。嚇得我六七天不會睡覺。貨郎聽他這樣說。益發極了。連連催問。到底欽差怎麼樣。難道是被軍隊害了嗎。月空道。咳不要提了。這位欽差。我也曾見過四五次。倒是長得又福厚。又慈善。一部連鬚鬚鬚。很有威嚴。誰想到落到這般結果。貨郎到此時更急了。說我的師傅。你倒是說甚麼結果啊。怎麼專拉扯這沒相干的話呢。月空道。你何必這樣發急。你越急我越不說了。貨郎又再三央求。月空才說道。咳好好的一位欽差。被他們架到後院禪堂。三句話不投機。硬把腦袋砍掉了。鮮血流了一地。月空還要往下說。只聽哎呀嘆通。那旁邊的貨郎。仰面朝天。摔倒在地已經背過氣去了。嚇得和尚同婦人手足無措兩個人將他扶起坐下。盤好了腿。月空低聲喚道。李掌櫃。醒醒。李掌櫃。醒醒。喚了好幾聲。方才悠悠氣轉。哇的一聲哭出來。緊跟着大放悲聲。哭的十分淒慘。月空忙攔道。你先不要哭叫。街坊聽見。怕不招出是非來。貨郎聽他這樣說。才

勉強止住。仍是抽抽噎噎的痛淚交流。月空道。看你這種情形。一定同那位欽差有甚麼關係。你實話實說罷。要不然。我可拉着你到軍營告發。貨郎到此時。忙給月空跪下。說師傅慈悲。救了我的性命。便是保全了欽差的屍體。實對你說。我並不是生意人。我乃是欽差屬下的武巡捕。李虎臣。月空連忙一把將他拉起說。原來是李老爺。恕貧僧眼拙。連日多有簡慢。快快請到屋裏坐罷。這院中不是講話的地方。說着把櫃子替他提起來。婦人打起簾子。向屋裏讓。虎臣隨他們進來。見屋中收拾得狠乾淨。並無旁人。月空讓他坐下。又叫婦人燒水沏茶。然後問虎臣道。李老爺。怎麼不隨欽差同來。你個人又扮成貨郎模樣。究竟是甚麼原故呢。虎臣道。一言難盡。隨將當日在武昌時如何分手。後來因姨太太得病。又折回漢口。怎樣請何仙姑。後來何仙姑怎樣被殺。自己怎樣被捕。怎樣扯謊逃回漢口。詳細對月空說了一遍。月空很贊歎說。照李老爺這樣忠於故主。只怕可着中國。也尋不出第二個來了。婦人也催問道。後來姨太太怎麼樣呢。虎臣歎道。他自己也受上罪了。我從武昌逃至漢口。實指望尋他去。先要幾個錢。好趕了來搭救欽差。那知他的來歷。已被革命軍查出來了。將所帶的銀錢衣物。一律沒收。將他這個人。也暫時寄押在女監中。聽候將來發落。我得着

這個信。也不敢到佛照樓去了。幸而在武昌時候。陳哨官給了我五十塊錢。原是預備到南京作盤川的。我只得改作到四川的盤費。繼而一想。這幾個錢。未必够用。而且當這革命時代。倘然露了形跡。叫人知道是瑞方的隨員。便有性命之憂。索性將這五十塊錢。全買了洋廣貨。置了一個木櫃。放在裏邊。沿路之上。隨走隨賣。一處也不敢停留。一直趕到了資州。才打聽着欽差確在這裏住着未走。我原意本想一直投了去。是小店的主人。對我閒談。說欽差被軍隊架到大佛寺去。到如今不曾放出來。也不知是死是活。我聽了。便到大佛寺探訪。訪了兩三天。不曾看見欽差身旁一個人。我不敢打聽。後來師傅叫我來五柳店賣貨。我便預備向師傅探聽一個詳細。如今師傅全對我說了。可憐我那十幾年的恩主。一旦竟落得身首異處。叫我心中怎能不難過呢。說着又哭起來。月空勸道。你哭一陣子也活不了。倒是以後你打算怎麼樣呢。虎臣聽他這樣問。立刻跪在地上。朝着月空大磕其頭。說鄙人有一件事。拜托師傅。無論如何。得求師傅成全才好。月空忙扶他起來。說我們出家人。以方便爲本。自能够盡力的事。一定幫忙。就請你對我說罷。虎臣道。我們主帥死了。不知屍首現埋何處。月空道。這個我倒知道。他的腔子現埋在寺後邊柳樹底下。首級却用盆子盛着。就放

在後院禪堂裏邊。你打聽這個。莫非想班柩回京嗎。這可作不到。千萬不要碰這釘子。我聽說他們統領。早晚還要拿首級到湖北擎功呢。誰敢到他面前。索取欽差的頭顱啊。虎臣道。明明索取。當然是作不到的。但求師傅指引。我知道他首級在那裏。偷盜了出來。連夜離開這地方。他們就不答應。也沒有法兒了。師傅無論如何。得幫我這個忙。說罷又連連請安。月空狼躊躇的。說這事我可不敢應你。他們見丟了首級。一定要同本廟搗亂。我又是一個知客僧。怎能脫得這干係。你這不是向火爐上拾我麼。虎臣還要向他央求。忽聽門外有人喊叫。別放他走了。我們看看。三人嚇得面面相覷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寫瑞方之被釋回寓。是急脈緩收。及二次被架至寺中。是緩脈急收。忽然尊稱大帥。忽然大喝滿奴。忽然拱至主席。忽然牽到階下。殺人時如急風驟雨。無端而至。令人心顫目眩。寫瑞錦不哀求而拚命。尤恰合當時情景。張金銘之相面。恰合江湖術士口吻。尤妙在隨機應變。毫不顯露。其對羅秋士所談之話。一面挑逗其發財之心。一面又能遏止其殺人之念。就表面看去。似能爲瑞方兄弟騰出逃走之工夫矣。而結果反因瑞錦先行。致速其死。假令無此一着。或

者尙能多延幾日。然孫會卿一去。已不啻爲瑞方兄弟。宣告死刑。縱能多延幾日。亦難逃悍將之手也。

瑞方臨死以前之畏懼狀況。及將死時之哀鳴。能使閱者覽之惻然。然以堂堂大員。如此軟弱。亦太覺無骨氣。從旁拾出一個瑞錦來。侃侃而談。視死如歸。又不覺令人氣壯。作小說必須同時能形容出兩副面目來。而這兩副面目。又能互相形容。斯爲寫生妙手。

寫張得功那樣暴戾。同時又寫楊得勝這樣謙和。亦是兩副面目。互相形容。然楊之謙和中。隱寓一種森然可怕氣象。正是加倍寫法。甚於暴戾恣睢。

寫李虎臣喬粧貨郎。突如其來。然閱者並不覺其突兀。則因已有上文爲之伏線也。知客僧月空。風流好色。於夾筆中帶出。即已活畫一俏皮和尚。爲虎臣介紹買賣。完全是爲獻媚婦人。虎臣滿腔心事。亦欲藉和尚探知底裏故。即日前往。不辭辛苦。入村後着墨無多。寫出一番清幽景色。彷彿置身圖畫中也。

寫虎臣要價。婦人挑貨。和尚會鈔。種種口氣。無不惟妙惟肖。及和尚述說瑞方慘死。虎臣在一旁着急催促之情形。尤爲逼真。所謂事不關心。關心者亂。作小

說者。非體貼局中人之心理。決不能恰合分際也。

第五十七回 杯酒成功隻身逃竄 海關遇險絕處逢生

李虎臣正在央求月空和尚。替他設法之時。忽聽外面有人喊叫。倒把屋中的三個人。嚇了一跳。虎臣本來心虛。生怕被人看出破綻來。大大不便。忙問婦人。可有藏身地方沒有。婦人笑道。你不要藏了。我聽這喊叫的聲音。好像是街坊李小四。他多半是娘子派了來。看洋廣貨。你一藏躲倒不好了。婦人說著。便迎出去。不大工夫。果然同進一男一女來。說說笑笑的。進了屋子看那男人。像是個地痞模樣婦人却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一見虎臣便問道。你這貨郎。爲甚麼只在一家賣。也不出來給大家看看。虎臣忙笑着答道。這位奶奶不要見怪。因爲這裏還不曾挑完。一俟挑罷了。就要到街上去的。好在奶奶到這邊來。你老喜愛甚麼。就請隨意挑選罷。婦人果然不客氣。挑了兩塊香皂。一瓶香水。問虎臣多少錢。虎臣道。一共一塊八毛。婦人朝着那男子道。你給錢罷。男子向虎臣說。你先記一記帳。後天來取。虎臣連聲答應道。可以可以。奶奶還挑甚麼不挑。婦人同男子全笑了。說這個掌櫃的真和氣。你一定發財。我們也

不挑旁的了。說着便佯徇而去。月空向虎臣道。李老爺。你真是久走江湖的人。怎麼一見面就知他是光棍無賴。這樣輕輕應付過去。別提有多妙了。要不然。他們又得吵的四鄰不安。虎臣道。我也爲顧全師傅。要不然空吵一陣子。還得師傅攬到自己身上。白耽誤半天工夫。又是何苦。我們有這工夫。還談正經事呢。師傅自要成全我。將欽差的首級盜出。我情願把這洋廣貨。送給奶奶一半。下餘的變賣了。作我回上海的川資。我到了北方之後。也決不忘師傅的好處。將來他們瑞家。一定還要特別酬謝呢。虎臣說了這一套。果然打動了婦人的心。他在旁邊也帮着攬撥。說這也費不着你甚麼。那不是行方便呢。月空很躊躇了一刻。方才低聲對虎臣說。你要盜取首級。打算明拿。是萬萬作不到的。我倒有一條計策。你如果肯依着去作。保管可以成功。但是到手之後。必須急速出境。這資州是多一刻也住不得的。虎臣忙問甚麼計策。我無不可以應允。月空附在他耳邊。告知如此這般。虎臣贊道。果然好計。保管手到拿來。但是目前雖然遮掩過去。將來發現了。豈不要連累師傅。月空笑道。這一層你倒不必慮。我早有打算了。虎臣道。這樣我先走罷。明天午後。一準在廟裏見。月空道好好。明天一定候着你。虎臣背起木櫃來。告辭出門。仍然搖動手鈴。在村中賣了幾樣。方

才回店。第二天午後。他仍然到大佛寺。在寺裏前後後。叫賣工夫很久。月空忽然招手叫他。把他叫到一間屋子前邊。說你先把木櫃放下。我告訴你。我們這裏趙紳士家。要在本寺給他娘念壽經。賓客很不少。這一天用的胰皂首巾很多。你能够賤賣。我們可以多留一點。虎臣忙將櫃子裏的貨。取出不少來。給月空看。月空挑好了。算一算價錢。共合三元八角。月空吩咐小和尚。先存在後院傢具庫裏。然後對虎臣道。你先記一記帳。過幾天再拿錢罷。虎臣道。我的師傅。這可辦不到。月空道。豈有此理。憑我們這大廟。難道坑你不成嗎。虎臣道。阿彌陀佛。罪過罪過。貨郎並不是信不及師傅。更不是怕寶刹坑人。實因爲沒有店錢。今天已經欠下五日的。不曾付清。要再沒有錢給店家。就要向外趕了。趕人不算數。還要扣留貨物作押包。師傅請想。我們一個小買賣人。當得起嗎。師傅如果大發慈悲。這廟裏有的是閑房。暫借給我一間。權且安身。這貨錢就是不給。我也樂意。但不知師傅肯不肯。月空聽了。很躊躇的說。這事我可作不得主。一者我上邊還有方丈大和尚。必須他允應了。才敢留人住下。二者廟裏現住着軍隊。你雖是一個生意人。究竟行踪不明。我要把你留下。倘然統領知道怪下來。我担得起嗎。兩人正在說着。早有軍隊的兩個哨官。兩個司務長。

在旁邊聽不過了。便對月空發話道。你這和尚。也太不行方便了。人家說得這樣可憐。你們又有的是房子。叫他住幾夜。算得甚麼。還值得拿我們軍隊來頂門。就讓統領知道。他也不管這閒事。至於你們方丈。終日參禪入定。連屋門全不出。廟裏的事。他何常問過你說的甚麼冠冕話呢。月空被這四個人薰了一頓。忙陪着笑臉答道。四位老爺說得是。不過因軍規嚴肅。小僧不敢不特別謹慎。如果四位老爺。能担保統領不見怪。我就留他住下。也沒有甚麼。四人齊聲道。好好。我們作保。你就留下他罷。貨郎一聽這話。也不等月空答應。便朝着那四個人跪下磕頭。說四位老爺。真是小人的恩星。小人先在這裏謝謝你老了。四人哈哈大笑。說你不要謝我們。還是先謝大和尚罷。貨郎果然聽話。起來又朝着月空叩頭。月空忙用手攙扶。說何必行此大禮。這也不是我的恩惠。我實在沒有這大膽量。他們四位老爺。既然看着你好。一定沒有差錯。你從今以後。便住在這廟裏好了。隨用手指着。說你看那緊靠後院馬棚旁邊。一間堆草的屋子。地下鋪着很厚的草。你躺下就能睡覺。也用不着鋪蓋。還是很暖。那裏尋這樣好地方去。貨郎又再三致謝。然後一個人到屋子裏。粗粗的打掃了一遍。將木櫃靠牆放下。一個人躺在草上。很舒服的。忽然進來一個兵士說。你隨我吃飯去罷。

。我們哨官孫老爺。說你爲人誠實。從今天起。隨着我們棚裏一同吃飯。吃過飯之後。你願意到甚麼地方去作買賣。自請隨便。貨郎聽了。歡喜的無可不可。先隨着兵士去見孫哨官。當面謝過了。從此便住在廟中。白天仍舊出去賣貨。到吃晚飯時候。回廟裏來吃飯睡覺。過了兩三天。所有廟中的路徑。同廟後的房院。全都熟悉了。月空和尚。並指給他一間空房子。說你們大帥的首級。就在這間屋裏。只是房門倒鎖着。旁邊一間屋裏。還住着四個軍士。是專爲看守這間屋子的。好在這一個小院子裏。僅僅就住着這四個人。其餘的軍士。却無一個人肯在這裏住。因爲屋子裏放着人頭。每到夜間。大家從這院子前經過。還有些胆怯。誰肯在這裏住呢。只有那四個人。因爲是奉令看守。怎敢違背統領的軍令。這也叫作無可如何。四人大着胆子。在這裏住。每到夜間他們就沾上一斤白酒。買兩包鹹花生果。盡量一喝。喝醉了倒下便睡。管他人頭不人頭。也不覺着害怕了。天天是這樣。虎臣早就看在眼裏。偏偏他住的這一間堆草房屋。同這院子緊連着。他對於看人頭的四個軍士。格士熟悉。一邊是無心。一邊是有意。虎臣便搭訕着同他們交談。先打聽這四個人貴姓。是那裏人氏。一個說姓王。名叫萬勝。是湖北黃岡人。一個姓馬。名得英。是漢陽人。那兩個是遠門弟兄。

全都姓史。一個叫長生。一個叫長祿。全是江南淮安府的人。虎臣便同這兩個姓史的。論起同鄉來。說在下面是南京人。咱們近同鄉。事事得求兩位關照。史家弟兄。便也格外同虎臣要好起來。每逢夜間。他們喝酒時候。便拉虎臣過來。喝上幾杯。五個人說笑一陣。方才睡覺。虎臣問他們。那一間上鎖的屋子裏面放着甚麼好東西。你四位總知道罷。王萬勝哈哈大笑說。裏面的東西。好得很呢。李大哥。你要看見。保管愛他是一件希世的大寶貝。虎臣裝傻道。這樣說一定很值錢呢。你四位何妨叫我開開眼界。史長生笑道。老鄉兄。你爲何這樣心實。他拿你開胃呢。這種寶貝。你如果看見了。恐怕要嚇得癩尿。要了你的命。你也決不愛他的。虎臣道。到底是甚麼呢。真可悶死我了。老弟。你實說罷。不要再打這啞謎啦。長生却看着那三個人笑。仍然不肯直說。虎臣却直着兩隻眼睛。像銅鈴一般。看了這個。看那個。彷彿着急似的。高低是史長祿心直口快。脫然說道。我告訴你罷。裏面是一個活人腦袋。虎臣聽了。啊呀了一聲。可嚇殺我了。活人腦袋。怎會跑到那屋子裏。這可真怪極了。別是這大佛寺的神仙顯聖。變成一個活人腦袋。預備吓嚇大家。好給他修廟罷。馬得英哼了聲道。神仙要有這樣靈驗。更了不得啦。實告訴你。裏面的人頭。乃是皇上家頭品大員。督

辦鐵路的欽差。是被我們統領用刀砍下來的。你這可明白了。虎臣一聽。更作出害怕的樣子。說統領敢情比皇上還厲害。他要殺誰。腦袋就長不住了。馬得英笑道。李大哥。真是鄉下老兒。說出來的話。就令人發笑。你還認着世界之上。就屬皇上大呢。實對你說。目前連皇上。也要走背運了。只怕將來的結果。同這位欽差。也差不多罷。虎臣聽這話。益發作出切頭切腦的神氣說。我不信。誰敢殺皇上啊。皇上無論走到甚麼地方。全有城隍土地保駕。誰要殺他。土地爺便把龍頭拐杖。向上一架甚麼刀槍劍戟。全都不怕。誰能殺的了啊。衆人聽他這樣說。又止不住哈哈大笑。說你多半是戲迷罷。這乃是慶陽宮上天台的故事。你怎麼拿他當真事呢。虎臣又央給史長生道。好兄弟。你把那屋的門開開。我倒看一看那寶貝。是個甚麼樣兒。將來回到南京。也好說古給大家聽。我還看見過欽差的腦袋呢。史長生笑道。算了。一個死人腦袋。有甚麼好看的。何況你這樣胆小。見了倘然嚇出病來。是鬧着玩的嗎。史長生這確是一番好意。那知王萬勝最好談諧。他想借此把虎臣嚇一嚇。便挺身說道。史老大。你作的甚麼假惺惺呢。既然李大哥想看。我們開開門。叫他擴擴眼界。不好嗎。但是看過之後。你明天可得請客。酬我們四個人的勞。二斤白酒。兩個羊頭。咱五人足喝一氣

。李大哥。你樂意嗎。虎臣忙應道。樂意樂意。那三人聽見有酒有肉。誰也不再攔了。王萬勝便取出鑰匙來。將門上的鎖開了。向虎臣道。李大哥請裏面坐罷。虎臣却假裝害怕的樣子。對萬勝道。我可不敢在前邊走。還請王大哥引路。萬勝大笑道。你既不敢進去。可叫我們開門作甚麼呢。史長祿道。這却難怪李大哥。本來黑夜之間怪害怕的。這樣罷。我提着燈籠在前引路。你們都跟我來。他隨點了一盞諸葛燈。在前面高高舉着。虎臣緊跟在他身後。那三人也隨進來。長祿直奔屋子的東南角上。用燈籠照着。還用手指給虎臣看。說李大哥。你看那個大盆裏邊。便是欽差的頭。虎臣隨着他的手兒看去。果見一個大盆裏面。成着一物。却被石灰蒙住了。猛看去模糊不清。借燈光仔細辨認。見亂蓬蓬的鬍子。些着牙。閉着眼。不是瑞方却是何人。此時虎臣心中一慘。幾乎放聲哭出來。連忙將眼淚咽回去。却假裝懼怕道。啊呀。我可不看了。怕殺哉。衆人一齊笑道。你不是想看寶貝。預備回家說古去嗎。怎麼又怕起來了。虎臣道。我早知寶貝是這樣。你們打酒請我。我也不看啊。王萬勝道。你無論說甚麼。明天也得請客。如果不請客。我把你鎖在這屋中。叫你同欽差作伴去。虎臣嚇得倒退。說我一準請客。王大哥。你千萬積德行好。別把我鎖在這屋裏。我可受不了啊。

萬勝哈哈大笑。一把將他拉出來。說你不要害怕。我說着玩呢。咱們到外邊喝酒去。看這個有甚麼意思呢。大家又重新回至兵士房中。說笑了一陣。又喝了幾杯酒。虎臣回他自己的草棚安歇。他心中打算。那間屋子鎖同鑰匙。俱都看清楚了。放頭的地址方向。也都認明白了。這件事總算容易着手了。只是得用甚麼方法。才將那四個人的眼朦住呢。咳。好辦了。方才王萬勝不是叫我請客嗎。我明天破費幾吊錢。沽他五斤上好的白酒。再買上些羊頭豬蹄之類。放開量一灌他們。把他們全灌醉了。睡得沉沉的。我便乘這機會下手。保管可以成功。但是頭取出來。還須尋一件代替的東西。仍舊放在盆中。用灰蒙住。他們就是晚間查看。也未必看的出來。只是這代替的東西。用甚麼才好呢。想了一會。忽然想起城裏邊一個賣小孩玩具的攤子上。有那用紙糊成。外刷油粉套頭。甚麼大頭和尚杜柳翠。全是很大的頭。只須買一個來。再給他掛上短鬍子。放在盆中。上面撒上點子白灰。他們錯非細看。那裏認得出來。主意全想好了。第二天不動聲色。仍然背着木櫃。搖着手鈴。到各處去賣貨。到了晚間。背着櫃子。一手提着酒葫蘆。一手提着一個大包。裏面全是些下酒之物。一直提回自己屋中。王萬勝因為有人請客。連晚飯全不會吃。直着兩隻眼睛。只盼虎臣回來。果然盼到

了。見虎臣肩背手提真買了不少的東西回轉來。他歡喜極了。便一直迎上去。笑道。李大哥真不失信。你買這許多東西很破鈔了。我替你拿幾樣罷。虎臣道。好極了。我把櫃子送回屋中。其餘的東西。全交給你。拿到你們那裏。替我安置安置。我馬上就來。王萬勝果然全接過去。拿到他們住室。此時史家弟兄。同馬得英。也趕着迎出來。一見這許多東西。俱都喜上眉梢。大家便替虎臣安排起來。也有倒酒的。也有拆羊頭的。也有切豬蹄的。也有安放杯箸的。少時虎臣來了。見酒菜俱都擺好。連說叫你四位受累。四人笑道。你花了這許多錢。我們動動手兒。替你安排安排。這有甚麼受累的。虎臣忙提起酒壺來。給四個人一律先斟滿一盅。說這一杯薄酒。四位要盡量喝一個足。我們今天是不醉無歸。反正夜間也沒有事作。喝醉了。大家給他一個蒙頭大睡。一覺睡到天亮。酒也醒了。有多們自在啊。四人齊說道。不用大哥來勸。今天不醉的不是朋友。但是大哥也得陪着我們醉一醉。你休想一個人逃醉。虎臣道。那是自然的。還用四位老弟勸我嗎。但是乾喝沒有甚麼意思。咱們猜拳罷。大家全鼓掌贊成。五個人猜起拳來。一拳一大杯。虎臣的拳。是有把握的。猜過一輪來。這四人的拳路。全被他看透了。自有贏。不會輸。有時輸上一兩拳。也是故意輸的。偏遇着這四

個人。破着痛飲。越輸越高興。轉眼之間。五斤白酒。已經喝去四斤多。虎臣道。這
一點酒不够喝的。我再沾他三斤。大家不要屈了量。史家兄弟。却一再攔阻。說差不
多了。再沾來也未必喝的了。徒然耗錢作甚麼呢。王馬冷笑道。人家李大哥請客。花
多花少。與你有甚麼相干。你何必替人家打這算盤呢。也罷。你們是同鄉。自然得格
外關照。顯得我們不相干了。你看着。明天我兩人也照樣請一回。雖說沒錢。這樣的
窮東道。還作得起呢。史長生道。這一句閑話。你們何必多心。果然能喝。不用李大
哥出錢。我還沾得起這三斤酒呢。一壁說着。便立起身來。要到外邊沾酒去。虎臣一
把將他拉住。說自己弟兄。何必嘔氣呢。還是我沾去罷。隨將葫蘆中剩的一斤酒。也
傾倒壺中。提着酒葫蘆。便到外邊去了。不大工夫。果然又沾了三斤來。又外買了兩
大包鹼果仁蘭花豆之類。笑向四人道。咱們大家。要歡歡喜喜的。盡量喝酒。誰要作
假少喝一杯。便對不住朋友了。四人一齊笑道。既然李大哥高興。我們一定奉陪。於
是重整杯箸。又大喝起來。在四人本是無心。在虎臣却是有意。撒開量的一灌。第一
個永不服氣的王萬勝。坐在地上。身子亂搖。舌頭也都短了。仍然不依不饒的要喝。
說李！：李大！哥。咱們換一：大盃罷。虎臣說好好。隨把吃飯的盃。取過五個來。

各斟了多半盃。向萬勝道。乾了這一盃罷。萬勝哆裏哆嗦的。端起大盃來。直着兩眼。向虎臣道。望那裏喝啊。虎臣笑道。望嘴裏喝。還用問嗎。萬勝端着盃。向鼻子嘴上一合。半盃酒全潑了。盃也掉在地下了。他向後一仰。咕嚕一聲。摔了一個倒仰。好在是就地而坐。要不然。連頭全摔破了。萬勝才倒下。跟着又倒了兩個。只剩虎臣同史長祿。長祿端着半碗酒。雖然有些醉意。神氣却依然清醒。向虎臣道。老鄉兄。你的陰德真不小。憑白醉死了三個。虎臣道。這是他們樂意。我何常勉強他們。他嘴裏這樣說。心裏却狼犯躊躇。如今已是爲山九仞。難道因爲他一人不醉。便功虧一簣嗎。隨又改口說道。今天我們原說的是盡醉方休。要是他三個醉。我兩人不醉。明天他們醒了。一定怪我兩人撮弄他們。老弟你想。我這話是不是。咱們索性再喝兩碗罷。說到這裏。提起壺來。又給長祿斟了多半碗。自己也斟上多半碗。兩人對照着一氣喝乾。長祿道。小弟也不怕醉。但是我兩人全醉了。橫躺豎臥。門也不關。倘或被查夜的進來看見。像甚麼樣子。只怕連大哥全要担不是呢。虎臣道。這一層我也慮到了。這樣罷。你我總有一個先醉的。比如我先醉了。老弟就不要再喝。趕緊關上院門。並照應我門四個醉漢。倘然老弟先醉。愚兄也是照樣辦理。你看這個法子怎樣。長祿

拍掌贊成。說這個主意。果然好極了。二人重整杯盤。又高興的喝起來。其實喝了半夜。虎臣到肚中的酒。尙不抵他們三分之一。因為虎臣拳高。猜六拳他不準輸上一拳。至於酒量。虎臣跟隨瑞方多年。那一天沒有應酬。是早已練成的酒量。這四人不過在營中湊着玩。何曾見過大酒陣。就憑喝。他們也喝不過虎臣。何況還夾上猜拳呢。長祿的量。雖比那三人強一點。究竟也敵不過虎臣。又赶上虎臣有意灌他。過了沒有半刻。長祿也玉山傾倒。躺在地上睡了。虎臣一見。心說我不在此時動手。更待何時。隨立起身來。把衣服緊了又緊。把他四人的住房門倒扣上。然後把小院的門也關上。回到自己屋中。開了木櫃。取出假頭來。輕輕來至空房門前。有隨身配好的鑰匙。取出來把鎖通開。然後連鎖代鑰匙。先揣入自己懷中。方才輕輕推開屋門。手提着假頭。邁步進來。但覺陰森森的。一陣冷風撲面。吹得虎臣毛骨悚然。好在他是營伍出身。胆量非常的大。要放在尋常人。早就嚇回去了。那裏還敢到屋中去作手脚。他定了定神。仍然摸着黑向前行走。好在進來過一回。方向是記住了。直奔東南角上。偏偏脚步走得急一點。碰到大盆上。幾乎摔倒。連忙伏下身子。心裏暗暗禱祝。大帥啊大帥。今夜李虎臣冒千險萬難。來盜取你的首級。你地下有靈。千萬平平安安的。隨

着我離此險地。虎臣祝罷。伸手從盆中。把瑞方的頭顱提起。先將頭上的白灰。用手掠下去。然後放在懷中。用身上穿的破袂襖裹住。再回手取過紙糊的假頭來。安放在盆中。却從盆內。抓起一把灰末。撒在上面。自己仍不放心。燃着一枝洋火。照了一照。見白灰覆在上面。急切看不出來。只是假鬍子太長了。垂在盆外。未免有些不像。忙將鬍子收入盆中。又二次燃了一枝洋火。仔細照視地上。恐怕有白灰的痕跡。被人看出來。把盆內外查看了一週。並無甚麼破綻。這才立起身來。用衣服攬着頭顱。漫漫退出空房。仍然把門鎖上。又把那四人的房門。輕輕開開。這才回到自己屋中。重新打開木櫃。取出不少的貨來。然後用油紙將頭顱裹好。安放在木櫃的下層。上面鋪了不少的洋廣貨物。再把木櫃鎖好。心裏忐忑不定。一宵也不會合眼。直到次日天亮。方才朦朧睡去。醒了天已將午。才一睜眼。却見王萬勝史長祿兩人。立在眼前。嬉嬉的笑。齊說李大哥好睡呀。你把我们全灌醉了。我們還認着你真不醉呢。那知你更醉得厲害。直睡到這時。連早飯全不顧得吃了。虎臣大笑道。二位千萬別怪我。咱們不過是及時行樂。誰還能安心灌誰嗎。你們不知道。我醉得更狠。勉強爬到自己屋中。糊裡糊塗的。便一直睡到這時候。如今起來。還頭暈眼花呢。二人道。我們給你

留着早飯呢。你還不快去吃麼。虎臣道。多謝二位掛心。我此時心裡。還覺着澎悶漲飽。實在吃不下了。等晚上併作一回吃罷。二人點點頭去了。虎臣心中盤算。我是今天走呢。還是等明天走呢。昨天一夜未睡。精神疲頓極了。今天再加緊趕路。雖說我身體壯。全都不怕。但倘然要發生一點病痛。我個人受幾天罪。原算不得甚麼。只是身上背着這替危險物兒。倘然半途之上。被人查出來。便有老大不便。莫如今天出門。在屋靜養。夜間早早睡覺。足足的睡上一宵。明天先到五柳村。同月空見一面。人家爲我的事。費盡心機。如今大功告成。豈可不辭而別。再者我既應許。把洋廣貨給那婦人。也不能失信於他。好好。就是這樣決定了。當天晚上。他暗暗通知月空。二人商量好了。明天午飯前。一準在五柳村會面。當天虎臣吃過晚飯。便蒙頭大睡。一覺睡到天明。急速起來。收拾了一回。好在他是隨身的行李。肚內的乾糧。貨物在櫃裏裝不了的。另外打了一個包裹。又把木櫃鎖好了。鑰匙帶在身邊。然後背起櫃子來。左手提着包裹。右手拿着搖鈴。慢慢的走出大佛寺。看門的兵士笑問道。李大哥。昨天怎麼沒出去作買賣呢。虎臣笑道。昨天因受一點感冒。頭疼發燒。一天不曾起來。今天這才好了。趕緊到市上。趕作一點生意。好吃飯啊。守門的兵士。笑着點頭。

。虎臣便搖着鈴。徘徊而去。轉眼來至五柳村。直奔桂花湯家。婦人見是虎臣。便含笑讓他進來。此時月空已候了多時。一見虎臣。便合掌當胸道。賀李老爺成功。這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啊。虎臣放下木櫃。也再三致謝。說錯非師父這樣玉成。我縱然有這心。也作不到啊。今天來。一者是向師父辭行。二者許給這位奶奶的貨物。當面奉上。也略表我一分人心。說着便將手中的布包。遞給月空。說請師父替我轉交。不成敬意。月空接過來。轉給婦人。嘴裏却說。李老爺太至誠了。你難道不留着作路上的盤纏麼。虎臣道。這倒不發愁。在資州許多日子。終日賣貨。積蓄了有三四十塊錢。那櫃子裡餘下的貨。還值二十多塊錢。足夠我到上海的路費了。自要到了上海。便不愁沒有錢用。那裏的老朋友。多得狠呢。月空道。你今天就走嗎。虎臣道。今天準走多一刻也不能耽誤了。月空道。你打算明走。還是暗走呢。虎臣道。自然是暗走。萬萬不能明走。一者怕他們疑心。倘然要檢查我。豈不出了大險。就是不檢查。那幾個同我交好的兵士。倘然攔着不讓我走。也不免又有許多麻煩。何如偷偷的一走。人不知。鬼不覺。免去多少是非。師父請想。我說的是不是。月空沉吟了片刻。答道。李老爺慮的未常不是。但要據我想。內中還有不妥的地方呢。虎臣道。師父既看出有不

妥之處。咱們還得另想法子。千萬不發生後患才好呢。月空道。不是旁的。你在廟裏。住了這許多日子。一班軍官士卒。同你的感情全很好。你無原無故的。不辭而別。從此一去不回頭。他們不疑惑你是偷跑。一定疑惑你遇着路劫。被人害了。說不定就許派軍隊向四鄉跟踪查訪。這一來。把我們資州城鄉。全得鬧得四鄰不安。倘然再被他們追上。究問你因何逃跑。不要露出馬腳來嗎。虎臣道。師父慮的很是。但是不暗走就得明走。可能有甚麼妙法。不至絆住腳麼。月空想了一刻。忽然笑道。有了有了。咱們來一個明暗雙兼。嫁禍東吳的法子罷。虎臣道。甚麼法子。請師父教給我。我必然照辦。月空附在他耳邊。如此這般的講了。虎臣道。這個主意果然很妙。但恐怕李小四未必肯作罷。月空道。你不知道。那李小四本是游民地痞。平常日子。就專好同軍人結交。好借勢唬人。如今有這機會。這正是他求之不得。那有推辭不幹的理。並且你的貨物。肯賤價出倒給他。他憑空得這一宗便宜。更合他素日愛小的心性。還愁他不是百依百隨嗎。虎臣道。好好。既然這樣。就求師父作介紹人。應當怎樣辦。你自管主張。講好了。我便寫信。月空答應着。便出門去尋李小四。李小四正在村頭的小茶館裏。亮畫眉呢。一見月空。先笑道。師父好自在啊。月空用手招呼他道。老

四。你這裏來。如今有一件便宜事。特來尋你。真是千載難得的好機會。錯過就沒地方尋去了。李小四笑道。甚麼便宜。有便宜你還不捨着。能白白的讓給旁人嗎。他嘴裏雖這樣說。身子却不由己的站起來。迎上前去。二人立在茶館門外。月空道。那一天你帶着太太向貨郎賒貨。還記得麼。李小四一聽。認着是向他討帳呢。一扭頭說道。記得怎麼樣。你莫非幫他來要帳嗎。月空道。你這人總是賊心。他賒給你的帳。我犯得上幫着要麼。我如今尋你來。是因為那貨郎。昨天接到家信。他娘病的很。今天便要起身回家。他還有幾十塊錢的貨。想成總脫售出去。甘心賠幾個錢。我想你是一個閒身子。大可接續着作他這筆買賣。因此來尋你商量商量。李小四道。原來是爲這個。可惜我不會作過生意。縱然倒過來。到那裏去賣啊。月空道。這個不必發愁。他近來住在我們大佛寺中。早晚兩頓飯。全是軍隊供給他。用不着自己賠墊。白天愛到甚麼地方去賣。全都可以隨便。晚上仍回廟裏安歇。同院的四位軍人。全是他的好朋友。夜間還能放開量喝酒。又賺錢又交朋友。那裏尋這舒服事啊。李小四一聽。能同大兵交朋友。又有人管酒管飯。心裏立刻活動了。笑道。果然這樣。我立刻就去。月空道。你上那裏去。得先同我去見貨郎。同人家講好了倒價。才能說到作買賣。再者

你對軍營。得說是替他幾天。人家才能一樣的看待你。你要說是倒過去的買賣。人家認得你是誰。不驅逐你出廟。就很好。還能管你飯嗎。李四笑道。多承師父指教。我一定依着你的話去說。月空道。既然這樣。你就隨我到湯家去罷。看好了貨。你趕緊去辦錢。人家是不能久候的。李小四答應着。隨月空去見虎臣。虎臣本來剩了沒多少貨。是同婦人商議。將送給他的貨。揀那不可心的。又剔出一大半來。言明賣了錢。按原價還他。同贈東西。也是一樣。婦人那有不愛錢的。自然歡喜贊成。等李小四來。並不會費話。三言五語。便稿成了。要憑這一堆貨。實值五十塊。虎臣特別減讓。只算了三十塊錢。李小四見人家這樣大讓價。又兼自己想借此爲由。好去結交軍隊。便慨然拿出三十元來。錢貨兩交。虎臣並將自己的信。也交給他。說你有這一封信。便可拿着去見孫哨官。就說你暫時是替我作買賣。早晚我還回來。他們一定深信不疑。從此你便住在廟中。好在事事有月空師傅指教。並且我同院住的四個好友。你諸事同他們商量。沒有不好辦的。李小四歡歡喜喜。虎臣說一句。他便答應一句。說完了。他又向虎臣借那木櫃使用。虎臣道。這事可不能從命。此櫃乃是我家祖傳之物。無論何人。也不能借的。月空道。老四。你不用爲難。似這種櫃子。他們湯家有兩個

呢。回頭叫湯大嫂替你尋出一個來。便可裝貨。何必再向李大哥借呢。小四千恩萬謝的。說諸事全仰仗師傅維持。我先把貨運回家去。回頭再來。隨你一同進廟。月空道好好。就是這樣罷。李小四抱着一大包袱貨。回家去了。這裏由虎臣從洋錢包裹。取出三十圓來。雙手奉與湯大嫂。婦人還再三謙讓。說這是李大哥賣的貨錢。我們怎好同你分呢。虎臣道。大嫂差了。這原是我送給你的東西。又從你手裏借過來的。貨錢當然得歸你。不必讓了。月空也帮着說。李老爺是實心實意。我們犯不上再作假了。婦人這才收下。却自己下廚房。給虎臣煮飯炒菜。張羅他飽吃了一頓。虎臣抬頭看看太陽。說天已不早了。我還要趕一程呢。咱們有緣再會。師傅這樣熱心幫我。李虎臣今生今世。決忘不了你的好處。月空還有些戀戀不捨的意思。挽留虎臣。在這村住一夜。明日早晨再起身。虎臣道。這却使不得。今天晚上。你還得帶着我那替身回廟去呢。我如果不走。倘然露出一點風聲。被營裏查着了。倒顯着無私有弊。莫若我早早走。師父也可以放心。月空點頭稱是。虎臣遂背起櫃子來。將手鈴也放在湯家。不要了。聲明送給李小四。他一個人大踏步。便出村子去了。虎臣這一面。暫且按下不提。却說李小四興興頭頭的。吃過晚飯。仍到湯家。來尋月空。此時月空已叫婦人尋出

一隻木櫃來。比較虎臣的略小一點。好在貨物不多。也足裝下了。月空在前。李小四在後面跟隨。月空笑道。你也搖一搖鈴。從此高升。是洋廣貨的經紀了。也省得終日遊手好閒。人家拿你當流氓看待。小四果然聽話。嘩啾嘩啾的。搖起賣貨鈴來。嘴裏還大喊着。誰買洋廣貨。貨高價廉。童叟無欺。他一邊喊着。早招了許多人。遠遠的圍着他看。彷彿看耍狗熊的一般。大家交頭接耳。說李小四許是瘋魔了罷。爲甚麼背着櫃子。搖着鈴兒。滿街上亂嚷亂叫。有那上幾歲年紀的。說你們不知道。李老四是改邪歸正。作老實買賣人了。常言說。敗子回頭。萬金不換。這也是他們老李家有德行。受了菩薩的感化。要不然。憑他那種人。還能作買賣嗎。李小四見大家圍着看他。有點怪害臊的。緊行幾步。出了村子。月空對他說。你一個人先回廟罷。軍隊問你。你就照着李大哥的話說。決然沒有差錯。可千萬不要說同我認識。因爲我在廟裏當知客。又兼管着庶務。他們時常向廟裏借錢借東西。我總用話攔擋。他們全恨我入骨。你要說同我有交情。他們當時不高興。就許不收留你了。你一個人去。他們必定不疑心。好在你還有李大哥的信。怕甚麼的。小四聽月空這樣說。又犯起躊躇來。說師父不肯同我去。他們怎能信得及呢。月空道。你真是一個笨人。現放着有書信。有

貨物。有手鈴。難道他們還信不及嗎。你要一定拉着我。倒要撕出旁岔來了。李小四聽這話很近情理。便不勉強月空。一個人背着櫃子。直奔廟來。到了廟門前。把門的軍士。睜眼細看。不認得他。却認着木櫃同手鈴。便橫身將他擋住。大聲問道。你是幹甚麼的。小四忙陪着笑臉答道。兩位總爺。有所不知。那賣洋廣貨的李老大。從前同小人住在一個店中。今天他回店去還房錢。恰趕他家中寄來有信。說是他老娘病的很重。他見着信。一刻也不敢耽延。便起身回南京了。他還剩了不少的貨。急切間那裏銷售得出。因此雇小人權且替他。他不過兩三個月。一準回來。還另外帶一點新鮮貨來。再接續着作買賣。小人因無事可作。樂得替他幾天。他並且寫信給小人。叫呈與哨官孫老爺。就求兩位總爺。替小人回稟一聲罷。看門的軍士。聽他說話很柔和。臉上便有了笑容。問道。你姓甚麼。叫甚麼名字。小四道。小人姓李行四。人家全管我叫李小四。軍士道。既然這樣。你隨我來罷。帶着小四去見孫哨官。小四把虎臣的信呈上。孫哨官看了看。說你既然是替他的。就暫且在這廟裏住罷。也省得花店錢。不過這個廟的主人。却是和尚。回頭你得見一見管廟的和尙月空。自要他肯收留。我們軍隊裏。沒有旁的話說。小四叩頭謝了。又託那軍士帶他去尋月空和尚。恰赶上

此時月空已經回來。軍士同着他見了。彼此全作爲不認得。反倒由軍士把這事說明。月空假作躊躇。說小僧同他。並無一面之識。論理我可不敢收留。但既是孫老爺送來的。一切事全由孫老爺担保。自當是貴營裏多添了一位弟兄。與本寺毫不相干的。求總爺上覆孫老爺。就照小僧的話說。小僧是担不起干係的。兵士聽了。很不耐煩的。說本來我們孫老爺太多事了。想收便收下。何必問你和尙呢。無是無非的。招你這許多閒話。却是何苦呢。月空道。總爺不要生氣。小僧怎敢說閒話。常言說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是不能不慎重的。兵士也不理他。賭氣帶着小四走了。果然照這話向孫哨官一回。孫哨官道。這也難怪他。本來營盤的事。誰也不樂意管。你暫且把他帶到那一間草棚去。早晚叫他隨着弟兄們吃飯好了。小四再三致謝。隨那兵到虎臣住的草房。又同二史王馬。也都見過了。從此李小四便住在廟內。白天出去生意。晚間回到廟裏。同一班軍人鬼混。在他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專爲的是結交軍隊。過了三五天。就漸漸的親熱起來。那知他正在得意之時。竟自出了意外大禍。原來楊得勝自從殺了瑞方之後。本打算即日折回湖北。是羅秋士替他出主意。叫他派人回去請示。去了許多日子。不見回音。心中正在急躁。忽然總司令部章興文。派了一個軍官。一個馬弁。

假扮作商人模樣。趕到資州。調這一旅軍隊回鄂。這軍官複姓東方。單名一個雄字。現充十三鎮中隊教練官。爲人極其精細。所以才派到這個差使。連夜趕到資州。直奔大佛寺。見楊得勝。得勝聽說是總司令部派來。怎敢怠慢。立刻請到後院他的住室會見。東方雄先向他聲明。你派去請示的那兩個人。全被總司令部留用了。有意給統領來電報。又怕半路轉差了。走漏消息。因此派末將扮作商人。兼程而來。一者是調統領急速回鄂。好幫同防禦北軍。二者因爲瑞欽差死在這裏。主帥李公知道了。很動感慨。念當日僚屬之情。叫用上好棺木。把他弟兄裝殮了。帶回湖北去。俟等時局平定。仍令他家屬領回。這原是李帥寬仁大度。不料荀章兩位統領。全不贊成。說咱們此番起義。原是興漢滅胡。瑞方既係胡人。便不能因私情而害公義。必須將他首級帶回武昌。懸掛在城門上。作一個殺胡的榜樣。至於他的屍身。暫爲保存。將來由他家屬領去。也就算格外的寬典了。李帥依他兩人之言。叫末弁告知統領。此番回鄂。務必將瑞方的首級。一同携回。要緊要緊。並吩咐浸在火酒裏。免其損壞。楊得勝道。到底還是李帥想得周到。便趕緊派人到藥房去買火酒，少時火酒買來。得勝吩咐差官王強。快去跨院中。把首級拿來。王強來至跨院。會同王馬二史四人。用鑰匙將房門

開了。一同進至屋中。來到放首級的瓦盆旁邊。王萬勝一伸手。將頭提起。只聽他哎呀了一聲。又撒手放下了。抹頭便跑。口中山嚷怪叫的。說不好了。有鬼有鬼。快跑快跑。這一來。把那四個人也嚇慌了。隨着他奪門而奔。霎時間鬧得全軍都知道了。楊得勝張成功東方雄及羅秋士一千人。全跑出來。喝問是甚麼事情。恰同那五個人撞在一處。五人見統領出來。嚇得全立住脚。王強只得上來回話。說沐恩同他四個看管首級的。到屋中去提取。也不知因為甚麼。王萬勝竟自大驚小怪的喊起來。他說有鬼快跑。所以大家全隨着他跑出來了。得勝啐了一口。罵道。混帳糊塗東西。你們要到了兩軍陣前。也怕鬼嗎。快隨我一同去看看。到底鬼是個甚麼樣兒。他一壁說着。便向前走。衆人見統領不怕。也都壯起胆子來了。跟隨他一同到那屋中。羅秋士又出主意。說這間屋子光線太黑。快點兩枝洋燭來。照一照。自然就不怕了。少時洋燭點進來。大家不約而同的。向那盆中觀看。哎呀。是有點蹊蹺。為何這頭顱竟漲大了。鬍子也長了。大家雖然亂說。却沒人敢去提動。高低還是統領胆大。他一伸手抓住鬍子。向起一提。失聲道。怎麼這樣輕啊。提着對燭光一看。不覺勃然大怒。用力向地下一擲。喝道。快把看頭的四個人。給我綁起來。連同這假頭。到前邊問話。衆人到此

時。才認出是假的來了。可憐王馬二史。全嚇得目瞪口呆。衆軍官士卒。見統領動了真氣。那個還敢怠慢。立時把王馬二史。全用五花大綁綁起來。押到統領住的院子。楊得勝升了公座。四人跪在面前。得勝拍着棹子。喝問你們受了何人運動。使了多少錢財。將欽差的首級盜走。却拿這假套頭前來頂替。快快實招。如有半字隱瞞。卽刻用軍棍打死。四個人此時早嚇得軟灘在地上。王萬勝本是頭目。只得硬着頭皮回道。回統領的話。小卒四人。自奉命後。時刻不敢出這院子。並且鎖門的鑰匙。也在小卒手中。憑空竟會失去頭顱。連小卒們也莫名其妙。要說到勾結外人。暗中頂替。小卒們天大膽子。也不敢作這事。誰不知統領軍法森嚴。難道我們拿自己的腦袋。當兒戲嗎。再說我們如果貪圖賄賂。得錢之後。還不快快逃走。難道等着犯案不成。當時王差官叫我們開門取頭。小卒連一刻也不會停留。直待開門之後。我提起頭來。看着很大。掂着很輕。這才疑心生暗鬼。嚇得跑出來了。假使小卒們要預先受賄。還能這樣嗎。統領聖明。小卒們失察之罪。萬死不辭。要說到勾通受賄。可真冤枉極了。回罷又連連叩頭。楊得勝一想。他這話很近情理。大概決不是他四人監守自盜。便又改口問道。你們說並無勾通。我暫時也不深究。如今只問你們。這個院子。可有甚麼人時

常往來。你們要說實話。如有隱瞞。便是同那人勾通。楊得勝這幾句話。提醒了馬得英。原來李小四自進廟之後。雖同那四個人極力聯絡。惟有馬得英却看不起。說他是流氓地痞。輕易不同他交談。小四本是小人一流。見那三人全同他要好。便不把得英放在眼裏。因此兩個人益發有了嫌隙。如今得勝一問這話。他便首先回道。小卒們住的院子。並無他人往來。只有一個賣洋廣貨的李小四。也住在這廟裏。而且他住的屋子。就緊靠着院門。或者是此人有甚麼毛病。總怨小卒們防範不周。請統領把他抓來。問一問就知道了。得勝即刻傳令。快抓李小四前來問話。可憐這倒霉的李小四。才賣貨回來。高高興興的。進了廟門。就被大兵一把揪住。硬往後面拉扯。小四不知是甚麼事。連說老總有話慢講。怎麼動起手來。大兵罵道。混帳潑賊。你把欽差的腦袋。拿到那裏去了。快隨我去見統領。走慢了。先踢出你的肚子來。小四聽他所說。簡直摸不着頭腦。只有大聲呼冤。大兵也不理他。一直拉到公案前。喝道跪下。小四舉目一看。見上面端坐着楊統領。地下跪着的。正是終日同他見面的那四個人。茫然也不知是爲甚麼事情。只聽上面。一拍棹子喝道。你就叫李小四嗎。小四回道。小人便是李小四。不知統領大人呼喚有甚麼差遣。得勝冷笑道。你還想討差事嗎。我差你

去偷腦袋。你可以去罷。小四回道。統領叫小人去偷腦袋。但不知是甚麼樣的腦袋。要是死人腦袋。可以偷着看。如其是活人腦袋。小人可不敢偷。這幾句話。把旁邊聽審的人。全招笑了。馬得英益發得着把柄。大聲叫道。統領大人。可聽明白了。他已經招認。那死人腦袋。是他偷去的。可沒有我們的干係了。得勝喝道。不許多嘴。又拍着棹子問李小四道。你既自己說會偷死人腦袋。那欽差瑞方的腦袋。是你幾時偷去的。轉賣與何人。受了多少賄賂。可從實招上來。免得用刑拷你。小四聽了這話。雖然害怕。却仍是茫然不解。哭着回道。我的統領大人。你叫小人招些甚麼。小人並不知瑞方是何許人。怎能够偷他的腦袋呢。況且他的腦袋。放在何處。小人並不會見過。却從何處偷起呢。得勝大怒。說你倒推得乾淨。不動刑。量你也不肯招。先打他二百軍棍。再問。一聲令下立時有掌刑軍人。不由分說。把小四的中衣退下來。高舉軍棍。一五一十的便打起來。小四雖是一個地痞。却從來未受過官刑。如今雨點一般的軍棍。向兩片肥臀上。直砸下來。他那裏受的了。又是哭。又是喊。比殺豬還難聽。一壁打着。一壁問他招不招。小四實在挨不過了。喊道。我招我招。得勝吩咐住刑。問道。瑞方的腦袋。是你偷去的啊。小四只得含糊應道。是小人偷去的。得勝又追問

。交與何人。現放在甚麼地方。小四道不曾交與旁人。也不曾放起來。是小人把他吃在肚裏了。這句話。又把兩旁觀審的人。招得哈哈大笑。楊得勝聽了。却非常震怒。拍着棹子。吆喝左右兵士。給我着實的打。這些當兵的。仰體上意。一個按着小四。一個把軍棍掄圓了。如雨點一般打下。始而小四還爹媽亂叫。後來聲息漸微。得勝吩咐停刑。又喝着叫他實招。那知小四直挺挺躺在地上。連哼也不哼了。還是羅秋士在旁邊看着不對。自己走下去。用手撫摩四肢已經冷了。再用耳朵聽一聽。出入氣也沒了。不覺頓足。向得勝道。壞了壞了。這人已經打死了。還用問嗎。得勝忙叫兵士。用草紙薰。薰了多時。仍然緩不過氣來。眼睜睜的是死了。沒有一點指望了。得勝又抱怨掌刑的兵。不該下此重手。又抱怨王馬二史。看守不嚴。硬望別人身上栽贓。吩咐每人重責二百軍棍。但事已至此。仍然無處去尋欽差的頭顱。只得將錯就錯。把李小四的頭砍下來。給他戴上假鬚鬚。冒充欽差的頭。懇求東方雄。千萬不要說穿。暗中還送了二百塊錢。可憐李小四只圖一時便宜。上了月空一個大當。白白饒上一條性命。死後還把袋腦割去。這其中却含着一段秘史。原來月空私通的婦人湯氏。從前本同李小四相好。後來交上月空。便把小四撇了。小四雖然怨恨。一者懼怕大佛寺的勢

力。二者月空面子上很敷衍他。又接濟他錢。因此兩人尙未至公然決裂。可是小四在背後。提起月空來。便破口大罵。說不定那一天。老爺翻了臉。叫他那驢頭上。添幾個透明的窟窿。後來有人把這話傳給月空。月空記在心裏。時刻盤算。總是先下手爲強。偏偏遇着了李虎臣這個機會。月空便借劍殺人。把李小四輕輕誑進廟中。却又在軍隊面前。脫卸了一個乾乾淨淨。果然過了沒三天。盜頭的案。便發現了。李小四的性命。就此輕輕斷送。月空算是去了一個情敵。從此在五柳村中。可以橫行無忌。再沒有反抗他的人。了。這一段小小歷史。便是由姦淫釀成慘殺的一個榜樣。凡好女色貪便宜的。不可不引爲殷鑒了。閒言少叙。如今轉入正文。再說那盜頭逃走和李虎臣。他出了五柳村。一壁走着。一壁算計路程。還是得先到重慶。由重慶上江輪。經過宜昌沙市。再由漢陽轉入上海。走這一條江路。平穩的多。主意打定。便連夜奔重慶。重慶本是四川第一個大商埠。又是江輪一個水路大碼頭。所有各省貨物。到四川的。必由江路先到重慶。四川貨物。到各省去的。也是由重慶用江輪向外輸送。因此輪船公司很多。上海招商局。特備幾條江輪。專爲走這條路。虎臣到了重慶。不敢耽擱。託棧房買了一張上海的三等票。即日便上船開行。沿路之上他是小心謹慎。恐怕被

人看出破綻來。終日裏埋頭在三等艙裏。只裝作有病。輕易也不同人交談。却沒料到。這一天船到宜昌。竟出了意外波折。這宜昌關監督。姓李名清臣。是當日的北洋候補道。瑞方最賞識的人物。後來瑞方革職。李清臣在直隸。有些立脚不住。便在部裏花了兩萬銀子。運動了這個宜昌關監督的缺。又在祥呈手裏。花了一萬銀子。方才安然到任。在李清臣既花了三萬本錢。當然要將本圖利。對於過往江輪。征收稅款的事。異常認真。所有查貨的人役。俱是他從京津崇文門稅關。天津海關常關。選來的熟手。因此往來客商。休想有一絲偷漏。不但落地捐格外認真。甚至過路稅。也要照例征收。絲毫不得通融。無如宜昌口岸。開關太晚。又是一個江關。自然不能同津滬海關。相提並論。清臣無論怎樣稽查搜括。一年的工夫。究竟剩不到三萬洋錢。他心中很不高興。買上買下。花了三萬多塊。一年工夫。連成本還撈不回來。總覺着是上了當。不時的而諭委員查役。要認真搜查。從重罰辦。各委員查役。仰體監督的意思。瞪起眼來。真是滴水不漏。也是活該虎臣。應當受這一次驚嚇。船到了宜昌。這隻江輪忽然出了毛病。管船的大班。聲明請客人登岸。少住一兩日。便有本局輪船。向上海開。可以持票乘坐。本船是不能載了。這些客人無法。只得棄船登岸。江關員役。

知道此船暫不開行。客人俱上岸了。便挨着個的搜檢。偏巧虎臣遇着一個最著名的查役。名叫皮筲郭珍的。此人在北京崇文門稅關。當過十七年巡查關役。無論怎樣能偷稅的客商。自要遇着他。休想逃出手去。因此大家送了他這個綽號。表示絲毫不能漏出的意思。此次清臣到宜昌來。特出重金。約他隨來帮忙。派了江關總巡的差使。他倒是竭力報効。那一個月。經他查出來的私貨。或充公。或罰辦的。爲數總不在少數。因此清臣異發刮目相待。這次虎臣背着木櫃從稅關鐵欄前經過。郭珍一眼便看上他了。橫身把他攔住。說慢着點走。你那櫃子裏是甚麼貨。趁早說明了。拿出檢驗。該當怎樣報稅。我們決不難爲你。你要是不說。查出來可就要充公了。虎臣被這一攔。心中立刻慌起來。還極力鎮定着。對郭珍笑道。小人是到四川賣洋廣貨的。如今全賣淨了。空身回家。櫃子裏只有幾十塊錢。並無他物。你這位老爺。高抬貴手。放我過去罷。郭珍道。既是洋錢。還怕人看嗎。你把木櫃打開。如果沒有貨物。立時就放你走。決不留難。空央求會子。也當不了公事。虎臣心中非常着急。這櫃子裏的寶貨。是不能見人的。如今他非看不可。這可怎麼好呢。只得又低聲下氣的。求他放行。那知虎臣越央求。郭珍的疑心越甚。後來索性翻臉了。說你不打開。我們可要自己開

了。虎臣到此時。直是水盡山窮。無法可想。郭珍在一旁。仍是厲聲吆喝。叫左右人役。把這木櫃的鎖擰下來。到底看一看。裏面是甚麼東西。虎臣生怕當着衆人。翻出那顆頭來。風聲鬧大。被湖北軍隊知道了。不但自己性命難保。瑞欽差的首級。從此也再無回鄉之望了。想到這裏。便向郭珍道。你老一定要看。可請到屋裏。我自己打開櫃子。再細細的檢查罷。郭珍本是老於此道的人。聽虎臣這樣說。知道他那木櫃裏邊。必有很貴重的寶物。恐怕在外邊打開。人多手雜。再遺失了。因此要求在屋中觀看。便立刻應允。說好好。隨我來罷。便自己一個人。把虎臣領到稅關緊後邊一間密室。乃是郭珍吃飯吸鴉片的所在。極其幽靜。只有一個茶房看屋子。二人進來。虎臣不等他催。便先用鑰匙把鎖通開。揭開櫃蓋。裏面亂蓬蓬的。只有幾件舊衣服。虎臣道。實在沒有旁的東西。你老不信。自己翻一翻。這時候虎臣還想僥倖搪塞過去。那知當查役的。如何肯聽這一套。果然不客氣。自己動起手來。這一來。虎臣的臉全嚇白了。只見他把幾件舊衣服掏出來。放在一邊。見這木櫃當中。尚有一層隔板。心說寶貨一定在這隔板之下。便將隔板揭起來。看見下面一個油布包裹。郭珍心說。一定是最值錢的東西。伸手便將那油布包提出來。覺着很沉重的。一定是甚麼金石古玩。

細看這個包兒。還密密的用線縫着。不覺冷笑道。你太仔細了。好在隨身帶有尖刀。三挑五挑。便把麻線挑開。把兩層油布撕開。哎呀。一股腐爛屍氣。直冲鼻端。把郭珍薰了一個倒仰。定睛細看。赫然是一顆很大的人頭。鬚髮蓬鬆。毗牙咧嘴。看着好不怕人。幸虧郭珍是一個久經大敵的查役。生平甚樣事全都遇過。所以鎮定得住。要放在旁人。早就嚇跑了。他見着這東西。倒不朝虎臣說話了。喊屋中的茶房。把人犯看住了。不要放他逃跑。自己却仍把頭顱用油布裹好。將木櫃蓋上。用鎖鎖好。却將鑰匙藏在自己身邊。然後朝虎臣說道。朋友。你隨我見監督。打官司去罷。此時虎臣心中。直說不出一種甚麼滋味。只見他熱淚交流。雙膝跪在郭珍面前。哭着說道。這位老爺。你要知道。這顆人頭。並不是我害的。乃是我的同伴。半路上遇着盜賊。被人殺死。我要將他屍首搬回。千山萬水。太不容易。只得把頭顱帶回。却沒料到半途上。被老爺查出。小人隨身帶有四十元錢。情願孝敬老爺。只求你老高抬貴手。把我放了。不要驚官動府。小人就感激不盡了。說罷。直挺響頭。郭珍冷笑道。你說得大容易了。不要說四十元。便是四千四萬。我也不敢私放殺人要犯。你有甚麼委曲。等見了官去訴罷。虎臣聽他這樣說。知道再求也是無益。只好聽命由天。隨着他

去打官司。郭珍一刻也不敢停留。叫來四名查役。押着虎臣。一同到監督衙門。表面上只說他是漏稅。又暗暗囑咐茶房。不准聲張。這是他格外細心。恐怕牽掣出大事故來。得預先給監督留脚步。連同木櫃一直提進衙門。叫查役好好看守。自己先到內堂。回明了李清臣。清臣也很爲詫異。難道還有販運人頭的不成。這事看起來內中定有蹊蹺。我必須秘密的提訊一番。如果關係人命。再轉咨有司衙門追究。我也不便多事。隨吩咐自己貼身的長班王升。隨郭珍出去。把人贓一併提進來。在後花廳審訊。其餘人役。一概不准進來。王升答應着出去。清臣便在後花廳升了公座。不大工夫。人犯提進來了。虎臣低着頭。不敢仰視。王升喊他跪下。他只得跪下。清臣道。你叫甚麼名字。虎臣道。小人叫李虎。他這一開口。清臣聽着耳音很熟。說你抬起頭來。虎臣把頭一抬。彼此一對眼光。不約而同的。對哎呀了一聲。清臣立刻從座位上跳下來。一把將虎臣拉起。說李老爺。你怎會到這裏來了。虎臣起來。拉住清臣的衣袖。放聲大哭。哭的十分悲慘。清臣也摸不着頭腦。只得攔他不要哭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你先說與我聽。再哭不遲。虎臣拭了拭眼淚。哽咽道。末將今天得與觀察相會。直彷彿是作夢呢。清臣拉着他的手問道。你不是跟隨大帥到四川去嗎。大帥到省之後。我

就寫信打聽。何時起節。料到他必由水路走。宜昌乃必經之地。終日盼望帥駕到了。好預備歡迎。那知始終不曾盼來。後來才知道。是棄船起旱。想情這時候。早已到了成都。爲何李老爺却一個人折回來。你的行李中。又藏着人頭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。虎臣道。大帥此時早到鄴都了。成都有他的去路嗎。清臣愕然道。難道大帥死了不成。虎臣將始末情形。完全對他說了。清臣也不覺悽然淚下。說難得李老爺俠肝義胆。將屍首盜回。要不然。這一把骸骨。全不知飄零何所了。二人直講了一個鐘頭的話。才看見郭珍王升。還在旁邊侍立着。清臣忙對他兩人說。今天這件事。你二人要嚴守秘密。千萬不可對外人說。又叫他二人過來。見一見李老爺。這是欽差大人的巡捕。你們要好好伺候。二人請過安。郭珍說。方才冒犯了李老爺。千萬不要怪罪。虎臣笑道。錯非是你這樣認真。我同李大人。怎能見面。論理還應當謝你。那有怪罪一說呢。清臣吩咐。將木櫃提至後院。又讓虎臣到後邊去住。省得走了風聲。吩咐廚房預備酒席。給他壓驚。清臣舉起杯來。向虎臣道。請你乾這一杯。我有最要緊的話。對你說。關係你的生命。不要看輕了。虎臣嚇了一愣。要知是何要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寫義士心思之細密。淫僧手段之毒辣。地痞之見利忘害。甘心上

鈎。軍士之豪爽顛頂。但圖飲食。夾寫婦人愛小便宜。關吏滿懷奢望。無不活現紙上。真無愧頰上三毫矣。

月空處處要摘乾淨。好激動軍人。自己攪攪。爲本身留地步。淫僧手段。着實不弱。然錯非李虎臣之隨機應變。亦不能作得如此完密。

李虎臣之玩弄四大兵。月空之玩弄李小四。一切言語動作。俱有尺寸。能使對方欣然入套。而不自覺。然虎臣是豪爽中有精細。月空是陰險中有精細。又各具一種面目。此乃作小說者筆下有尺寸。不然寫成千人一面。尙有何意味。

李小四自認能偷死人頭。對景生情。閱之使人發一大噓。然馬得英即借此脫卸罪名。恰合當時各顧自身急不暇擇神氣。後來小四受刑不過。承認將頭吃了。又恰合潑皮伯打信口胡說神氣。此種寫法。在人事上謂之入情入理。在小說中謂之真景真情。

此回結尾得遇李清臣。真是絕處逢生。然於未見面之前。故作險筆。且險到無以復加。以下折到故友相逢。倍覺有力。彷彿危崖轉石。落地鏗然。

此回寫情寫景。格外有聲有色。係得自李虎臣面談。並非向壁虛構者可比。



